

刁斗集

高寒著

文通書局印行

書 叢 藝 文

集 斗 刁

著 寒 高

目錄

刁斗集題記

第一輯

悲劇精神與悲觀主義……………二

說真理的冒險……………六

藝術與藝術家……………七

詩人與現實……………一〇

詩歌的人性和人民性……………一五

第二輯

談舊詩……………一九

說新詩……………二二

恥辱的詩人與恥辱的詩歌……………二六

第三輯

- 俄國民衆愛患之詩人：尼克拉索夫……………二九
也和平的人道主義到反法西斯的羅曼羅蘭……………三二
關於托爾斯泰……………三七
惠特曼的詩歌……………四二

第四輯

- 悼念屈原……………四八
史記與司馬遷……………五五
陸放翁的詩歌……………六二
從顧亭林先生學習……………六四
魯迅在學術上的新精神……………六七
紀念錢耳……………七六

第五輯

記楊保敬.....	七九
詩人教育家柏希文先生.....	八七
胡翔冬先生及其詩歌.....	八九
由致悼張天虛君所想起的.....	九五
難忘的友情——紀念羅一齋先生.....	九八

第六輯

應該是「巡按」而不是「蛟變」.....	一〇八
孔雀胆的另一種看法.....	一一一
麒麟草的上演.....	一一三
「前夜」「黎明」和「黑地獄」.....	一一六
「血火」的創作和演出.....	一一八

第七輯

忠實於自己.....	一一一
論讀書.....	一一三
略談讀古書.....	一一六
寫什麼與怎樣寫.....	一二七
寫給雲南漫畫工作的朋友們.....	一二九
對於木刻應有的兩點認識.....	一三一

刁斗集題記

選輯回滇以後所作雜文，命之曰「刁斗集」。這與其說是要抗拒了前方的敵人，無寧說是
要警惕了後方的黑夜。

是的，濃重的黑夜！我願意聽着刁斗的冷肅的聲音，知道我是生長在血腥鬥爭着的時代，
而包圍着我的却是無邊的無聲的黑夜！

但是也一樣的聽到了征人的悲笳，和戰士們的步履聲，和彷彿大地震動一樣的熱烈的氣
息。

這是告訴我們天明的就要來到。所以，我們，即使是一是沒有武裝的崗兵，在黑夜中，
在黑夜中的後方，也一樣的得清醒着，準備着，也是戒懼着長久歷史的社會的潛伏在後方的
敵人：一切鴉象和土撥鼠的理論，佞鬼和幽靈的學說，以及夜鴉子和骷髏的轟惑的思想和真
言。

所以，我願意看着黑夜的天，聽着刁斗的聲音，四周是這樣的淒寂，但我知道大地並沒有
熟睡，中國也在重重艱苦的鬥爭中活着。

高寒，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昆明，西山。



第一輯

悲劇精神與悲觀主義

我們需要悲劇精神，我們必須克服了悲觀主義，在不居傲人，處事，要如此，在抗戰時期，應付國難更應當如此！

尼采自稱爲是第一個悲劇的哲學家，也真的不愧是第一個悲劇的哲學家。他因爲研究了希臘的文化和戲劇，知道了悲劇精神的產生，多半是在一個民族或一個人，，生活力最強、最旺盛的時候。因此斷言了悲劇精神，乃是強力的象徵，而悲觀主義則是弱者，——是生命力已經耗竭了的人們的無助的產品！

所以他以爲當時的希臘能有着這樣的神話：普羅密修士偷了天火的種子給人間，後來遭了天帝的懲罰，被囚繫在冰寒陡峻的高加索山上，以凶暴的飢鷹啄食其肝臟，啄食了又復生，復生了又啄食，永久的懲罰，永久的苦痛，也永久的不屈服和反抗。這便是一種悲劇精神，是偉大民族在強力新生的過程中的產品。在波斯戰役中幾次幾乎是令人難於相信的壯烈英勇的鬥爭，如斯巴達三百勇士之扼守色木巴里，阻擋波斯人的一百萬以上的大軍，如馬拉頓的突然的迎擊，終於擊退敵人，挽救了當時迫於肩睫的危亡的命運，如沙拉米海戰之粉碎了當時世界第一的強大的海軍，於是保全了希臘的獨立和歐洲文化的不被摧毀。這都是這種悲劇精神在事實上最

高的表徵。以後，則是波希戰爭以後，希臘民族因於極盛而頹敗了，於是遂有了無力的蘇格拉底的哲學，有了伊匹里德諸人的喜劇，以及斯多噶及伊匹鳩魯的學派，以及各式各樣的悲觀主義。這結果，遂永久地埋葬了希臘人，使希臘人和希臘人的精神，不復巍然的存立在這個世界上。所以悲劇精神，與悲觀主義不單在其本質上是絕對相反的兩種東西，即在作用，在效果上，也是有着絕不相同的兩種機能的。

這在後來的證據，則是披着託子，食着蝗虫和野蜜的約翰先知，預言着人類的火與聖靈，在曠野中呼叫着：「悔改了罷，你們豺狼和蛇蠍的子孫，因為天國就要來到了」。結果，天國並沒有來到，反使他自己被關閉在比地獄還要黑暗的人間的牢獄裏。但即使到了這裏，也還是絕決而確信地相信着天國的來臨，也還是詛咒着豺狼的種類，和蛇蠍的子孫，這也是一種悲劇的精神。在耶穌，這種悲劇精神，似乎更美麗也更偉大了，所以一方面說：「耶露撒冷哪，我懷抱着你，如同母親之對於雛鷄」，一方面也就受着耶露撒冷的嘲笑，咒罵，和迫害，後來還終於釘死在法利賽人的十字架上。但荒淫無恥，虛偽和欺騙的法利賽人，取得的是甚麼呢？在這時，不過是黑暗專制的羅馬人的奴隸的待遇，在後世，則法利賽人成爲殘毒，無知，和欺騙的專有的名字。而耶穌的一生的歷史，則成爲一幕莊嚴的偉大的悲劇，作爲千載以下一切活人的最寶貴的榜樣，一切真正生活的不可磨滅的典型。

在近代，則羅曼羅蘭的直勇主義，不單是勇往邁進的走向人間的真理和正義，即使那前途是失敗也罷，也還是向着那裏走去，——走到了不死的死裏，這也便是一種大勇者的哲學，一種悲劇精神的更新的標的。

所以，悲劇精神是強力的象徵，而與悲劇精神對相反的悲觀主義，這包括了一切失望，廢廢，一切的事業，一切的欺騙，一切的逃避和隱遁，則是弱者，是怯懦的人們的垂死的強笑，或臨終的歎息。

發

事

事

發

但在現在，無疑的，我們已臨到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最偉大最嚴重的悲劇的時代了，侵略的法西斯的國家，假借了神聖的名義，以流血和屠殺，在非洲以飛機大砲散播了所謂文明的種子，也一樣，以無恥的謊言，蹂躪和踐踏西班牙的人民，殺戮了無數的婦女和小孩，轟炸了最可憐的農民的最後的糧食的殘餘，和最後的不足避風雨的庇蔽。在東方則最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且應用了濃黑的陰謀，殘毒的大砲在消滅着我們的歷史悠久的文明，和廣大美富的國土。所以，無疑的，我們人類，尤其是我們中國，我們炎黃華胄的子孫們，我們已臨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最偉大，最嚴重的悲劇的時代了。

因此，我們不能不以相應的，也是超越的，最偉大的悲劇的精神，來挽回了當前的人類和歷史的空前的劫運和厄運！

是的，我們必須有着這種精神，並且已經有着這種精神了。所以，阿比西尼亞土人們仍是在以肉彈抗拒着意大利人的鐵砲和鋼槍，西班牙的農民和工人，也在以血肉和空拳，和佛朗科鑿鑿着的野獸們在掙扎，甚至於未死的婦女和小孩，也久久忘記了死與恐怖，在戰壕，在廢墟，在屍骨堆中，叫嚷着他們所能叫嚷着的戰叫。在中國，飢餓的大眾，也一樣，在以他們的悲壯和英勇，十分慘烈地，十分壯烈地，和東方的文明的野獸搏鬥着。正義真理的光輝，獨立和

自由的熱燄，燃燒在每個被壓迫者，每個真正的人們的心中。那怕最無名的一個小卒，其本身所成就的，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比普羅密修士，比約翰，和耶穌所成就的還要偉大，還要神聖的事業。他們的悲劇的精神，不單是預言了人類的新的未來，和中華民族的新的中國，且也要以血和淚，在死與火燄之中，來親手製造，也親手鍛鍊了人類的新的未來，和中華民族的新的中國！

◆

◆

◆

◆

所以拜拉西甯爾在西歐販賣着火柴，讓年青的詩人，佛克斯（F. FOX）死在西班牙的戰場裏，讓最偉大的作家賴爾克（F. G. LERK）死在黑衫突擊隊的槍彈下，也讓黃河的洪水和戰爭消滅了古老的中國，我們臨到了一個最偉大的悲劇時代，我們還是以空前的悲劇的精神，來粉碎了一切，來創造了一切，來新生了一切罷！

所以，我們需要的，祇是悲劇精神，每個人，每個人所有着的也正是悲劇精神，每個人也都有着這個機會，這個權利，在時代的舞台上，表演了他的最美麗，最悲壯偉大的歷史的光榮的悲劇！

也讓這種悲劇精神，如同光，如同火燄一樣的，熊熊燃燒着，燒滅了一切悲觀主義，一切在大時代之前感到無力，一切在新的未來之前，感到失望的所有的一切的徬徨不安，一切的荒淫無恥，一切的畏縮和欺騙，一切的自私和妥協，……讓他們都自然消滅，也必然地被消滅罷！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悲劇精神，我們所必須有的，已經有着的是悲劇精神！我們所不能不克服，

且應當克服，也必然克服的，則是各式樣的悲劇主義！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新動向第三期）

說真理的冒險

從前尼采的獅子吼：「真理是一種冒險，但是誰敢冒這個真理的險呢？」

後來，尼采以自己的生命，來回答了他所提出的問題。於是，首先與人類和文化挑戰，——或者說與低劣的人類和庸俗的文化挑戰。結果，所得到的自己的命運，首先是孤獨，後來是瘋狂，最後則是死滅。

也有着別的思想的戰士，從生活的別一個角落，從別的思想的途程，來探觸了真理，結果自然是更壞了，或者是流亡，或者是放逐，或者是囚禁，或者是殺戮。

但是人們即從他們的屍骸的燐火上面，照見了人類的一線的希望，和一線的光明！

但在中國，似乎自來很少有這樣的戰士。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是所謂的「中庸之德」；祖傳的人生哲學，是所謂的「明哲保身」。「戒之哉，勿多言，多言多患；勿多事，多事多敗！」於是講調和，求折中，八面取巧，兩頭獲利，中庸之德，成爲求媚主子，取寵固位的寶符。談風月，談詩詞歌賦，談神仙鬼怪，談古事，談女人，談吃喝，談太陽曬屁股……甚麼都談，祇是不要談現實，談真理。於是在個人沒有危難，沒有災禍，在社會沒有問題，沒有不安，身樂心泰，肥肥胖胖，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中國也就混混沌沌的過了這幾千年。

但現在，遭逢到民族的空前的大危機。中華民族的生存，碰到一種鋼鐵的試鍊了。中華民族必須以真的認識，和真的力量來搶救自己的危亡，來爭取自己的生存！欺騙和愚弄，暴力和陰謀，在過去閉關時代，自己統治，即使可以收效，但在國際爭鬥，在力與力的競賽的歷史劇中，其結果是怎樣呢？眼前的事實，便是極冷酷的回答。日本的不情的轟炸，和殘暴的屠殺，不單是證明了我們的揖讓雍容，八面圓洽，不能保證了我們的不敗，也證明了我們的國防，教育，軍事，文化，究竟是建築在甚麼樣的一種基礎之上！

這是多麼可悲，自己不能，不敢，也不許來接近，來探觸的現實和真理，現在却由我們歷史上最大的仇家，也是最兇暴的敵人，來爲我們不情地揭破了！

現在看罷，我們一切迴避現實，蒙閉真理的老辦法都已無用！中國人如果還沒有完全消滅了學習心理上的所謂「試錯法」，敵人的轟炸和屠殺當會使我們覺醒和轉念了罷？

果爾，我們希望我們，所有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民族的神聖莊嚴的子孫們，首先敢於冒着真理的險，然後才可以有求生存的正確而堅強的識力和實力！

（南風）

藝術與藝術家

（一）

藝術家，如羅丹之所說——首先得作爲一個儼然的人樣的人，存活在現實的人間，並不是存活在藝術家親手所製造的虛空的夢幻裏，或者存活在暴力或無智者的欺騙的謊話裏，他從現實的人間生長出來，他要深入到人間的現實裏去，而藝術便是他的作爲人的存在和活動的有效

而有力的工具！因此藝術並不是用來自已麻醉或麻醉別人的騷司的美酒，也不是用來蒙閉或沖淡了現實的朦朧的霧靄，更不是使人逃避和忘却了現實的天堂，它存活在現實的人間，反映了現實的人間，推進和改造了現實的人間。

要這樣，所以真的藝術，真的人的藝術，並不是快樂或舒服，也不一定能使人得到快樂和舒服。

它只是使自己更分明而清醒地活着——活着，活在現實的人間，使他感到痛苦和歡喜，感到悲哀和憤怒，感到絕望和希望！

它拷問着自己，也拷問着自己的同時代，它錘鍊着自己，也錘鍊自己的同時代。所以米勒說，藝術不是一種快樂的職業，乃是一場猛烈的鬥爭。

一場猛烈的鬥爭，因它抉發了人間的醜惡，勇敢地挑戰，安慰和鼓舞了人間的絕望和痛苦，製造和預言了人間的希望和光明，以作者自己一生的危難和辛苦和人間賭着人類歷史和命運的輸贏！

即使是失敗也罷，譬如絕望和痛苦，也終於使偉大的果戈里，朵斯陀也夫斯基和莫泊桑，走到瘋狂，走到死裏去。——但這也不過說明了他們的存活，他們的鬥爭的深刻而且艱鉅；他們的浴血的作品也正是他們曾經存活，曾經爭過的不可磨滅的業績和證據。

(二)

在十九世紀時，法國的藝術大師羅丹，曾寫給青年藝術家們以一句簡當嚴肅的箴言：「在作為藝術家之先，先學做人！」

這真是多麼平凡真實而又驚心動魂的一句話！因為在人間，當是惟有做人是最爲艱難最爲辛苦的了，人是有感情，有理性的生物，生活在現實的人間，且是充滿了醜惡，矛盾，和缺陷的人間，要在這裏面作爲一個完整的人而生活下去，要以自己的力量來彌補人間的缺陷，調和了人間的矛盾，征服了人間的醜惡，這真如但丁所寫的「鍊獄」裏的人推轉巨大的岩塊上山一樣의困難，但人不能不如此做，除非他是逃避了現實，背顧地作了他心理上的神仙和奴才，他可以免除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許多痛苦，但這却是沒有血肉的人和賤價的藝術家，羅丹所告訴我們的却不是這樣！

作一個人，一個完整的，有血肉，有理性的人而存活在人間，那怕人間便是我們的火燄一樣的鍊獄，而藝術便是我們作爲人的存在和活動的最有效最有力量的工具，我們將以這來振作了我們的浴着血汗掙扎的精神，我們將以這來喚起了地獄深處的受難的絕望的靈魂！

所以藝術家，作爲生活在現實的人間的一個人，其任務是頗不輕鬆的。他將如背負着世界前驅的古代希臘的巨人，他將面對着時代和歷史的殘酷和黑暗，也更將咀嚼吞嚥了現實的人間所生長出來的苦澀的桑葉，並以這吐出了發光的纖美的絲，來衣被了人間，而自己也往往要被人間在滾熱的鍋裏燒焦或者煮死！

但即使要在人間的滾熱的鍋裏燒焦或者煮死，也並不迴避，並不畏懼，爲的是要莊嚴的做人；爲的是並不是活在怯懦者所製造的虛空的夢裏，或者活在無智者的被欺騙的說話裏，乃是真真切切活在現實的人間，且是充滿了醜惡，矛盾，和缺陷的人間！

所以在作藝術家之先，先學做人，這簡淨而嚴肅的箴言，我願用著蘸着我的歡喜和眼淚的

鋼錐，將它如同金律一樣的雕鏤出來，使強者越發勇敢，感到歡喜；弱者震怖，感到戰慄！

（戰時知識創刊號）

詩人與現實

（一）藝術家的兩種類型

詩人和藝術家有着兩種絕不相同的類型：一是避開了現實，浸沉在自私和欺騙裏，得到世俗的幸運，榮耀，和聲名。一是敢於揭破了現實，敢於說着人生的真話，因此冒着一切的迫害和不祥，感到了人世的寂寞，悲哀，和痛苦，而仍然辛勤地工作着，希望着。

這兩者，俄國的果戈里都有着深切的說明，即一是一用檀香的煙雲來蒙蔽了人們的眼睛，用妖媚的文字，來馴服他們的精神，隱瞞着人生的真實，却祇將美麗的人物給他們看。大家都拍着手追隨着他的蹤跡，歡呼着圍住他的戎車，人們稱他爲偉大的世界的詩人，翱翔於世間一切別的天才們之上的太空中，恰如大鷲的凌駕於一切高飛的禽鳥一樣，他的姓名已足震動青年的熱烈的心，同情的淚，在各人的眼睛裏發閃……，在力量上沒有人能夠和他比並，——他便是一個神明！——一是：「和這相反，敢將隨時可見却被漠視的一切，絡住人生的無謂的淤泥，以及佈滿在艱難的而常是荒涼的世界路上的嚴冷滅裂的平凡性格的深處，全都顯現出來，用了不倦的彫刀加以有力的刻劃，使他分明地，凸出地，在人們的眼前的作者，那運道可是完全兩樣了！他得不到民衆的高聲喝采，沒有感謝在眼淚中閃出，沒有被他的文字所感動的精魂的飛

揚！沒有熱情的十六歲姑娘懷滿着英雄的惆悵來迎接他！他不會從自己的逃亡上編甜美的聲音來令人沉醉；他逃不脫當時的審判。他不同意，不附和，像一個無家的游子，孤另另的站在空街上，他的事業是艱難的。他覺得他的孤獨是苦楚的。」（魯迅譯死魂靈第七章）無疑的，果戈里的自己，是走着第二條道路了。也果然，如他所說的，自己得到了自己的熱情而真摯的工作和辛勞的果報，一生孤獨，寂寞，悲哀，苦痛，這到後來還漸漸地長大，將他吞滅，使他走到疾病，走到瘋顛，走到死亡。

在臨死之前，他的遺囑，乃是說在墓碑上的題句應當是他會「笑了一個悲苦的微笑」（*Laugh a bitter laugh*）。這是真實的，但也太謙虛了。

其實，在他的墓碑上，……也一樣，在這一類型的詩人和藝術家的墓碑上——纔真的應當雕刻了這勃朗寧的有名的詩句，作爲一種至爲崇高，至爲深刻的紀念和讚美的墓文：——

「將現在給與狗子罷，給人們則以永劫！」

（二） 波特來爾究竟離開了這個世界了麼？

當波特來爾在他的心靈談話的時候，我們，也好像分明地聽到了他的心靈的聲音：

「人生是一所大病院，在這病院裏的人，常常要想把病床調換。有許多人喜歡在火爐邊苦度，有許多人又願意在戶牖裏安居。

照我看來，我覺得時時調換地方去走走，心神上總覺快樂得多。關於這個遷居的問題，我常常和我的心靈談起：

最後我的心情說起話來了，他很聰明地對我說道：「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好的，只要脫離了這個世界」（那鵬舉譯波特來爾散文詩）

「互相理解是這樣的難，而且思想是這樣的不能傳達，即使在互相戀愛的人們中間！」（周作人譯波特來爾窮人的眼）

我知道這裏所說的便是寂寞，這個寂寞使波特來爾如同孤兒一樣的流落在人間：「沒有父母，也沒有兄弟姊妹。」朋友呢？「他的意思我現在還不曉得。」祖國麼？「我還不知道他在甚麼緯度。」所以波特來爾說「我愛那雲，那飄渺的雲，奇妙而變幻的雲！」

其次，這個世界的殘暴，也使波特來爾感到恐怖，和悲傷，這誠如所寫在糕裏的故事，怎麼一片小小的糕餅，破碎的糕餅，會使兩個孿生兄弟一樣的童子，拚着生命的搏鬥，互相咬着耳朵，抓著頭髮，扭着眼睛，直到「他們爭鬥；爭鬥得困乏，流血，喘氣，不能再互相爭鬥，爭鬥的目的物也已不再存在」，因為牠已經「完全消滅，只存着點點的細塊，散亂地上，混合着沙粒」。

這故事誠然不美，足以使「整個的風物」都「陷於黑暗」，同時也侵蝕了他的「心靈的恬靜」，使他「悲傷了好久」！

所以，他和他的心靈商榷，他要離開了這個世界了，這可悲的敏感而苦惱的詩人！

祇是人類的不相理解，且不互愛，人生之成爲一所大病院，這果是人類的無可逃避的命運麼？這不是社會機構，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凶暴，壓迫，歪曲了人性，使孿生兄弟一

樣的人類也在互相吞食，使人生成爲疾病和瘋狂麼？

所以我愛着這個詩人的鴿子一樣美而溫柔，且翩翩飛揚着的潔白的心情；也惱恨着他的如同孩子一樣的無知，——不知道人類和歷史的仇人。不知道完全和美滿的人間不是不可能的。祇被浮在眼前的現實所欺蒙，自己又以這樣欺蒙來恐嚇了自己。所以絕望和無望，終於要使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究竟離開了這個世界了麼？並沒有。事實還告訴了我們，他後來還亂髮憔悴，病苦昏沉，倒斃在路邊！想逃避了這醜惡而殘暴的世界，終於做了醜惡而殘暴的世界的可悲的俘虜！

所以，祇有高爾基是最後的勝利者，因他對於醜惡而殘暴的世界的回答，並不恐怖，也不畏縮，乃是更深入地，「不要歎息，不要多說話，極力挑戰，戰到身倒而後已。」由於戰略的不同，這結果就恰恰與波特來爾所得的相反，倒下去的正是這個世界並不是高爾基自己！

(三) 由我到我們的王爾德

王爾德，這十九世紀英國的卓越的詩人，他是屬於那種類型的人物呢？並不是第一類型，但却以個人和自我爲中心，以自我的所見，自我的想像和熱情，自我的愛與美的無上的追求，和醜惡而虛偽的紳士社會挑戰，結果以其說履虎尾，不如說攪動了一個臭水塘，王爾德終於爲腐惡的狂濤所打倒：被毀謗，中傷，判罪，送到監獄裏去。

在這裏，在所謂「O. 33」的獄室裏，「太陽與月亮似乎都從我們掠奪去了。在監獄的外面，也許太陽是金色和黃金色；但在監獄的內面，在我們所住的地方，那穿進堆滿塵埃的小鐵格玻璃窗的光線是灰黃和暗淡的」。在這裏，「硬板的牀舖；惡心的食物；把裂成墳墓而使手

指痛到麻木爲止的堅硬的繩索；每天從早到晚的奴隸的工作；以常規爲必要的嚴酷的命令；一看也便使憂愁變成狂異可怕的衣服；沉默，孤獨，屈辱。」但他「把這些東西都變成了心靈的經驗！悲哀和痛苦，使他的心靈淨化；使他虔誠的讀着聖經，知道了耶穌乃是一個偉大的悲劇的詩人，是有着「強烈的火燄似的想像力」的藝術家：「他把在藝術界內當作創造的唯一的秘訣的想像的同情，實現於全人間關係的圈子內。他了解患癩病者的癩病，盲人的黑暗，爲快樂而生活的人們的可怕的悲慘，和富者奇異的貧苦」。在嚴肅的柔和的大前輩愛斯基拉斯（Aschy lus）和但丁的作品內，在一切大藝術家中間最有人道的氣味的莎士比亞的作品內，在那把世界的美在眼淚之霧中顯現出來和把人的生活當作花的生活一樣看待的凱爾脫（Goethe）的神話和傳說的全體內，在悲哀的徹底的單純性和悲劇的效果之莊嚴的結合爲一這一點上，可以說能和基督受難的最後之幕相等的，——就是相接近的，實在沒有。」

（張聞天譯獄中記）

所以他以爲「基督的全生涯，——悲哀和美布彼等的意義，和表現上那麼地一致——實是一種悲壯而美麗的偉大的牧歌」。而這比起他自己的生活來：「我的命運是公然的醜名，長期的入獄，悲慘，敗滅和屈辱之一，但我對於這些還不大配——至少還不大配。」「我的悲劇完全是可憎的，下劣的，反撥的，缺少風格的。……我們是悲哀的小丑，我們是心碎的小丑」。所以他詛咒着自己，仇恨着自己，每天在同時刻內哭泣，惶愧得無地自容！

悲哉！王爾德已在澈底地否認了自己了，也因此他跳出了自己所播燬的自我的廢墟，看到了廣大的世界，知道了自我以外的更廣大的人類：「有悲哀地方，就是神聖的地方；」「貧窮

的人常是聰明的，比我們更慈善，更親熱，更敏感。……他們講到牢獄中人常常說，他是患難中的人呀！這是他們常常用的句子，這種言語中有着愛的完全的智慧。「所以假如你要有一句在黎明或是在夜間，爲快樂或是爲痛苦，都可以讀的座右銘，那末可以在你家的壁上，用太陽照上去則爲金輝色，月亮照上去則爲銀灰色的文字：凡別人所遭遇到事情也會遭遇到自己的身上來！」

這便是王爾德的新天地，即他自己所謂的「新世界！」

在這個世界中，他粉碎了自己，忘了自己，而發現自己以外的「我們」，也親切看到，而且感覺到了「我們」了！

可惜的是他發現這個我們，不到三年，即以病弱困憊，死在巴黎了。

所以紀德哀悼着王爾德的文字，當是極其正確的：「王爾德，他，剛剛學會了說「我們」，却已死去！」

雖然死去，——却也算是征服了自己的一種莊嚴的勝利的死！因爲世界再沒有比征服自己還更偉大的征服者！

（戰時知識第二期）

詩歌的人性和人民性

現代意義的人性的覺醒，是文藝復興以後纔有的事情。現代意義的人民性的覺醒，是產業革命以後，隨着勞働階級的壯大，科學和社會主義思想之發達纔有的事情。

在這以前，雖亦有所謂的人，所謂的人民，但那意義可完全和現在的不一樣，人不是屈服

於神權，即屈服於政權。人不是奴役人的人，即是奴役於人的人。這兩者人的意義，都和自覺性的，自由性的，人人獨立而平等的，現代的意義，完全不同。前者的人性，支持了過去的奴隸社會，乃至封建社會。現代的人性，則創造了光輝的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和法國革命以來的民主政治，和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

至於說到人民性，那性質更複雜，其意義也就更異樣了。在歐洲中世紀以前，所謂人民，那便是意味着被征服，被奴役，被統治者的一羣。那與統治者的一羣所謂貴族，是有着儼然的區別的。在中國，則民字的古文字學上的研究，乃是目中有刺，即受了虐刑的俘虜或奴隸。所謂民者官也。以後如所謂的黎民，黔首，與帝俄時代一向被鄙視或賤視的「羣衆」，（*Masses*）也都指的是這相同的被壓迫，被奴役的，無智而卑賤的一羣。但在歐洲產業發達，資本主義瀾漫全世界以後，首先是工人階級的產生，和人民文化水準的普遍的提高。其後則是科學和社會主義思想之發達。於是現代意義的人民性的覺醒，開始發生了。而這便創造了十九世紀以來的社會革命運動，和一九一七年蘇聯的十月革命，和這次反法西斯的偉大的戰爭和光輝的勝利。

由這個人性和人民性的社會史上發展，來理解了詩歌，則詩歌裏的人性和人民性，便不完全是古已有之的事情。至少這種現代意義的人性和人民性，祇是在近代詩人的作品，或近代的詩歌裏，纔有着明確的分明的表露或反映。古代的詩人或詩歌，尤其是民間的詩人或民間的詩歌，未嘗不也有着人性和人民性的表露呢？如一部分的戀詩或山歌，或秧歌小調，以及勞動歌曲，以及被飢荒或人為的災難所壓迫將喘不過氣來的苦痛的呻吟或叫呼，以至於反抗，那未嘗

也充滿了有血有肉的人性和人民性呢？但究竟還帶着多少過去社會，過去文化所給與的暗影，帶着過去時代和過去生活所必然不容易避免的原始性，粗獷性，甚至於落後性。迷信或命定的思想，束縛或隱沒了常詩歌裏的人性或人民性。至於一部統治者，或寄生於統治者的文化弄臣，文學奴隸，這包括了中國秦漢以後的士大夫或知識份子，以及歐洲中世紀的宮廷詩人，他們的詩作，離開了人民，離開了勞働，也與生活現實，和社會現實絕緣，所以他們的詩歌，除了以空想，以文字作爲虛構的消遣或遊戲，或看了主子的顏色而奉命制作，粉飾太平，欺騙民衆而外，可以說，沒有詩歌的真實的目的，也就沒有詩歌的真實的內容。至少更少有真實的人性和人民性的了。這種文學，或這種詩歌的更極端的發展，則重孤獨，講清高，就溺於空想或玄想，沉醉於虛幻和欺騙，苟安於麻痺和無恥，一切無所謂，而又絕對的，嚴格的，鄙視羣衆，蔑視人民，更厭惡勞働，仇恨現實。這種詩歌的貧血思想，或幽黯主義，不單是少有人性和人民性，甚至於違反了人性和人民性。歷史上或文學史上很不少這樣病態，變態，有毒害的東西，被保留或流傳下來。而現在，也還有人在創作着這樣的作品和欣賞着這樣的作品，以這來代表了舊時代或舊社會的就要死滅或消逝的最後的微弱的呻吟或歎息。

但新的詩歌，終於隨着近代人性的覺醒，和人民力量的壯大而更充實，更洋溢，也更雄昂而響亮了。首先是人性的反映，人性的要求。歌誦了人間的血和肉，和人所生活的大地，有鹹有味，有着紫色的筋絡的血和肉，與有着土氣息和泥滋味的人間的大地！它洋溢着過去人類倔強的生活力，而脫化了過去人類生活的原始性，粗獷性，和落後性。由於高度文化的發展，和一般的知識水準的提高，更增加了人類生活意識，人生目的和工作的新認識的明確性，和進步

性，而這便是新的詩歌，現代意義的人性的詩歌的出發點。其次，則是人民性，因為人是社會的動物，人不能孤立地生活。這由於產業革命以後，人類精神物質的交通，使人類關係更密切，也更認識了彼此相與的重要，和人類合作與共同創造的新的偉大的前途。如蘇聯新社會的建設。和這次反法西斯的勝利，即是這種新的人民力量的新的表現。新的詩歌，得反映了新時代的生活，和組織了新人民的意識，當然得以現代意義的人性和人民性作為詩歌的主要的題材內容。

因此，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的詩人或真實的詩歌，如果要達成了他們的時代的任務或歷史的使命，便不能在開始執筆或開口歌唱之先，首先是人，並走到人民中去！

（詩與散文特刊）

第二輯

談舊詩

中國的舊詩，是過去歷史上已成功了的藝術作品，如古代的詩經，漢魏的五言詩及樂府下至唐人的七言詩，及宋元人們的詞曲，明清時代的彈詞，誰懷疑了它們的價值，或它們的藝術性，便是睜着眼睛的瞎子，不但是表現了自己的盲視，也正說明了自己的無知。但認識且尊重了舊詩的價值，是一回事，模仿舊詩或作舊詩，又是一回事。這其間，有著很多的問題，必須分析清楚，不能攙統含糊。以爲作舊詩的就是理解舊詩的人，而理解舊詩的人，又非作舊詩不可，這便是大錯而特錯了。

譬如，對於舊詩的理解，第一，必須有相當程度的文學或藝術的修養，知道文學是甚麼，文學與時代或社會的關係又是什麼。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舊詩，大約可以得到正解的了。但也還不够。因爲這只是文學史的理解。更深一層的理解，必須讀者的更高度的興趣或欣賞能力。但這似乎不能求之於一般普通文人的了。至於詩云子曰的人云亦云如小孩子之讀千家詩，那與其說是讀詩，勿甯說是在背誦湯頭歌訣。因爲他的認識，他的感情，根本就與舊詩隔膜，無論書桌上怎樣堆滿了舊詩，無論怎樣過目成誦的背熟了舊詩，這也仍然不能嚇倒了我們，以爲他對於舊詩有背熟了真正的理解，如果再以爲是舊詩的專家，是老王麻子。矜誇

自傲，炫耀招搖，那更是盲目無識，可笑亦復可憐的了。

至於說到模仿舊詩，或作舊詩，則問題似更複雜，也更嚴重些。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都各有其獨特創造的文學的形式。既不能責詩經時代的人爲甚麼不填宋詞，也不能責宋時的詞人，爲甚麼不模仿樂府。因爲各時代的題材不同，生活氣派不同，當然有其獨特的文學作風或形式，——時代的文學作風或形式。

不能把握了自己的時代的新題材，不能認識了自己的時代的新生活或新氣派，來開展了新时代的新的文學作風，這是一種懶惰，也是創作或創造力的不足。舊瓶裝新酒這條路子之走不通，搬杜撈陶之鬧成了許多的笑話，也正是這個原因。

但在我看來，模仿舊詩或作舊詩的一種最惡劣的後果或傾向，則是使人習於虛偽和卑劣，既破壞了詩的感情的美，也破壞了詩的文字的美。因爲祇知抄襲模擬，或使事用典，於是如裱畫舖裏的結婚對聯，左一個詩禮篤翁，右一個女貌才郎，人人都看，人人都不相信，反正好看好聽，這麼一回事，彼此騙騙而已。作舊詩的人之所以這樣的普遍，即使是商人市僧也會說陶朱，即使是利祿薰心，也要說憂國憂民，至於其他甚麼風教，甚麼世道入心的被到處的應用，文學詩集之汗牛充棟，會無幾篇可讀的詩歌，也正是習非成是，流於膚廓虛偽而不自知。既無真的性情，當然沒有美的詩歌。由文學的虛偽，影響於人情的虛偽。這樣說來，模仿舊詩或作舊詩，不單是文字的失敗，也將是一種人生的失敗。因爲由於追求舊的形式虛偽的形式，習之既久，當然也破壞了自己的求真實，求進步的勇敢和熱情！

所以，有真的理解而讀舊詩，我是不反對的。但模仿舊詩或作舊詩，除了作爲玩笑或遊戲

以外，無論從文學或從社會從人生的見地說，却似沒有根據，也似沒有理由。

（詩與散文）

說新詩

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文學各部門中，最受詬病，最遭譏評的當莫過於新詩了。這也難怪。自五四運動以來，短短的三十年中，文學的各部門，都有了相當的成就。如戲劇，由當時的改良文明戲，到陳大悲胡適諸人的問題劇，一直發展到現時曹禺夏衍諸人的話劇，無論在內容，在形式方面，都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作品。如小說，如散文，也各都有了輝煌的成績。雖說以社會條件的不足，和作家生活的過於艱苦，還沒最偉大作品的產生，但小說和散文的堅固的基礎，總算是奠定的了，再無人不承認小說和散文的價值，也再無人否認小說和散文的未來遠大的前途。祇是在新詩方面，不但還少卓絕的產品，並且還有着許多畸形，幼稚，可笑的寫作。如五四初期，胡適康白情俞平伯諸人從詞曲中解放或模擬於詞曲的白話詩。現在讀起來，總覺得如同看了小腳婦人穿天足鞋走路來一拐一趔的難受。以後，如于廣真諸人的豆腐干詩，徐志摩才子的弔詭詩，全以美麗冷澀的詞句，堆垛雕鑿，怪聲怪氣。雖有時也可以迷惑了一部分人的聽，但仍如現在一部分闊少和風流小生之在臉上撲粉塗脂，和畫眉毛，雖也儼然是一個美人，但仔細一看，既不自然大方，亦嫌無血，無肉，無骨。此外創造社諸子亦有模仿了歐戰前後歐洲的未來派，象徵派，表現派等等的詩歌，雖也神似，但究竟不是中國泥土裏生長，不

適合中國人情調的詩歌。以此，自然也不會爲中國人所歡迎了。所以。自五四運動以來，詩歌一直還在摸索，一直還在試鍊的過程。比較下來，如柯仲平初期的作品「風火山」，後期的作品如「邊區游擊隊」，「平漢工人大隊怎樣組成的」，及艾青的「大堰河」和「大堰河」以後，尤其是抗戰以後的許多詩作，是比較成功的作品。其他一部份人的作品，如果說我的批評不是過於苛酷，那不過是一些變相的新式湯頭歌訣，或旁行斜寫的詩式的白話文而已。所以在新文學運動中，惟有詩歌是特別地少有成就，卽有成就，其成績也是很微薄的！

這種情形，不但由於讀者，由於詩歌的銷路上可以看得出來。譬如一種詩歌的出版，不過僅有着幾年的運命，幾年以後，就幾乎被人忘掉乾乾淨淨的了。許多所謂的詩人，自吹自捧，自生自滅，沒有人注意。也於人沒有廣大普遍和悠久的影響。卽在詩歌的作者，如當時許多新詩運動中的急先鋒，叫號和吶喊了幾年，或者銷聲匿跡的大作其舊詩了，或者在雕飾自己的粉面，又帶上了新的枷鎖或镣拷，在控着鼻子，模仿了歐洲的古典詩或十四行詩。像這樣的走回頭路子，或拿詩歌開玩笑，說明了卽使是詩人，也對於新詩歌，失去了自信和確信了。至於對於新文學新詩歌運動，一向懷着敵意和惡意的守舊文人，國粹專家，他們之對於新詩歌的侮蔑中傷，造謠毀謗，也更是意想得到的事了。

所以，這是新詩歌運動中的一種危機。因此，對於這種情形，對於這種傾向，我們一向愛好新詩歌和擁護新詩歌，甚至於要開創要光大中國的新詩歌的前途的人，不能不加以嚴密的注意，和澈底地糾正。

在我的看法，五四運動以來，新詩歌運動之少有成就，少有成績，並不是說明了詩歌之沒

有前途，也並不是詩人特別沒有天才，沒有出息。所以，讓新詩歌的發展和進步，特別遙遠地落於其他一切文學部門之後。這是詩歌本身的性質，詩歌本身所必須具有的諸條件，限制了詩歌，——尤其是五四以來的革命性的，割斷了過去傳統的一切的因緣，一切的瓜葛的新詩歌，因此新詩歌的發展和進步，必然地需要相當的時間，需要多方面的醞釀。所以，新詩歌的成功，自然要遲緩了。這不是詩人的天才的不夠，或努力的不夠。

就以中國歷史上詩歌的運動來說，詩經的四言詩到東漢的五言詩到唐人的七言詩，以至於宋人的詞，和元人的曲，每一種新詩歌的運動，總是多則幾百年，少則幾十年。並且經多方的影響，如民歌，或外來音樂，經多人的努力，加天才詩人，與無名作家。並不像散文一樣的，由幾個人或一時間就可以成爲一種風氣，就有着成功的作品。如韓愈之文起八代之衰，及其同時柳宗元諸人的古文運動，即是。散文的技術上的條件，祇是言語文字的問題。在詩歌，便不然了，除了言語文字以外，還有音節的問題，韻律的問題，還有平仄的限制，還有字數和句數的斟酌。凡這些，都必然地要使一種新詩歌，一種革命性的詩歌，創作平易。因此它的成功，也就要加倍的困難了。這是就形式或技術方面說。又就內容或性質方面說，詩歌比其他文學部門，究竟是純粹感情，或接近純粹感情的產品。一個詩人，除非從社會之泥土生長，與現實生活不致脫節，則對於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氣派和作風的體會和把握，自然也得需要相當的學習過程。這樣纔能應用時代的言語，說出了時代的感情。否則，他的詩歌，便不會爲人們所理解，爲人們所接受的了。所以，由於這多的複雜的條件，和複雜的問題，一種新詩歌的醞釀和完成，當然需要了相當的時間。五四以來詩歌運動之落於其他文學各部門之後較少成就，也正

是這個原因。這不是詩人的不努力，或新詩歌的沒有前途，在讀者可無須有着苛責和詬病，在作者也似乎可以確信，不再有着甚麼動搖和懷疑的了。

但是這是我們退一步的說法，事實上，詩歌的成就，仍然是很可觀的。尤其在抗戰發生後，慘烈悲壯的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和偉大深刻，豐饒而複雜的前後方社會的現實和生活的現實，提供了新詩歌的新的題材，也開展了新詩歌的新的主題。例如，第一，救亡歌曲和朗誦詩之特別發達，不但是鼓舞了前方的士氣，也振作了後方的民氣。新時代的聲音，歌唱着中國民族的新時代的感情。這在新詩歌的本身，是一種偉大的成功。在推動社會，教育民衆，和反映前後方的新的現實，也總算盡了詩歌的最偉大的任務了，第二，則是較有規模的敘事詩的普遍的開展。中國民族的英勇的抗戰，在以血汗和生命寫着自己的解放和新生的史詩。空前悲壯的事變，和空前悲壯的抗爭和努力，當然刺激和提供了敘事詩的寫作了。雖說最偉大的紀念碑的著作之產生，還得在抗戰結束後。因為希臘的兩種偉大而光輝的史詩，也是在戰爭後的若干年纔完成了的。在戰時，所謂戎馬倥傯，即使是天才，都不得在前方的炮火，在後方的流離和恐怖中生活。過度緊張的現實，和過度缺乏的寫作條件，當然限制了最偉大作品的產生。但即使是這樣，我們在敵人的轟炸，在後方的艱辛生活，在貧病作家的筆下，我們也仍然產生了不少頗有規模的敘事詩。如表現敵後生活的，表現游擊隊的，表現前方戰士的，後方的生產的工藝的許多可歌可泣，悲壯慘烈的故事，我們都有了頗可觀的輝煌的作品。人們祇要不是盲視，大約不會再責備了我們的新詩人的不努力，和我們的新詩歌的無成就了罷。第三，則支持抗戰最努力，也最偉大的大後方的農民大衆，尤其在陝北方面，現在他們的詩歌，即所謂農歌或秧歌，

已被重新組織，被賦以新的內容，新的最進步的意義，而普遍地流行着，和歌唱着了。這給與農民大眾的安慰和鼓舞，給與社會的推進和教育的作用，真是有着難以想像的效果。在中國詩歌史上，民衆自己的詩歌，被有意地採用，組織，來作爲鼓舞自己，教育自己的最新，最有力量，最靈的工具，這還是第一次。所以中國的最偉大的時代，正與最偉大的中國新詩歌的運動，合流並進。詩歌工作者對於時代和社會的稀有的貢獻和努力，也將如同星星和光明一樣的被萬人歌誦着，被萬人尊敬着。他的使命，他的作用，他的成就，那裏是舊時幫閒的文士或詩人，或者自己怯懦和可恥的逃避在象牙塔裏，玩弄着文字的小把戲的文士或詩人，所能夢想得到，所敢夢想得到的呢？

所以誰都懷疑了新詩歌的前途，便是無智。誰否認了新詩歌的成功，亦是盲視。事實勝雄辯。事實也將打開了所有人們的心眼，和肉眼。新詩歌一如時代的洪濤，如未來的喇叭一樣的雄昂嘹亮的聲音，也將使聾者都可以聽見。所以到了現在，任何新詩歌的作者，都無所用其疑慮或彷徨，都無可顧惜地踏倒了一切的侮蔑，和漠視，一切的中傷和毀謗，而堅決地，滿懷着希望和光明，無止的前進和邁進了。

由於看到了這個現實，也看到了這個遠景，所以我始終擁護了新詩歌，也鼓舞了新詩歌的創作。那怕新詩歌的前途，多有着荆棘和草萊，但勇者之前，自有路子，大家勇敢的走向前去，自可踏成大路。那怕新詩歌的形式和內容，都還粗糙而幼稚，但幼稚終可長成，粗糙也會變成精美。這也用不着隱晦，也用不着歉憾。走舊詩歌的回頭路子，雖可省事，省力，省心，因爲那種格調，音律，甚至於字句，詞彙，都是已成，或現成的。但死者的衣冠，究竟裝扮不

了活人。我們還是甯肯不懶怠，不苟且的走自己時代的新的路子，創造了自己的新的詩歌罷。

爲這個理由，所以我們同時也獎勵了對於外國偉大有名的詩作的介紹，要儘可能接受了外來的進步的影響，來豐富了我們的新詩歌的內容。同時對於本國的優良傳統的批判地接受，而不是盲目的襲取，這也是必要的。這與現實的深入和把握，都一樣地可以使我們的詩歌，更深，更密合無間地，表現了我們的民族作風和氣派。我們愛護我們的新詩歌，因此並不拒絕了任進何足以豐富了新詩歌的內容，充實了新詩歌的內容的廣大普遍而深入的努力和學習，努力地前和創作，周至而深入地觀摩和學習，這如鳥之兩翼，將無疑地，帶着我們到達了更光明，更輝煌，也是更雄偉的新詩歌的前途。

卅三年，九月廿日，昆明，勝因寺。

恥辱的詩人與恥辱的詩歌

唐本事詩情感第一云：

甯王貴盛，寵姬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亡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憶。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曰：「莫以今日寵，而忘舊時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這是一個最典型的故事，其實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文士，都是在這種場面中生活，在這種場

面中寫作。暴君或專制者或附庸於暴君專制者的所謂貴盛的人物，踐踏蹂躪着無助的勞苦的窮人和婦女，而文士們即使不說是參加至少也是站在旁邊來欣賞了這種踐踏和蹂躪。沒有憤怒，沒有悲痛。即使如同王右丞那樣也有着多少的同情的罷，但那已是強盜宴席上的殘餘，是醉飽以後投擲給狗子們的冷炙或骨頭，在文士們，是另一種麻痺或無恥，在窮迫和不幸的人們則是另一種的蹂躪和侮辱。而我們的文士，兩千多年來，幫閒的智識分子或文學家，即在這種麻痺和無恥之中，尋章摘句，咬文嚼字，在製造着，驕傲着，他們的勝業。我們窮迫不幸的人們，也在重重的蹂躪和侮辱的重壓下被強迫，被教育着，來誦習了這樣的文學和詩歌，來讚美了這樣的「天才」和詩人。

這是一齣難以卒讀的悲劇，現在也還在繼續着的悲劇。現在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我們的帝國主義的「盟友」，所提倡着獎讚着的東方文化，中國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的學者和文學家也正熱心地讀古書和作舊詩詞，不是正在開展着這可詛咒的場面麼。祇是最可悲的是一「雙淚垂頰」的人物，將不會再是餅師或餅師的妻子了，那或者會是文士人們的自己，甚至於是整個的中國民族。而得意的，貪婪的，享受和欣賞着這種慘酷和不幸的，也不會是擁姬數十人，權威炙手的貴盛的甯王——因為這時甯王，或者已將準備裝扮「青衣行酒」的喜劇和滑稽劇，而舊文學或舊詩詞，也正是很適宜於作成了這樣喜劇和滑稽劇的對白或台詞的。譬如梅博士古裝的「天女散花」博得了高鼻子洋大人的多少采聲，學位榮譽，滿載而歸便是一個最好的先例或證明！

但問題乃是被壓迫被蹂躪的餅師和餅師的妻子，將不再這樣馴順地「雙淚垂頰」的沉默下去，也不再俯首，甚至於模仿了千古流傳下來給他們以侮辱和悲痛的文學或詩歌的了。他們將以自

已的力量來創造了自己的命運。用自己的言語和文字，來說出了自己的苦痛和希望。這時，我們將有一種文學的新場面，我們將有着異樣的文學家，和嶄新的並不是充滿了無恥或低能的人們，以恥辱和怯懦和無知所寫成的文學。那將飽沃了血汗之味成爲榮耀光明的中華民族的新生和希望的標幟，人類新生和希望的標幟！

（西南週刊）

第二輯

俄國民衆憂患之詩人：尼克拉索夫

在兩年前譯完了尼克拉索夫的一本萬行的長詩，「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曾附着這樣的一篇譯序：——

「直到最近纔被世界知名的俄國「民衆憂患之詩人」，他的一生的傑作「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不單是在作風上採用了俄國民歌的形式，說出了俄國農民的憂患和辛苦，刻畫出了俄國農民的真摯而偉大的靈魂，且也在詩歌史上第一次以荷馬歌頌英雄和戰爭的那熱心和深情的史詩的作者所稀有的大力和氣魄來歌詠了平凡人——農民、勞働者、乞丐、遊方僧、和流浪人——的生活和不幸。所以在這意味上，作者的這篇長詩，可以比之於荷馬，且殊勝於荷馬，當不是一種過言。譯者之敢於鼓着勇氣來介紹了這篇長詩，也當不是徒然的了。」

作者的全名是(Nicholas Alexievitch Nekrassov)，生於一八二一年，卒於一八七七年。父親是一個粗鄙而殘暴的軍官，母親則是溫雅熱情富於文學修養的波蘭貴族。他幼小的時候，會隨着他的父親遷居於窩爾加河畔的雅樂斯拉夫省，這裏緊靠着由西歐俄羅斯到西伯利亞去的大道，可以看見成羣的帶着餓拷的囚犯被鞭拉着驅向荒曠苦寒西伯利亞去。也可以聽見窩爾加的船夫們叫吼着，歌唱着船曲，緩緩地拉着滿載的船，消失了他們的歌聲在金黃色的原野。

同時也親眼看見了他的父親酗酒放肆和殘酷地鞭打着農人，也聽見了他的美麗而憂鬱的母親，在教他學習詩歌，說着關於米爾頓，沙氏比亞的大而美而悲哀的想像。——這些後來都反映在作者的詩歌裏，而更其增加了那強調的，則是普遍的俄國農民所遭遇到的慘苦的命运，與沙皇時代的黑暗高壓的專制政治。所以尼克拉索夫生前也參加了以比林斯基諸人爲中心的改革運動，臨死時候也還是在審查員的監視之下和醫生說了這最後的遺言：

「現在你們看出我的職業——文學的意義了罷。當三十七年以前，我寫出我的最初的詩歌，審查員的剪刀却將那鉸得粉碎，現在我臨死並且寫出我的最後的詩歌，我們仍然又爲剪刀所苦惱」。

所以這本「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當初也是被禁止的，後來印行也還不能完全。現在披斯基的英譯本中，也還不斷的有着一些的星點或虛線，作爲這本著作在當時受難的危殆的證據。世界總是這麼可悲的愚蠢，要以武力和殘暴來壓服了大眾生活的苦難和不平。而真實的詩人，總是寫下了時代的預言，和燃燒了由民衆心中的永不曾息滅的熊熊的火燄——

「所以俄羅斯人，

固執地熟睡着，

但應有着未爆燃的火花，

隱藏在他們的深心！

他們將是不奉召可以醒來，

不必號令也可以前進，

人人都滿懷着獻身的熱情。

他們將聚攏來，

成爲空前的力量，

懷着無限的勇敢，

戰鬥到最後的一瞬——！

後來的俄國，竟然實現了尼克拉索夫的預言了。並且也正在和舊世界的一切腐惡的傳統和勢力「戰鬥到最後的一瞬」！所以他謹以所譯的這部詩歌當作了一部無聲的戰曲，獻給了中國的正在覺醒着的人民，和這世界的爲着光明和未來而這麼慘烈英勇地鬥爭着的戰士——！

現在距離作這篇譯序的時間，已經兩年多了。這部譯稿亦已由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而再過一天——一月九日，——便又是尼克拉索夫的祭日。想到了他生前生後和他的著作的遭遇，不禁令人有些黯然。但現在這好像祇是，也祇能就中國說了。因爲在俄國，當去年尼克拉索夫六十週年祭的時候，全蘇聯都有盛大的音樂會，展覽會，文藝集會，來紀念了尼克拉索夫，——即他們所謂的俄國民衆的「復仇和悲哀的詩才」——一個俄國革命的歌手。蘇聯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且已議決將雅樂斯拉夫省尼克拉索夫生產地的布些索斯基區改名爲尼克拉索夫區，其中心村布爾塞梭列也同時改名尼克拉索夫村，各地的農民也誦讀着尼氏生前的詩歌。莫斯科的新聞報也爲此而寫了一篇關於尼克拉索夫的社論，大意是：

「俄國作家中並無一人會記下如此真實的人民生活如尼克拉索夫一樣的。」

尼氏作品之力在於其與人民的緊密的結合。他在詩歌裏面表現了人民悲歡和希望的能力。

尼氏爲人民而寫人民。他爲人民寫下了不朽的詩歌，並給與人民以永生的誓約：——努力向前，爲將來的光暉而奮鬥！」

所以俄國的人民，已在開始認識和熱烈的賞欣了爲他們自己，屬於他們自己的詩人，所不同者在尼克拉索夫的時代凡是有人民的地方就有着悲吟；現在則有人民的地方就可以聽到工作和滿足的歌聲。蘇聯人民已經成就，正在成就着尼克拉索夫對於他們之所啟示，所希望的一切的了。

在中國古代朝廷裏有的是御用或供奉的歌手，民間有的是山林隱逸的詩人。却很少有咬定了人生，踏定了現實，以人間，以人間的社會，和受難的人類，作爲真實而偉大的詩歌的題材的作家。在這裏，好像祇有杜甫及清末秋燠吟館詩鈔的作者是例外的。但人道主義者的悲吟，和同情的懷着苦心和深心的描寫，究竟還不是從人間的泥土，從人類的汗污和血腥裏面直接生發出來的強力而堅實的東西。

現在全中國正捲入於全面抗戰的洪流裏，全中國人民正動員來支持了當前的危局，來創作了中華民族的新生的歷史。新的現實，正醞釀着新的偉大的史詩。所以讓這個俄國的民衆詩人，讓他的詩歌，來說出了我們的辛苦，來增加了我們的火力，來鼓舞了我們的前進罷：——

「爲了你的祖國的光榮，

你要赴湯蹈火；

爲了你的信念，爲了愛，

不辭亡命前進。

你的死不是徒然；

名正義順

當你作了你的熱血的犧牲。」

一二十八年，元月八日（戰時知識）

由和平的人道主義到反法西斯主義的羅曼羅蘭

(一)

在歐戰前，歐洲的托爾斯泰主義的繼承者，和平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出版了一本最偉大的著作，描寫着，克里斯朵夫怎樣的受盡了人世的艱苦磨難，一切的災禍和不祥，而仍然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神，要以自己的力量，來辛苦地，剛強地，支持着，忍耐着，希望着！

這是在十九世紀，在資本主義末期腐爛殘酷的社會中一個優良的知識份子，一個真實的生命的受難的典型！羅曼羅蘭想以這樣的一個人，站在人世的艱難，苦痛，和憂慮的最高處，要以說教和藝術來說服了人類，然而，資本主義的社會，並不看到這一「神聖的苦痛的生涯」，祇是加緊地進行着，製造着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即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和平的人道主義者，反對人類的瘋狂和殘暴的大屠殺的非戰主義者的羅曼羅蘭，感到十分無助的了，並且被逼迫得逃到瑞士去，懷着一種被征服者的淒涼的心情，在苦痛和沉默中寫作，這樣，經過了暴風雨和血腥慘淡的四年以後，則是羅曼羅蘭回到巴黎來，展覽了人類的罪惡與愚昧的殘迹，這時血污的人間的現實，使羅曼羅蘭開始感覺到了自己的「立腳點

不穩」，使他的生活態度急遽地轉換到另一方面去，更實際，更澈底的轉換到另一方面去，雖然，在精神上，在生命和生活的最深的底裏，仍是澈始澈終的一貫的。

這種生活態度的轉換，可以由羅曼羅蘭自己所寫下的三篇短文來分明地指示了三個顯然的階段。如同詹·克里斯朵夫之代表了過去優良的知識份子，真實生命的受難的標本，這三篇小小的短文，也當是代表了戰後的知識份子，進步的布爾喬亞派，從理想上的高塔，漸漸的走到了現實的人間的那心理上的過程。對於這過程的分析和說明，也正是我們活在現在的知識份子求真理的學者，和有良心的藝術家，和教育學者們的真實的前進的路碑或指標。或者也正是爲在苦痛中在暗中徬徨而苦悶的人們提示了最重要的參考。

(二)

這三篇短文中的第一篇，是一九一八年所發表的精神獨立宣言，（或譯作心的獨立宣言），這時，人類的瘋狂和罪惡的大屠殺，剛剛過去，痛定思痛，人類在意識的回復，和心情的鎮定之後，該可以接受了一個愛與真理的說教者的辛苦的諄言了罷？所以，他開始發表了他的精神獨立宣言，想聯合世界知名的文人學者，想號召了世界各國的大眾，超然於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政治與暴力的勢力圈以外，合衷共濟，共同爲人類的真理和正義努力，共同爲人類的和平和幸福努力。——但這沒有反響，世界和人類聾了耳朵，也聾了心靈了，軍閥，資本家，和軍火商人，喘息方定，又再準備着戰爭，又再製造着戰爭了。精神並沒有獨立。也不能獨立。且如同戰前一樣地，不，且比戰前更利害地，被更兇暴，更無恥的法西斯蒂的政治和暴力所麻醉，所強奸，所壓迫，所蹂躪！事實給與羅曼羅蘭的回答和教訓，對於羅曼羅蘭的打擊，當是

根深沉的。但羅曼羅蘭由此所獲得的新的認識，新的經驗，似乎比所受到的打擊還要更深沉。這證據即發表在會見高爾基後，一篇紀念高爾基的論文裏：「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在這裏，他承認了他的精神獨立宣言「只是一株向天空伸出了樹枝的好看的樹」。也指摘了「最近十五年間，歐洲文學和藝術方面，麻醉作用還更厲害，他們麻醉了社會意識，並且僅僅爲了逃避社會的責任，而寬容了歐洲的罪惡。他們創立了以逃避爲目的的安全之塔。而尤其更重要的，乃是承認自己沒有民衆，不知道走到人類中去。」——

「如果不把那株樹，本身移植到人類中去，移植到民衆的泥土更深沉的地方，那就是說如果不移植到黑土的深處，那株樹畢竟還是會死去的。高爾基正是一邊從黑土裏生長出來，一邊又把他的根鬚埋在黑土裏了。」

至於我，在這三十年的路程中，爲了找尋我的民衆，爲了把我的根鬚埋植在民衆中間，我的路就困難得多了」。

雖然，走着困難的路，走了三十年，但也終於找到了他的民衆，他的理想和愛，真理和正義所可以寄託的民衆，所可以生長而且發榮滋長起來的濃黑的泥土。所以讓科學家的馬克尼，終於做了墨沙里尼的狗子，在鴉片管阿比西尼亞人的血液，也讓誇誕的唯美派和未來派的所謂詩人鄧南遮，去讚美了墨沙里尼的罪惡和屠殺罷！一生艱難，辛苦，爲着人類命運和希望幾乎時時受着精神上的凌遲的苦刑的羅曼羅蘭終於找到了他所託根的泥土，和所爲而服務的民衆了！這裏的又一證據，則是對於蘇俄的訪問，和與高爾基及歐洲，及世界各地的最前進的作家，攜手合作，共同爲新類人的幸福和前途努力。在巴比塞生時，也簽名於巴比塞所起草的反法

西斯宣言，共同反對了以殘害人類和文化爲目的的法西斯蒂的凶殘，——人類歷史上的瘟疫，罪惡的社會中的瘋狂的野獸。在希特勒以陰謀和暴力橫行歐洲大陸的今日，也更叫絕着獅子一樣反抗的呼聲，要喚起「英美法的自由的公民們，古代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幾世紀以來一直追求着爲着人類的自由的進步的驕傲的鬥爭、不要讓步！」也明白告訴了希特勒（對於希特勒的抗議）：

「我們並沒有忘懷，我們永遠忘不了壓迫者的罪孽，永遠忘不了被壓迫者的英勇。罪惡越持久則苦難和災禍留在我們記憶裏的犁溝越深。德國被獻迫被犧牲的人民的反抗，是維持德國和平的主要的保證。我們一定要從希特勒威脅下救出了這些和平的抵押品！」

這便是一個和平的人道主義者經過了三十年的辛苦，最後所走着的路程。由一個愛與真理的說教者，成爲一個反抗暴力與罪惡的戰士；由一個將好看的樹枝伸展在天空中的真實的作家，終於找到了濃黑的泥土，將根鬚延伸到人類和民衆中去，成爲人類的光明的前驅者和前衛。辛苦和熱血，所標題在里程的路標上的文字，仍極鮮明，任何真實的學者和藝術家，任何真實的生命，都來在這裏得到他的選擇罷？一邊是現實，所指着的是真實和愛，希望和光明，是大眾的努力，爭鬥，和辛苦。一邊是虛誕的理想和欺騙，所指着的是陰謀和殘害，是少數自私而暴虐的人，所製造出來的麻醉人類意識的理論，和永遠使人類互相仇恨和迫害的戰爭。

二十七年，四月八日（南風）

關於托爾斯泰

××兄：

關於托爾斯泰，以手邊參考書的缺乏，我所知的並不多。

如你所看過的「復活」，那在某種意義上，或者正是一本比托氏的自白（即「懺悔錄」）還要深切透闢的托氏的自白！生在地主和貴族的家庭裏，那僻放肆的生活，差不多要毀滅了整個的生命，粉碎了整個的心靈了。中年以後的自己振拔，自己拯救——即是要「復活」了他自己那將近毀滅的生命，粉碎了的心靈——於是被逼迫而懷着他的堅強的誠摯，超絕的勇敢的心情，向着全世界，全人類，宣布了他的以泛勞的博愛的人道主義為中心的關於社會及藝術及政治，道德，經濟的任何主張！當然這裏的「被逼迫」三個字，是不能作客觀的解釋的。逼迫着他的，不是沙皇的馬刺，也不是社會的鞭子。——鞭子是有的，不過那拿着鞭子的人，正是托爾斯泰的自己。正因為那拿着鞭子的人，正是托爾斯泰自己，所以那鞭痕更來得更深刻，沉痛，着實，透關入裏，紫血淋漓。誰不知道「復活」的男主角南赫留道夫，如厭碎了心的瘋狂而痛苦的野獸一樣，在憂愁、焦急、困惑、苦惱的勞忙中，飲咽着自己的眼淚，嚙咬着自己的罪惡的記憶。自己的生命，所給以自己的鞭打，常是這樣的更忍心，更殘狠。所以，南赫留道夫單有着懺悔之心與同情的好意，是不成的了。他要真的賠着小心和焦勞，同着一羣的犯人，充軍到幾千里以外的荒寒的西伯利亞，親眼看到了由他自己的手摧殘毒害了的女子，重新抬起

頭走上了另一種新的希望的途程，他自己的眼淚，纔回復了他的心的甜蜜，毀壞了的生命纔從新覺醒，死滅了的碎了的心靈，纔重新復活，而且完整。身上也如同大熱病之後一樣，忽然放下了，消逝了，無邊的巨大的，冰冷而沉重，頑鈍又固執的僵屍似的，殘廢似的難堪的重擔！——自己所作的罪惡的重擔！

托爾斯泰也一樣。左手執着鞭撻自己的慘酷不仁的鞭——鐵鞭，有着帶刺的釘子，如同惡鬼所執着的狼牙棒，他單是右手捏着筆在寫自己的口供，描畫自己的主張，無論怎樣辛勤，夜以繼日，自己的夫人在旁邊侍候着，幫助着整理如山一樣堆積起來的凌亂的稿子；無論怎樣虔敬和懇摯，如巡禮的教徒，如說法的高僧，將血液塗染在傳道的篇幅，將勞力用在荒涼的曠野裏叫着人們改悔的呼號，也總是有些不行的了。自己的良心的拷問，和責備，是不能僅以這寫在紙上的供詞，叫呼在空中的言語爲滿足的。所以左手的鞭子，終於打落了右手的筆管。自己的鋒銳的理想和希望的矛，終於攻破了生活的懶惰和軟弱的盾！於是乎，托爾斯泰離開了溫暖的家庭，舒適的寫字臺，別了老妻，丟了孩子，昂然的，大約也是悲奮的；壯快的，大約也是掙扎的，走到了鄉村，要以農夫的鋤頭，鏟平了人間的不平，要以自己的最後的勞力的手，來證實了自己的口，來彌補也是來復活了自己的曾經毀滅，一度缺損了的心靈！

雖說那時他已是鬚髮皓白的老翁，而他所逃走的道途，也不一定是一條正確的道途，可以達到了他的描畫在天邊的理想，但農村的路旁，已經呼吸過了勞動者的呼吸的死，總算將自己的懺悔與自救救人的偉大的榜樣，用自己的行動，鑄成了不朽的路碑，永遠的昭示給人間的了

一個劫擄放肆！高貴佚樂的寄生強盜，是以放下了又背上了耶穌的十字架而被救。（「像這樣十字架上的盜賊的我」，……見托氏我之宗教序言）死後的遺言，是勸告著全世界的和他一樣與他一類的所有的強盜們，賣刀買牛。無論如何，這總算由自己的生活的實際的感受和體驗，而揭發了的人類生活的意義與生命的真諦的罷！

「人類最幸福的生活，是服務於人類和上帝的生活。」——見托氏家庭幸福。「人類最善的生活，是行善及於他人。」——見托氏初步（The first step）。

「你以為生命僅限於你自己，但我却揭去了你的幻妄的幕，使你知道損害他人，也正是損害你自己。生命是整個的，你的生命不過是「人類的」同樣的共通的生命的一部分。」——

「見托氏「亞述伊王薩哈丹」。

無論如何，這也當是救治現代病廢貪殘的人類的一種有效的藥方的罷：——

「邦德復夫說麵包勞働，是拯救人類的一包藥。要是人們把這根本的法律——要是每一人都承認麵包勞働（用他自己的兩手工作來養活他自己。）是他的嚴刻的責任，——所有的人們，都將結合於同一的上帝的信仰與彼此的相愛；而現在重壓在我們的身上的苦痛。就將消滅了。」——見托氏「實業與怠惰」。

無任如何，這也不失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大而美的理想的罷：——

「這就是基督的理想——在地上建立天國——先知們早已預言過的。有這麼一個時候，所有的人們，要受上帝的訓練，把他們的刀打成鋤頭，把他們的槍打成鐮刀。那時，獅子將與綿羊同眠，而一切都將結合於愛之中」——見托氏「克露沙喇拿達後話」。

無論如何，這也得是覺醒了的生命，對於人類的一個沉痛而猛烈的控訴的聲：——

「太陽和星宿有多少鐵質及其他金屬是易於發現的，但關於暴露我們那犧牲的事，可就難——難得利害」——見托氏「克露沙朔拿達」

所以，人類的普遍的理想，實發動於自我的拯救。非從托爾斯泰的生活，尤其是早年的墮落的生活着眼，不能抽繹出托爾斯泰的思想的系統的。站在超人和天才的見地上，去恭維他是一個稀有的不出世的救世主，或聖人，如一部分歐洲人所說過的，那實在是一種愚昧的錯誤，與過諛的假話。那究竟，不能得到托爾斯泰的思想的真象的。但這所謂「自我」，所謂早年的墮落的生活，並不足貶損了托氏思想和人格偉大。穢惡的肥土，往往能培養出極美麗碩大的鮮花。更濃重的黑雪，纔能貯蘊着更普被的甘澍和甘霖。新約裏的保羅，如果沒有前半部生活的無智，殘暴，到處虐殺教徒，後來是不是可以有着那頹不平凡的堅定的信心，與果敢的行爲，尚是一個疑問。所以，在這裏，從生活與思想的變化的行徑看起來，南赫留道夫，托爾斯泰，與保羅，正是一樣的類型的人。不過一是古人，一是今人，一是懷抱着聖經，一是以藝術說道罷了。

自然從他的生活的背景與不自覺的階級的意識，也歪曲了他的見解，也使他的說道的嘴，處處在打着自己的嘴巴。譬如說罷，主張着勞働者的生活的享受與生存的權利，卻又反對任何武力的抗爭。主張着坐食階級的自救，即是放棄了墮落，沉溺，自私，放肆的剝削的生活，流着自己的汗，摩食着自己的麵包，而所投擲給他們的，又僅僅是些和平之至，高雅之至的勸誘，甚至於是求乞的字眼。他相信這些字眼，會使食人的老虎的皮，和爪牙，能自己羞慚的自動

的剝落下來。主張人當服侍他人，人類的生命是共通的，而在他方面，金錢與暴力的統治者，卻可以省心的，巧妙的來應用了這學說，以役使，教誨，馴順了他們的不幸的臣民或奴才。認不清楚使現在的人類貪得，殘忍，自私與無壓制的戰爭，並不是科學與機械的罪惡，而是不能正常的使用科學和機械以謀人類共同的幸福和進步的社會制度，徒空妄的祈求着基督教理想的復甦，與人性的淨化，與社會的無爲（Non-Acting）——托氏一篇論文的題目。——而不知道適足以使被殘害者，和壓迫者，束手就縛，萬劫不復！

所以，所謂托爾斯泰主義，實在是只有描繪在他的空想中的呆子伊凡那樣的典型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傻子，纔能實現，不，也未必，因為在呆伊凡故事裏，就已明明寫着即使如同呆伊凡那樣，能如同石頭一樣的忍耐，勞苦，能自己犧牲，和平，愛人，不抵抗，且會演變幻化金錢和武力的神奇的魔術，但仍無救於他自己的親生兄弟的殺人，淫暴，貪得無厭，所以，伊凡的社會，究竟是一個可憐的可痛的也差不多有些近於滑稽可笑的烏托邦。但我們的社會的勞苦的工農大眾，却是眼睜睜的在餓死的掙扎中，要等待着麵包來充饑的。烏托邦的夢想，或可滿足了托氏情感上的要求，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的實際的問題。

所以就普及的大眾與整個社會救濟而言，托爾斯泰實在是一個死了的時代的死了的勇敢而真摯的有野心的空想者。未必值得我們全心全力的去追隨崇拜。只是他對生活的認真與對於自己的不饒恕，與對於人類的真誠的服務和愛心，是足供任何人的觀摹。我們所有這時代的青年，有着浮誇，不虛心，懶惰，傲慢，貪溺，享樂等等痼疾的人，尤其是不能不敬慎的奉他爲生活的楷模，先來嚴厲的洗潔了自己，振飾了自己，振作了自己然後纔有這個資格，去擔負起人

類前途的更光榮更偉大的任何的事業！

（詩與散文第一卷六期）

惠特曼的詩歌

——草葉集譯序

美國平民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的詩歌，不單是在形式上面，汪洋浩渺，瑋偉雄深，創造了近代所謂自由詩的新風格，爲千載以來的詩壇，開闢了自來少有天才敢於漫遊或闖入的異境，即在內容或主題方面，也算是將近代文化所蘊育了的德模克拉西的觀念，作成了所能發展到的最高也是最完美的表露，這是無怪其然的，他生長在青年，新建立起來的美國，所以他的詩歌，這麼和愛，這麼細緻，這麼雄渾地歌頌着美國的樹林，和大海，和海岸，還有農田，工廠，馬路，和煙囪，和船舶，和碼頭，和工人；還有剛剛開始創造了的愛自由愛和平的生命。雖然，在現在看來，所謂德模克拉西的國家，並不這麼美好，如同所理想的，如同詩歌裏所描寫的。工人散工回家，浴着晚霞，行走在城市裏的大街小巷裏，其身影也並不如惠特曼所說的那樣十分地自得，自足，和美麗。正相反，那也是帶着人間的多少的暗影和悲憤，從工廠和碼頭上歸來。但我所欣賞的關於他的詩歌，還並不在這一面。我以爲他是真實的生命和真實的人情的詩人！惠特曼歌頌着「自己之歌」，其實此心同，此理同，也正是人人之歌。這大約就足以奠定了他在人類詩歌史上永久不拔的地位。所以無論在甚麼時代，甚麼社

會，甚麼社會的階層，都有甚麼關係呢？聽著罷

「我讚美我自己，我歌頌我自己；

我以為是的，你也將以為是；

因為屬於我的每一位原子，

都如同你的一樣的美好！」（自己之歌）

又如——

「我相信在你的心中有著我的靈魂，

在別人的心中別人並不比你低卑，

你也不會低卑於別人。」（自己的歌）

又如——

「每一個屬於此地或任何地的人，都一樣的豐滿，都和你一樣。

每一個人在行列中都有著他或她的地位。」（我歌頌帶電的肉體）

又如——

「我歌頌一個人的自己，一個單純的隔別的個人，

但却說出了德模克拉西這個字，「全體」這個字。」（我歌頌一個人的自己）

所以他是以自己的心，貫通了別人，理解了別人；以別人的所思想和要求融溶在自己的心裏，孕育在自己的心裏而韻味着，而歌唱着了！所以他唱着「自己之歌」，也唱着「伙伴之歌」。自己之歌發抒了伙伴的情緒；伙伴之歌也述說了自己的言語，這便是人我調和，人我混融了的最

高的境界！

又如——

「我願意走到了樹林旁邊的河岸

無矯飾的赤裸了全身，

我歡狂了，當自然這麼親切地接觸着我」。（自己之歌）

他所有的全部愛自由，重解放的熱情，以及對於大自然的歌頌和讚美，正是由這種感覺，這種要求出發的。這是人類永恆的要求！因此，惠特曼的詩歌，在人類歷史沒有消滅以前，也就要永久的存活着，——存活在人們的心的底裏的罷？

此外，他也更以廣大，雄深的詩心，和卓越的容知和特識無差別地歌頌了宇宙星星以至原子和電子；總統或名將；以至於娼妓和淫奔女；高山和大海以至於一匹小草的葉子；心和物以至於人類的肉體和精神。他都在其中看到了他們的同等地位的尊嚴，和獨特無比的美麗，不單是那無邊無際平等博愛的心情，為自來的詩人所少有，即題材的應用的廣闊而普泛，主題的複雜而多方面，也足以說明了這是一個近代的新社會的詩人，這是新創造了的新時代的歌手！

是的，新時代和新社會的歌手！即使惠特曼並沒有生長在這樣的時代，並沒有看見這樣的社會，至少是先覺到這時代，也預言到這社會的了。所以他說着：——

「我也歌唱着一個新的世界，

.....
在足下是神聖的大地，在頭上是太陽」。（從巴門諾克出發）

但說得最明白，且最具體的，則是——

「我看見了一種力量，以不可抗拒的強力，在世界的舞台上正在前進。

我看見自由全副武裝，完全勝利，而且十分榮耀。

在他的兩邊，一邊是規律，一邊是和平。

這偉大的三位一體，都進行着反對了階級思想。

我看見千百萬的人們，來回的前進着，

我看見古代貴族政治的陣線和疆界的崩潰，

我看見歐洲帝王的界標被移去了，

我看見現在的人民，開始了他們的界標，（別的一切都讓位了）。

自來沒有像現在一樣提出這麼尖銳的問題，

自來沒有過每一平常人的心靈這樣的有魄力，這樣的如同一位尊神！

所有的民族都在交通着了麼？地球不是將只有一個心臟了麼？

人類全體不是正在改造着了麼？因為，看哪，暴君顛抖了，王冠失墜了。

大地不安地正面對着一種新的時代，或者是一種普遍的神聖的戰爭。

沒有人知道其次將發生甚麼事情，——日夜都充滿了這樣的預兆。

未生的行爲，將現時的事象，都隱現於我的周圍

這不可知的粗暴和狂熱，這新奇的夢想之熱病，啊，年代啣！（近代的年代）

在階級的社會，看出了一種新的力量，在反對了階級的思想；並預言到了未來的，無階級的社會，且也預言到了「平常人」，「千百萬的人民」，自來就被蔑視，被剝削，被踐踏了的所謂「大眾」，（Mass）開始了他們的界標，開始了自己的時代，開始了「每一平常人的心靈這樣的有魄力，這樣的如同一位尊神」！在這裏，惠特曼不單是一個進步的不囿於自己的社會階層，不爲自己的時代所凍結了的真正的平民或平常人的詩人，且也是一個對照了未來，預言了未來的詩人。因爲，他看到了平民或平常人的未來的偉大的光榮，也看到了平民或平常人所必然創造，必然實現的新的世界，和所謂「雄強的愛」（Manly Love）而這個世界和這種所謂「雄強的愛」，又必然的在災難中誕生，在「神聖的戰爭」中成長。這如同惠特曼之所說：

我在一個夢中做夢，我看見一座城池，不可克服的受着地球上其餘全體的攻擊，

我夢見那是「友愛」的新城池，——

再沒有比雄強的愛還偉大的了，它領導着其餘的，它可以每一刻被看見，在那座城池的行動中，

在所有他的言語和態度之中」（我在一個夢中做夢）

現在，讓有耳朵的人都聽着罷，讓有眼睛的人都看見罷，現實將說明了惠特曼所說的這個夢；現實也將說明了惠特曼所說的這個夢！

就是爲着這些理由，惠特曼的詩歌，使我這麼嚮往，使我這麼沉醉。我神遊於他的詩歌的大海洋裏，我嗅到了它裏面每一匹小草的芳馥的氣息。這是那樣的清新，那樣的蔥綠，那樣的充滿了洋溢的生意和春意！因此，隨探隨搨，隨讀隨譯，不久也就集下了這些豐饒的篇什，至於說到還有其他更多的意義，那末，這只有讓讀者自己去賞味去了。——

「一個孩子說：甚麼是草呢，滿滿的搨一把給我罷？」
我如何回答這個孩子呢，

我並不知道我比他更多些甚麼」。

一九四三年五月，昆明改作。

（龍門週刊）

第四輯

悼念屈原

醜與惡的勝利，只不過扮演出丑角一樣的可笑的滑稽，善與惡的衝突，美與光明的破壞，縱能表現了深切的驚人的悲劇。所以一枝好花的凋零，詩人也會爲之太息，一星的墜落，天使爲之輟歌。這光明與美的消逝，是人間的何等大的損失呢？但這是純潔的性靈，被實利的鐵錘所腐蝕得朽爛了，大悲的心，爲殘狠的私慾所掩埋了的人所不會覺得到的。

聽說猶太人的耶穌，當被羅馬的兵丁戲弄完了，法利賽人的聖人和文士們，如蒼蠅一樣的攪聚攆來，向他譏嘲，和咒罵，終於由自己背着那很是沉重的十字架，由城裏走到骷髏地，即被釘死在那裏。頓時大地暗黑，山川崩震，這偉大的自然，莫非也有着超絕的敏感和慈愛的深心的麼？對於這人之子的受難，愛與悲憫的殺戮，即使是遙遠的太陽，也會用黑沙遮蓋了那不忍心凝視的顏面；冥頑的山石也再不能平安的躺着，都震懼和感傷，激起了悲憤者的戰慄的波動，和叫吼。

但即使蒼蒼者天，窅冥無知，——「天地不仁」，也如同我們的黯污血腥而麻木的社會一樣，這時，一部分人的心理，不見得不會有不平的山崩和海嘯的罷？他們也將摘下了那懸掛在心裏的太陽，讓急風暴雨，和無邊的漆黑，在荒涼得如同沙漠一樣的心版上吹過。當蘇格拉底

在雅典的小獄裏，從容的飲下了那鴆毒的酒，環侍着他的弟子們，血液凝結成冰，紅活的心變爲鉛石，眼前也被放下了漆黑的天幕，這是從柏拉圖所寫下來的雜記裏看得到的。許多愛的殉教者，光明的巡禮者，他們的虔敬的足路在荊棘的路上，慘酷的字，寫成了不被磨滅的歷史，亦至今還能撼震着人心，如隱隱的雷鳴，如海底的沉鐘的響動。

所以屈原，——兩千年前汨羅江畔的懷沙自沉者，——如果只是如同中國的陋儒所謂的一露才揚已，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忿恚自沉——的失勢怨懟爲小人，其作品是寄託所謂「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的忠馴的家奴的告白，則那抒情的苦吟和浩歌，絕不會如今還被共鳴的唱在人們的口裏，那芬芳的沉芷澹蘭，也早就如同蠟製的花草一樣的，從人們的心裏凋謝，和枯萎了。但「形容枯槁，顏色憔悴，被髮行吟澤畔」的三閭大夫，到現在還逼真的活在人們的記憶裏，每到豔陽燦爛的五月的天氣，人們也還在紀念着那不幸的死者，演習着傳說上以爲是追悼死者的節儀。而神話也似的投江的故事，也還是津津有味地被咀嚼在婦孺的口裏，歷史該足以說明死者的偉大了罷？再不足，則試翻開僅僅的流傳下來的那歌曲的遺編，從那裏面讀出這美的追求者，理想的慘敗者用自己的傷痛和奮爭寫在悲劇的文字裏的更深的意義來！

這悲劇的主角出現了：

「秋蘭兮沓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芬菲兮薋予。夫人兮自有美子，搢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騁雲旂；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浴兮澨池，唏女髮兮陽之阿。望

徵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少司命）

這是希求着的美的象徵，還是作者自己的幻想？惟屈原自己的詩歌纔能解答讀者的疑問：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製荷葉以爲衣兮，裁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岷岷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離柔兮，唯昭質其猶未虧。」（離騷）

歌聲又續續的唱起來了：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劍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馳白驪，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涉江）

可知這是希求着的美的象徵，也是歌者自身的幻影。司馬遷的文章已經替我們作了確切的證明。「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於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濡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故明月一樣的高潔，白玉一樣的廉貞，芳草一樣的馨香，美麗的戀人一樣的热情，作成屈原的擋劍，護身的盾牌了。他大約要以一箇戴着花冠的戰士，降落在爲醜惡與黑暗所盤據着的人間，要與「蘇蕪壤以爲韜，雖申椒其木芳」的可悲的永遠沈淪着的世俗相搏鬥。自然，醜惡與黑暗，我們的永恆的敵人，亦何曾表示軟弱，於是乎如劍光石火一樣的戰歌，就爆發在美與理想的追逐的途程上了。悲涼，憤怒，

而勇敢，有着必死的決心，讀者試站穩了立在城壁上容易顛簸的脚跟，聽一聽到現在還在響徹雲霄的這昂奮前進的沉雄的戰曲：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同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愴鬱色余佗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忘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懷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離騷）

這似乎是在自己所遭遇的陷陣中，向支配着人類的命運挑戰，那裏僅是一個器度狹小的忿世嫉俗，與同忠君愛國而不得者的哀歌？更何曾有失寵的妾婦一樣，如朱熹所謂的「燕昵」的媚語？固然，在暴亂和無知所統治下的戰國時的社會——尤其是楚國，——「讒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自給屈原以一種不可湔洗的印象，但秉賦了詩人的敏感和勇猛的屈原，就已經從那印象裏看出來閃照着的人類的幽久的歷史，微映着的黯黯的社會的人心。所以說「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抽思）所以說，「與前世而皆然，何怨乎今之人」。叔本華謂「天才能於特殊中認識一切，普通人只會把特殊認作特殊，他們的意思，也只會用諸與自身有利害關係的現實」，以此知懷着一孔之見，謂屈原所不忘者爲愛國，所懷怨者，僅當時二三羣小，而離騷之文，實「依託五經以立義」，（雜引班固王逸朱熹的話）要不能是自道其愚

拙而已，是不足以知不能「變心而從俗」的屈原的。

然而，這戴着花冠的戰士，這理想的漫遊者的詩人，長期的酣戰，不屈的爭鬥，虛空的手，揮不退濃厚的黑夜，只野獸與鳥愈密密的聚攏來，叫吼在自己的周遭，似漸漸的要感到自己的孤危了罷？是的，惟善戰者纔能分別出自己的友和仇。——從仇敵的陰裏，發見了自己的孤危。雖孤危，並不恐懼。屈原又在清醒的，倔強的懷着不懲的心，在大聲的宣言了：「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而這獨醒和獨清者之於正在酣睡中的世人，不是被視爲不詳的人物，而受着所有的不情的待遇和攻擊的麼？這令我想起了英國唯美派的文學家，穿着他自己的意思製就的奇異的衣服，捧持着向日葵花，彷徨於倫敦的街市上，從紳士或貴婦人的聰明眼裏，收獲得來的蔑視和侮辱。法國的波特萊爾，從人間逝去了光明，和人心凋謝了美與至善，以至於歌頌着死屍，遊魂，和惡鳥，要在現世的這塊惡土上，鑿種出「惡之花」來。沈酣未醒的世人睜開了朦朧的睡眠，也還是看着那花光而越加昏眩。波特萊爾也只好將頭髮染綠，服食印度雅片和大麻了。這人們還不以爲足，終於又將他戴上了惡魔派的荆冠，送到瘋人院裏倒斃下去，世界又從新得到太平。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是還沒有瘋人院的發明的。但黑牢與獸窟，則是古已有之的了：

「余處幽囹圄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狐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踟躕。」（山鬼）

漢朝的賈誼，也似乎聽到了那裏的消息：

「鸞鳳伏竄兮，鷙梟高翔。鄙茸尊顯兮，讒詔徇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錯。于差嘿嘿兮，生之無故。幹葉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駿躓驥。馭垂兩耳兮，服鹽車。豈甫薦屨兮，漸不只久，嗟若先生兮，獨罹此咨」。

這不愧是被鸚鵡鳥曾經光臨到書齋，能且還同牠親切地談論過的人；與屈原之湖畔問天，野廟呵壁，又該是同一樣的要被視爲很可駭怪的不祥人了。果然，賈生也就與屈原走着高不過一米粒的命蓮。

現在，醜惡與黑暗，仍是充滿天地三界，奏着得勝的凱歌，「鳳皇浴斂」，「驥垂兩耳」，是否尙不可知，而幽巖野獸與鷓鴣則確是到處的橫行，相和的嗚叫。陰森而寒肅，以至於使我在窗下翻譯屈原的詩篇，也不能不悄然的回過頭去，有着要被鬼吃的戒心。而人道的汨羅江，無涯的湖水，亦正翻騰着滔滔的黑浪，媚人似的誘惑着新的死者的來臨。也常聽到落水者的撲冬的聲音。這是可憐愛的脆弱的青年的靈魂，上了湖水的當了。此後，將不會有那樣的死者。潮水也別在錯誤的期待了罷。因我知道，如果有新的死者，那是要將湖水填成平地，作成好的戰場，或者也如屈原一樣的，穿着荷花的白衣。這雖在屈原時就已證明了不能抵禦刀劍，何能在現時抵禦槍彈和毒氣炮，但也還有屈原留下來的，「雖解體而不懲」的胸甲，新的戰士，似將佩起這鐵丸穿不透的胸甲，求遠在醜惡與黑暗的圍困中，斷殺決鬪，如晝之於夜，陽春之於寒雪，直到這個宇宙的盡頭！

（後記）這是舊時所作的一篇悼念屈原的文字。現在翻出一看，可驚的是當時的這種心

境，到現在也還沒有多大的變遷。而年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和青年們，也在張羅着紀念屈原。可見他們的心情，也大約和我的是一樣的。速朽的文字應該和速朽的人物一樣是殞月落，形消影逝，讓過去的時光，把它們完全埋葬，讓人們的記憶裏，沒有了他們的絲毫的痕迹，但兩千多年，人們還在同情屈原，紀念屈原，甚至於景仰屈原，而關於這類的文字，也仍然會撩亂着人心的寂寞，和悲痛，和感奮。這說明了甚麼呢？不在黑暗，不會懷念着光輝。不在寒冬，不會想念到溫熱。屈原和屈原的詩歌之還在深深地刻劃在人們的記憶上，這以其說是屈原的情思感召了我們爲時代和社會，不如說我們的時代和社會，還使我們對於這樣的人物，不能忘懷。換言之，即我們的時代和社會，與屈原所遭逢到的時代和社會及其周圍的人物，似乎在性質上，並沒有兩樣。所以他的歌聲雖兩千年後，還是那樣的清新，他的悲憤和歎息也如發自我們的心的底裏。所以，屈原的際遇，是可悲的。兩千多年以後的我們，還在同樣的時代和社會，還面對着同樣的環境和人物，來懷念着屈原，似乎更是可悲的！因爲這說明了不幸和災害的一切，仍然和屈原所處的時代一樣給我們以同樣的苦惱和憂患，使我們有着同樣的心情。

多僭新生一代的中國人，忘記了屈原的名字，對於屈原的詩歌和言語感到了陌生，如同隔世。那時，我這篇陳舊的文字，和我寫這篇文字時的這種心情，也隨着時光流逝。化爲灰塵，我也不再想到它們，對於它們，不單是不再熟習。不相信出自我的筆下，且也感到那是一種無比的可笑和愚蠢。那時，嶄新的時代和嶄新的社會，將有着嶄新的人類的心情，唱出了不再是懷念過去，和重複過去的嶄新的詩歌了罷！

所以，在時光將近五月時候的鬱悶的天氣，從亂離塵封的箱篋裏重讀了這篇過去時代的舊文，這以其說是在紀念屈原，其實也正是深悼着我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因此雖然隔了多年之後，仍然發表了這樣的文字，却希望如同最後送崇的咒詞一樣，永久逐退了眼前的惡運和黑暗，和胸中的寂寞和悲痛，並祈求着這個時代和社會的迅速地倒斃和過去，而這些文字和這些文字所紀念着的應該是十分陳舊了的人物和心情，也澈底地速朽和毀滅！

卅二年五月二四日。（詩與散文二卷六期）

史記與司馬遷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這是相傳三千年前，唱在伯夷叔齊口裏的一隻古歌。無疑的，那是迫切的懷戀着自由，而自由的時代似已道去；痛切的抗拒着權威，而權威就屹立在自己的眼前，所以，這古曲的歌者，也相傳，終於感覺到連吃着自然生長在山上的蕨薇，都好像是在屈辱裏度着可悲的迫壓的生活。於是，決然的，岸然的，雙雙餓死。以不能屈服的生，却可大膽的自由的死，來實證了「直到後世纔被發現了的一不自由勿寧死」的名言。所遺留下來的，那激憤而悲沉的哀歌，也在如微涼而剛勁的霜風，詩時襲擊着愛自由而不得的人心，使他們的熱情，更其焦燒，使他們的創

傷，更感到痛楚。

而這樣的第一個人，就是後於伯夷叔齊一千年，去現在約二千年前的司馬遷。

他所遭遇的比夷齊更慘。他在暴政的鐵壓下，宛轉的生；忍受着橫逆的摧傷；飲下了大苦毒與大恥辱的時代所酌給的酒。他還將存活着的夷齊的歌，又重新放在已死的夷齊的口裏，唱出了自己的沉鬱盤迴，屈而不伸的悲情。他自己也在很哀傷的詠歎着：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遵何德哉？……余甚感焉，億所謂天道者，是耶非耶？」（伯夷列傳）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不正是歷代權威的君主的活影麼？司馬遷似於此處看出了人類歷史所經過的惡運，以至於懷疑到天道之有無，低回地，呻吟着悼念自由，抗拒權威者的愁歎，因為他也是在生命上烙印過恥辱和迫壓的烙痕，深心的底裏隱埋着時代的創傷的。所以，要了解司馬遷的文字，是不能不來先行檢視一下，他那如帶傷的野獸一樣的生命。

他自己說着他的遭遇了：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而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蟻蟻何以異？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

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阱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義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何足貴乎。」

但受着這樣暴政的奇辱的，還有他同時代的人：

「夫僕與李陵，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塗，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危，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古代的人，也有的是處着與這同樣的命運的。

「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報任安書）

這可知暴政和權威的黑爪，撲殺着一切的人性，是不分賢愚，無論古今的。但他還不就如同夷齊似的從容就死。他承受了父親的遺囑，不忍放棄了太史公的職位所應負的責任。所以忍

痛負屈在生命的掙扎中，嗚咽叱咤，帶着傷者的血淚，揮成了那作爲討暴虐者的檄文而流傳下來的史記。他自己在悲痛的誓言了：

「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報任安書）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自序）

碰到專制暴政的鐵壁，「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體空文以自見，」讀者當明白司馬遷所處的時代了罷？「隱約以遂其志之思」，讀者也當看到了司馬遷的生命的創痛了罷？故史記，實不能與普通的史誌一例看法。那是寄託着著者遙遠偉大的情思，襲擊着凶殘暴厲的權威的黑影，暗示並鼓蕩着一切自由解放的熱情和活力。所以那書中的悲涼蒼勁，勃鬱沉雄的作風，也就表現着作者的奇偉高曠的天才。在以討暴虐爲其中思想的那意義上，也還是超過了作春秋而僅是「亂臣賊子懼」的孔子。

現在試掃去了多年堆積在那上面的浮塵和雲翳，將這書再翻開來重讀一遍。

那書的第一篇。本紀雖是從黃帝說起，但同時也就說着百家言黃帝不雅馴。故自序則言，述陶唐以來。是本紀原是託始於陶唐。他要以在傳說上是治者讓位，耕者讓畔的那自由無爭，稱爲邾治的時代，來做成了中國歷史的極有光輝的第一頁。同樣，吳泰伯也因讓國而列於世家之首。伯夷叔齊，不過首陽山之乞丐也似的一個布衣，也以同一的原因，而被排列在列傳的開

端。雖歷史的進程之不明，社會發展的秩序的顛倒，不能責之於兩千年以前的歷史家，但作者對於人類社會的思想與昭示未來的人類以自由的深心，總算很分明的表白在這裏了。

社會應是自由的結合，國家非一族一家人所得而私有。所以，夏商而後，家天下之局既成，權威立，而競爭起。周武王之「父死未葬，爰及干戈」，遂致夷齊恥食周粟。嬴秦之末，項羽所謂「彼可取而代之」，劉邦所謂「大丈夫當如是」，則直視國家如私器。劉邦之以流氓無賴，殘狠猾詐起家，「收三千人，卷屬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未起」，（婁敬傳）其結果不忌高祖一人：「吾今日乃知天子之貴也」，個人之志得意滿。這時舞着這畫鬼之筆之作者當是何等的疚心！是的，誅心的箭，又向着曲學阿世，助桀爲虐的儒者，在不情的放射了。於是在叔孫通傳裏，就刻畫成了那卑鄙無恥，苟合取榮的所謂儒者的典型的泥像。

然而，這似乎是去作者的理想越遠了。暴主的殘狠，學者的阿世，合夥造成了歷史的鐵鎖，封閉着人性的自由。故能發難革命，打倒權威，尋求解放，都是作者所極推崇的人物。即使粗獷如項羽，事業未成如陳涉，也特爲一破史例，擠之於本紀世家之列。再不足，則著者不是已將勇敢之劍，放在荊卿的手裏，報仇的鉛丸鑄在高漸離的箎裏了麼？所可惜的，荊卿的匕首，不能直刺暴主之髓，高漸離之擊箎，亦等虛擲。故史記之作，也還不能就此收場。滑稽列傳裏的帶刺的喉舌，又在勸着賤人賣馬的君主，厚葬病死了的肥馬：「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硬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壤，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這已不知是含淚的諷刺，是哀傷的詛咒，是優孟的言語，還是著者的深心？

橫威不倒，暴政不止，人民自救之道，也使史記之作者，對於游俠之流之十分重視，有如游俠列傳所說：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之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相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至遭此災，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響其利者爲有德。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備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者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者耶？」（遊俠列傳）

「以中材涉亂世之末流其遇害可勝道哉？」「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悲沈之心，不平之氣，對於暴力和權威之反抗的那中心思想，還是自始至終，徹頭徹尾的堅持着！

所以，這書，是塗上了司馬遷的生命的條痕，作爲討暴虐者的檄文而被流傳下來了。

這意思，——討暴虐者，——司馬遷自己，也很承認。故書中，屢言及「成一案之言」，至其史例之發明，綜事佈意之獨到，尙是其旁支末流，非著者之所着重。然又惜懼於俗人之不能了解，於是又屢言屢歎：

「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以俟後聖。」

「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都大邑，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與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報任安書）

果然，這書也就自司馬遷死後，被把玩在文士與奴子們的手裏。他們踐踏着作者忍着時代的創痛，滴瀝着腥紅的血，所寫就了的作品。無視於作者的革命精神，以奴隸的言語解釋書中的字義。抄襲了那文章的格調以阿附時主，取得名位利祿。他們不知那是鐵火鍛鍊過的真的生命的流瀉。忘記或者也是不知道書中的中心思想，而作不中肯要的盲目的褒貶。班固，在儼然的責備着他了：

「又是非頗纏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人，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司馬遷傳）

孰知，他所要求的正是司馬遷所不屑的。威權的蒙養之下的順民，如何能知道愛自由的反抗的叛徒？直到近人，也還有沿着古人的說法以爲司馬遷那曠世的奇才，沈雄的悲情，是從那所謂山川交遊得來的，有如曾毅的文學史所說：

「自少喜遊，周行天下，曠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以養其氣，故其文特稟姚姚蕩蕩，得之於悲歌慷慨者尤多」。

果如此說，則是詩人的情思，應生長於販夫走卒的腳踵，豪傑的家客，亦當獨得了創作的特權？所以祇是就自然環境去推求，也究竟不能說明史記的中心主題，及其沉雄激昂的作風的。

總之，不從作者內心的感受，生命的追求，而惟從表皮的字句，或偶然的飄遊的那形跡，去解說一件文學的作品，是無論如何不能得到正解的。司馬遷的史記，已經在一切的誤解和曲說之下，埋葬了將近二千多年。而中國的社會，仍祇是假借着權威，凶殘放肆的自私的暴主，輪流的統治着。鄙陋的學者紳士，仍如叔孫通一樣的，在幫助着暴主，壓制着順民，製造着奴才。假使司馬遷還在，他該是又唱那哀傷的夷齊的歌了：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陸放翁的詩歌

記得梁任公先生對於陸放翁的詩歌，曾有着這樣的讚美和批評：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消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這似乎是說放翁的詩歌，在南宋國危的時候，特別有着從軍報國和敵愾尚武的精神。當然，在梁任公先生作飲冰室詩話的時候，也正是中國遭遇外侮，割地賠款，國運朝不保夕。所以梁任公先生纔對於放翁的詩歌，特別的有着這樣的同感，特別的有着這深的認識了。在我，則又稍稍的異樣。我以為放翁的詩歌，實在說出了一個有血性的詩人，面對國破家亡而又束手無策，淪涼激憤而又十分悲憤的情懷。他的詩歌中，不乏宋朝所以亡國的最淒厲沈痛的史詩。這在我們國難嚴重的今日，讀起來，似乎更足令人感慨，奮發和猛省，如讀攬轡錄有感云：

「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

這一刀見血，聲淚齊下的詩句，不單是說出了宋時朝野傾軋，自壞長城，爲敵所乘的悲劇。也幾乎是說出了中國各時代亡國的癥結。其後中國明之亡，清末的黨禍，接着就是幾次不平等條約的締結，使中國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不都是很可以拿放翁的這首詩作爲一個正確而痛切的注解和說明麼？

觀於南宋時的寇深禍亟，而朝廷裏還在庸亡無知排斥異己，營私攬權，在加緊的進行着亡國滅種的偉大國策。所以，有志之士，當然祇有落拓潦倒，有着壯夫斷臂，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概。這種情懷，在放翁的詩歌裏似乎敘說得最多。最重要的幾首，如：

「俠氣睜睜蓋九州，一生常恥作身謀，酒甯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仇。歧路凋零白羽數，霜風破蔽黑貂裘，陽狂自是英雄事，郵市歸來醉跨牛。」（西村醉歸）

又如。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橫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

許，鏡中白髮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書憤）

國族頌於淪滅，還何有所謂「一身之謀」呢？大敵當前，更何有於眼前雞零狗碎的細碎的仇恨？所以說「一生常恥爲身謀！」所以說「劍不虛施細碎仇！」這是告訴了我們在國步艱危的時候，要爲公亡私，要槍口對外，要將仇恨投射到最大的敵人。——這是多麼沈痛的諄言，也是多麼容知而熱情的詩句。幾百年下的我們，讀起來都如爲我們，爲我們的今日而寫下的詩句！

但是放翁，究竟是報國有心，請纓無路的了。但也還將恢復故國的希望和深情，可悲地寄託於後輩的子孫，所以說：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

這便是南宋的一個亡國詩人的詩作的三個階段，三種變化，或者也可說是一個亡國詩人的三部曲。同時，也正是我們這時代的驚心動魄，使人警惕的一面鏡子！

從顧亭林先生學習

崑山顧亭林先生，爲有清一代大儒，清代考證之學，實由顧亭林先生開其端，古音之研究，自陳第以後始得門徑，至亭林先生，更探本源，推求傳註，作音學五書，古音之研究，亦至此而大昌明，凡稍稍研究中國舊學者俱能知之。但我以爲更難得，更值得我們學習的，是先身遭喪亂之際，所淬厲磨鍊，所深思奮發出來的一種悲天憫人，挽回頹局的救世心情，和一

種提倡正學。力矯文敝的嚴肅而又實際的治學精神！

在顧亭林先生看來，學者最先必須有學者的良心，即所謂「行己有恥」，即所謂「知恥」。否則，置四海困窮，置民生疾苦而不言，置國破家亡，置民族命運於不顧，而自己仍翹然自得的講天理性命，颯然自得的當學者或聖人，這究竟是令人難於想像的。所以他一再沉痛地說：

「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祿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與友人論學書）

又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被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全上）

爲學之先，必先爲人。爲學之目的，也是必在於爲人。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自己鑽附在牛角尖，在象牙塔裏當學者，當聖人，這便是無恥，這便是無學者的良心，這便是一無本之人」。置生活的實際問題不談，置眼前的現實問題不問，而講玄之又玄，虛空飄渺，不落邊際的所謂危微精一之學，這不是逃避，也是欺騙，也便是所謂的「虛空之學」。真正的學者的

最高的理想和最偉大的抱負，應該是一「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我所謂顧亭林先生的悲天憫人，力挽頹局的救世心情者在此。知此，然後纔可以了解明亡以後，顧亭林先生之奔走運動，欲圖恢復故國，也正是由這種心情出發，也正是這種心情的表露。

此外，顧亭林先生也批評到了當時南北的學風：

「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奸行小慧」。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當然祇有恭順地當異族的順民和奴才了。「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奸行小慧」，所以也祇奸相傾相軋，擾攘喧鬧，一事無成，同歸於盡。這是明朝亡國的悲劇，也是任何國家民族亡國的癥結，這是多麼足使我們反省，足使我們警惕的事！

至於治學方面，如云：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文集與友人書二）

又云：

「宋史言劉宗肅每戒弟子曰，士當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墜於文人也」（同上與友人書十八）。

又云：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留其皮毛者乎。……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全上文入摹仿之病）

又云：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路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峯造極」。（文集卷四與人書十七）

以「救民水火之心」爲人，以「救民水火之心」爲學，這是多麼沉重的課題。學貴先有器識，爲詩爲文，亦絕不資摹仿，這又是多麼精闢的卓見！我所謂顧亭林先生提倡正學，力矯文敝和學敝的嚴肅而又實際的治學精神在此。有着這樣的精神，則所成就的一切，纔會是有益於世道人心，於國家民族，甚至於有益於人類的未來或前途。學問纔會是一種光輝，一種生命的食鹽！

我們的時代，顧亭林先生的時代，又已三百年了。但我們所處的命運，所遭逢的時代，甚至於我們這時代的文風和學風，也不見得有相同的。那末，就讓我們以顧亭林先生的這種精神，這種心情，作爲我們的「面鏡子罷！同時也希望他的卓越的智慧，有力的言語，不會是我們這時代的中國民族的預言，而是我們這時代的中國民族的痛切的鞭子！

魯迅在學術上的新精神

記得在五卅時代，曾經有人提出「但開風氣不爲師」，來說明了自己做學問的態度。其實在學術上能澈底地實現了這種精神的只有魯迅先生。他在學術上開拓了一種新風氣，提倡了一種新精神，這種新精神，使他在學術上的影響，比民國以來，甚至於晚清以來，任何學者都要

來得偉大、普遍、悠久，而深刻。尼采曾經說過，一個巨人總是生於既死之後，我們現出來檢討了魯迅給與我們這時代和社會的影響，也似乎還嫌過早。魯迅生時和死後不是還背負着多少人的辱罵、侮蔑、譏評、誤解、和中傷的麼？這對於魯迅都沒有多大的關係。認識魯迅，發揮了魯迅的精神，開拓了魯迅在學術上所奠定了的業績，應用了魯迅的新方法，新態度，來發展和收獲了對於中國，乃至人類世界的學術思想上的新的更偉大的貢獻，這都是未來社會的事情。我們現在所能知道，所能認識的，只不過是他給與中國學術上的新啟示，和所提倡的一種新的精神而已。這種新的啟示，和新的精神，乃是公平而正直的學者不能不承認的，也是任何有膽識有毅力，且良知未滅的學者所不能不受到影響的。這指示了未來學術界的新的大道，和新的方向。這開拓了新的園地，和散布了新的種子。中國的學術界將以魯迅的產生而截然的劃出了一個新的時代。魯迅以前，和魯迅以後，所謂學者的作風，和態度，甚至於方法和內容，都將有所不同。這些都讓將來的歷史去證明去罷。任何誇張的預言之不能增加了魯迅的甚麼，猶之乎任何惡意的誹謗之不能毀損了魯迅的甚麼一樣。

固然，魯迅的偉大，乃在於他對於思想和生活上的領導，以及對於中華民族和勞苦大眾的解放的獸身的努力和熱情。所以在有些人看來，或者魯迅還不够成爲一個學者，因他對於學術上並無具體的發明和具體的貢獻。即我們現在所說的，也只是他對於學術上所提倡，所開拓出來的一種新風氣，和一種新精神。在文學方面，他也並沒有十分了不得的最偉大的創作。甚至於還如同有些人之所說，他只是一個「雜感家」。但這並不是魯迅的缺欠，這正足以說明了魯迅的偉大而崇高的精神。中國的時代和社會逼迫着他，使他以他的生命作爲一種現實的創作。

文字的創作，對於他算甚麼呢。雖然，即使這爲他所不屑意，所但願速朽的文字創作，也已經是近代中國的文人學者所不易有的一種巨著。所以以他對於新舊學的認識，和對於科學和文學的修養，要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學者，或儼然的文學家不是不可能。但中國的歷史的和社會的血的經驗和血的教訓，終於使他以他自己的命運，和中華民族與勞苦大眾的解放運動，結合在一起。他踏碎了所謂學者和文學家的王冠，成爲一個血腥苦鬥的戰士而出現了！老子所謂「爲而不有，生而不恃」。孟子所謂「人有不爲者，而後可以有爲」。正因爲如此，所以魯迅的影響，除了給現實的社會運動以一種偉大的動力而外，對於學術，對於文學上的影響，也就比在何自命爲正統派的學者，或所謂不是外行的文學家，都特別的偉大而深刻。我所謂從魯迅起，中國的學術將有一個新時代者，也正是由於他的一種異教徒一樣的膽力和知識力，正是由於他的這種前無古人的新精神。中國現在和未來的社會還需要有着並不是奴化和洋化的「自己的」學者的麼？那麼就讓魯迅在學術上所提倡的這種新態度或新精神，來領導着我們前進罷。——

第一乃是魯迅的澈底革命的或戰士的態度。這種態度當然有些是受着章太炎的影響的。但更主要的乃是魯迅最早就是科學和進化論的信徒，相信人類永遠是不斷的進步，相信未來總比現在要完滿。單是這種相信，也就打破了中國學者幾千年來的傳統的見解。在這裏，即最進步最革命的國學大師，如章太炎，也還不能不爲古所蔽，而於成見。如章氏後來之反對白話文，甲骨文即是。所以，在學術上魯迅可以說理解了一切舊學的精華，也能應用了一切舊學的方法，但仍能澈底地批評舊學，懷疑舊學，甚至於踢開舊學。因他相信人類有着更光明的未來的大路。所以，他相信中國青年不讀中國的古書未必是一種損失。因它剝削和消釋了人們的求

生的意欲，漸漸的使人走到死裏去。此外對於過去專制帝王拿來醉麻人民，和東方學者藉以博得高官厚祿或炫惑青年的所謂國粹和舊學，魯迅都毫不留情加以抨擊，加以破壞，加以摧毀。他之早年醉心於尼采，也正是由於尼采的這種澈底破壞和相信未來的精神。但這到後來，却成爲一部分人攻擊魯迅的口實了。其實，魯迅自己所說出的理由，是十分明白的。他說：

「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類的事實看來，却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爲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

又說：

「盧梭，斯諦納爾，尼采，託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爾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

正因爲有着這種確信——「將來總有尤爲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所以魯迅的自己，也就是一個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的澈底的「軌道破壞者。」所以，他，即使面對着濃黑陰暗的歷史，面對着血腥慘淡的社會，而仍不悲觀，不失望，不妥協，不投降。仍然十分堅決地相信着未來，肯定了人類的前途和光明。所以有人說在學術上的魯迅的澈底革命的或戰士的態度，只有破壞而不想建設，只見到黑暗而不相信光明，那不是有意的謬誤，便是無智的誤解。這種澈底革命的戰士的態度，一往無前的破壞和摧毀，正是要求着新的建設，相信而且肯定了未來的理想和光明的人纔能有的。所以他說：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爲他內

心有理想的光。」

魯迅正是「內心有理想的光」的一個戰士，正是「革新的破壞者」的一個戰士！中國千年陰晦慘淡的歷史，尤其是千年陰晦慘淡，陳腐相因，沒有生氣，沒有活氣的學術和思想的歷史，正是需要這種新的態度，來摧毀廓清，掃除，然後中國的學術，纔可以有新的境界和新的建樹。

第二，魯迅的精博的介紹和翻譯的工作。這也仍然和魯迅相信未來和服務大眾的精神是一致的。以魯迅對於舊學涵養的深厚和淵博，在事實上，他對於中國舊學的編校，輯述，考證，搜集，解說的種種工作，也都有了極其可觀的成績。但他並不以此自足。更不以此使中國人自足。因為中國過去是千年黑暗專制的國家，在現在，是帝國主義的勢力共同宰割着的屠場。中國本來就是無以自足的。所以，他開始從事於介紹和翻譯的工作，要以另一種新的精神的糧食，來滋養了危弱虛脫的中國民族，要喚醒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要充實和健壯了中華民族的體魄。還有魯迅自己所說的話作證據，他說：

「介紹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割，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

「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絕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爲一時的驕子，反因而容縱，而脆弱起來。」

正是這種心情，和後來魯迅在翻譯上所辛勤努力造成的勞績，魯迅也就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恩人。這比起高等華人之裝點了外國的名人和碩學，眼看見中國民族的受難和被宰割，而仍然站

在旁邊，驕傲着，呵斥着，譏評着，好像忘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似的，這其間的距離，也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所以，同是翻譯和介紹的工作。魯迅却自有一種新的態度和新的用心。這種情形或者只有嚴幾道的態度和用心可以兩相比擬。但在原作的選擇，和讀者的普遍，魯迅與嚴幾道又不可同日而語。第一，魯迅的工作的對象已注意到廣大的中國的羣衆，至少是中國的青年羣衆，而不僅僅是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修養的少數文人學者和官僚。因他不相信這些人會於中國的偉大的前途有多少的幫助的。所以他說：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衆中的怎樣讀者。將這些大衆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書的範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書、講演、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裏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又必須並不只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够」。

所以，魯迅的翻譯工作，始終是有目的，有計劃的發展着。由於讀者的不同，要求的不同，所以工作的內容或方法也就不同了。由摩羅詩力說，到隸的翻譯，可知魯迅對於翻譯工作中間所經過的變化，而仍然有着一種一貫的心情和精神。

其次，魯迅的介紹工作的質的方面，不單是博而精的，且是人們極不注意，却最有力，最爲中國民族的新生和進步所需要着參考，需要着借鏡的作品。譬如辛亥前後所介紹的弱小民

族作品，理由如前所說。後來則是新俄和舊俄的作品和科學的文藝論著，以及爲沙龍裏面的藝術家所不屑置道的木刻和版畫。這些，都在中國抗戰建國的現階段中，發揮了它們的偉大，深刻而普遍的力量了。如同魯迅生前所曾經說了的。世界並不隨着他們到棺材裏面去，世界仍然要進步的活着，中國也仍然要進步的活着。現在，中國且正爲這活着而支付了最大的和最高的血與生命的代價。所以，我們也更需要着魯迅在翻譯和介紹工作中，所指示給我們的新的方向和新的路途，更進步更精博的吸取和收獲，來豐富了我們的學術的內容，教育了更廣大的民衆。學術並不只是替少數人服務，和供個人的無所爲而爲的，無目的的，其實乃是極端自私的娛樂和消遣，在學術上，魯迅的有計劃，有目的的精博的翻譯和介紹的工作，至少已使我們有了這個最可寶貴的重要的啟示。

第三乃是魯迅精神的最偉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魯迅的咬定了人生，咬定了現實的認真的態度。這種態度洗去了千年來中國學者逃避現實，歪曲現實的恥辱，也給與中國學者以莫大的侮辱和嘲弄。現在不是還有不問國事，不談抗戰的所謂純粹的學者麼？其實這對於中國的學術界，並不是陌生的。宋明時代一部分學者之高談「理學」，「心學」，在當初只是不注意現實，——蔑視事功，也不談生活。最後，則簡直是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了。結果宋明之亡，這些學者是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的。到了科學輸入以後，中國似乎又有另一種的「理學」和「心學」，以討論社會的現實問題爲隨俗，爲阿世。結果，這種研究學術的態度，如沒有主動的力量和現實的要求的推動，也不過只能造成學術上的不自覺的買辦化而已。

中國歷史上注意現實，敢說真話的學者，在晚清時代只有個譚嗣同——這個初生之犢不畏

虎的青年戰士，也是有着熱烈而潔白的心情的學者，他第一次痛切的控告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所以他「哀號流涕，強聒不舍」要我們「衝決網羅」。可惜我們不單是沒有衝決了網羅，不單是他作了時代的祭壇上的犧牲者，後來這個「網羅」且以國際力量的壓迫而更其緊密，更其狹小了。而我們的學者，仍然在這緊密而又狹小的網羅之中大做其自欺欺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好夢，譬如說着中國的歷史如何的悠久，文化道德如何的高尚，社會和政治又如何的近於理想之類，而中國人民也就在這「如何如何」的瞞和騙的眞言和咒語之中，一天一天的墜入餓鬼畜生道，中國民族也一天一天的頹於衰弱和危亡。所以，魯迅首先矯正了這風氣。要我們改變了這種「鄉愿」的態度，要我們不迴避現實，而且面對了現實；認識了生活，而且咬定了生活。要從這種一針見血，鞭闢入裏的認識和要求，來解答了中華民族當前的最切要的問題，也是要於事實上來揭破了中國學者自來的瞞和騙的錯誤。所以，在這裏，魯迅不單是一個社會生活上的戰士，也正是一個眞理的戰士，因為敢於冒着眞理的險，講眞話，說眞理，提出眞實的問題。這自然會引起小信小義者的反感，和法利賽人的拚死的攻擊了，譬如他所懷着誠摯而又沉痛的心情所號召了的：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花，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相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他更油，倘以油爲上就不必說，否則尙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鹹進去。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墜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

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

其實豈僅作家如此，中國的學術界，中國的學者，如果還在蒙閉現實，不能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則中國學術的前途，是否可以與中國民族的進步和解放發生了最密切的，最直接的關係，這尙是一個不可知的問題。因為中國當前的問題乃是——

「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已爲難的，而況保古。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避去這些問題不談，中國自來所謂的學術，思想和文藝，除了是太平時代的裝點，是個人自己羅惹，自己的消遣和擺設，還有甚麼真實的內容，有什麼實際上的價值呢。

時代正在遽激的變化着，時代正在向中國提出了一切的問題，也正在爲中國解答了一切的問題，證明了一切的問題。魯迅在中國學術上所給與的新啟示，所表現着新的精神，自然而然的隨着時代和社會的要求，將他的影響，一天一天的開展和普遍，將魯迅所發端，和想做而未做的學術上的偉業，一天一天的實現。現在不是正有人提倡着「學術的中國化」了嗎？如我的推斷爲不錯，則這正是應於抗戰的慘酷的教訓，和民族解放運動中最痛切的經驗而生長出來的最爲透澈的中華民族的自我的覺醒。過去中國的學術運動，祇是生吞活剝的吸收外來的思

想，倘取外來的制度，結果削趾適履，弊害叢生。現在我們需要以自我的要求而研究學術，我們也需要所研究的學術能適合於自己的環境。這正是從咬定現實，觀察現實所得來的一種新的體驗，也正是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受了魯迅的這種新的精神的號召和影響。此外如遍於各地，蓬勃生長着的版畫和木刻，教育着前後方的軍士和民衆的各種各式的新的文藝作品，和各式各樣的學術和文化的運動，以及對於各種新舊問題的青年人們的新的態度，和新的努力，這些都證明了魯迅的這種新的精神，已移植到了中國的新生的時代。因此，偉大的成就，和偉大的收穫，也只是在將來的社會纔能看見，一個巨人總是生於既死之後。魯迅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只不過是魯迅所給與學術界的新的啟示，和新的鼓舞而已。中國的新生的一代，自會接受了這樣新的啟示，和新的鼓舞，來更勇猛，也更切實地創造了中國的新生，創造了中國學術的新的未來！

（新動向月刊）

紀念聶耳

在青年作曲家的三週年的祭日，想到了他的短短的一生的勞績，想到了他給與人們的影響，我毫不吝惜地應用了「偉大」這兩個字。是的，偉大的青年的作曲家！偉大的中國的劃時代的歌手！

但聶耳何以是偉大的？他的偉大在甚麼地方呢？

要回答，并理解了這個問題，最先不能不稍稍說到了社會演進和音樂發達的過程，在人類社會的原始時代，我們原是有着一個在藝術史上所說的牧歌時代。這時人類的詩歌，勞動，和愛情，很自然，也是很純樸地融合爲一，有着勞動的地方，就有着歌唱，有着歌唱的地方，就活潑地生長着愛情。所以這個時候的歌唱，也和這個時候的勞動和愛情一樣，是最真實的，是最健康的，後來因爲階層社會的確立，人類被分爲榨取的和被榨取的，勞心的和勞力的兩個階層，從此勞動者成爲被役使，被壓迫着的奴隸，勞動者失去了心裏的歡樂，愛情，失去了真實的自由，人類也失去了美好的健全的歌唱。從此歌唱脫離了勞動，離開了自然。它落在統治者或一部分有閒的人們的手裏，成爲他們的業餘的消遣，成爲他們的專門職業，結果，歌唱在形式上是寫在紙上的東西，是室內的啾呀，是啞了的音樂。在內容方面則是無力者的呻吟，是自私者的享樂，是歌頌權力者的詞文。歌唱和音樂失去了它的時代性，現實性，也就自然而然的走了虛到脫，空廓，纖靡，頹廢的一途。

所以在被封建勢力磨折了幾千年，在被資本帝國主義蹂躪和踐踏過了的中國社會，在最近的一過去，祇是有着頹廢享樂的俗曲小調，和學院派的無力的歌曲，這是當然的，但這個時代終於撥轉過來了，由於一個山國裏的青年，一個嶄新的幼年的獅子，他的一聲咆吼，叫出了中國人的反抗的呼聲，喚起了中國民族的新生和前進。這原因究竟是在甚麼地方呢？

第一，在遙遠的山國，那裏還有着並沒有被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完全摧滅盡的牧歌時代的歌聲，我們的青年作曲家，在這裏聽到了響徹雲霄，飄漫山林的到處的山歌，民謠和農牧小調，因此鍛鍊成了他的鐵一樣的歌喉。

第二，離開了故鄉以後，命運使他顛沛在旅行的長途，投身在軍人和農人的隊伍，後來終於在上海親眼看見了資本主義和暴力所形成的社會的一切的缺陷和罪惡、和勞苦大眾的不平的抗爭和痛苦，於是根據這個嚴肅的現實，在這種社會的要求之下，他開始了他的火和力的歌唱，開始了最先的，最勇猛的彼壓迫者的勞苦大眾，和中華民族的解放的呼聲。

所以，在第二點，他成爲劃時代的音樂家，他成爲中華民族的新生的歌手了。從此，人們忘記了「桃花江」與「毛毛雨」的麻醉而苟偷享樂的低吟，人們也忘記了古老的歐劇的苦惱的表情和江南妓女們的分離怨愁的哀歌。現在，奴隸們聽着他的歌唱站立起來了！青年，工人，築路者，都聽着他的歌聲而揮舞着鐵拳了，甚至於貧苦的小孩，賣報的童子也在水泥的街上，歌唱着未來的光明，和未來的希望。

所以，嶄新的鐵的歌喉，歌唱着現實的人間和現實社會，歌唱着他們的苦痛，他們的悲憤和不平，也歌唱着他們的希望和他們的廣大無限的力量，和永不止息的前進和抗爭，使本已抽空了內容的音樂，又從新有了新的實體，又與大眾的生活關聯起來，又與現實和勞動和時代，呼吸了同一的健康而有力的呼吸。

這纔是我們的青年的作曲家，我們中華民族的劃時代的歌手，所以成爲偉大的事實和理由。在抗日戰爭正是慘酷而激烈的今天，他的昂雄而有力的歌曲，正鼓舞着，指揮着我們的前進。我們，必能以最後的勝利，和無止的前進，來告慰了他的地下的英靈！

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南風特刊）

第五輯

記楊保堃

一個純潔的羔羊，默默地以生命和名譽，以自己和整個家庭的命運獻給一種濃黑的地方風氣的改革，而慘酷地失敗了的無聲的殉難者。

這已是三十年前，兒童時候的事情了。但這個一向被同鄉人認為極端可恥，極端不祥的名字，——楊保堃，却這麼分明，這麼莊嚴地鏤刻在我的記憶裏。

他是清末科舉廢止以後，開化——遭後來廢府置縣，改爲文山了，——的第一個留學生。也大約是雲南的第一批留歐學生的罷？最先是到了法國，後來又到比利時。所學的是工科。又不幾年以後，武漢革命，祖國光復了。這給與遠遠居異國且受了最先進的民主國家的自由教育的青年的鼓舞和歡喜，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即在民國元年的春天，他回到中國，回到中國的故鄉來了。一方面據說是要看看脫離了異族羈絆，正在企圖着振作和維新的祖國。一方面也是迎娶了訂婚多年，守候在故鄉的妻子。就這樣，我們有機會見到他的至今還分明地活在我的記憶裏的他的儀表和風範，也知道了他後來所遭遇到的悲慘的待遇，和不幸的歷史。

他回來的時候，如前所說，正是民國元年，祖國光復，一切好像顯着有新氣象的時候。這時，我和我一般大小的同伴們，進了開化最先開辦起來的小學。所讀的書，還不像現在一樣是

人，手，大狗叫，小狗跳之類，祇記得有一種有彩色圖畫的修身課本，第一課第二課，便是慈猴和孝猴，那是人類倫理化了的幾個大小猴子的故事。這是二十四孝之類的故事的翻新。但在我們，已是最感興趣的讀物了。當春天山花開放，山國裏青空的流霞和雲影，明潔美麗得如同新婦的新裝。鳥雀處處的歡歌着，翩飛着，和追逐着。我們也有了欣快的集體的短距離的旅行。亦即當時所謂的「遠足」。遠足的队伍，大家都一色的新衣草鞋，前面則飄揚着國旗，春天的陽光，和暖和的微風，和織入雲層裏的我們的歌聲，與如同蛇一樣蜿蜒爬行在野外草地和山坡上的隊伍，這的確是象徵了自然的新春，和一個民族的新春的罷？楊保華就是在我們遠足的時候和我們見面的。他趕着來加入了我們的隊伍。長長的身體，白皙明潔的臉面，和目光，梳得很光的分頭和在現時極爲普通，在當時却顯得十分異樣的西服和領結。他在露天下面，在水邊，在山下風景優美的地方，支着像架子爲我們照像。不大說話，但表情却極和霽，嘴角上時時掛着衷心的歡喜和微笑。聽老師和同學們說，他是纔從外國回來的，洋文洋話都很好。並且還會唱洋戲呢。因此同學們有請他唱洋戲的。他微笑着，甚麼也不說。終於和我們的隊伍，一路遠足歸來了。

以後不幾天，突然全城都哄傳着說楊保華要結婚了。地點在孔廟裏的明倫堂。儀式是「文明結婚」，亦即當時地方上有力士紳所懷着惡意和敵意所大肆宣傳着的一洋人結婚」。既不坐花轎，不用吹鼓手和執事，也不叩頭，也不拜天地。並且除了親友以外，所有願意觀禮的人，都歡迎去參觀。這意思大約是要矯正一種自來相傳的繁縟和虛偽的惡俗，和提倡一種新風氣的罷？所以，結婚那天，差不多全城的老少男女，都如同潮水一樣的湧到明倫堂去看一洋人結

「去了。我和幾個同學，自然也夾在人叢中。儀式的確是很簡單的。新婦雖仍穿大紅衣裳和裙子，却是沒有頭蓋，也沒有坐花轎，交拜時也祇是相向的鞠躬。惟新郎本人，則是白哲的面孔上，更顯得有着美麗的歡喜和微笑了。但也就在這同時，擁擠在明倫堂裏觀禮的羣衆，忽然如同屁股下面被蜈蚣或毒蛇之類咬了一口似的，蠕動着，一種傳染病一樣傳播開去的不滿和騷動終於爆炸開來了。

「他媽的，這是算甚麼呢？」

「雜種！假洋人！」

「沒見過，真稀奇！稀奇！……」

「你媽該沒有偷過洋人呀！」

「敗壞風紀，教壞鄉村，還了得？」

「啊嚇！啊嚇！嗚呀！呀！」

「……………」

「……………」

就這樣台階下面鬧嚷嚷的。新郎官似乎也明明聽到，略略感到這是甚麼一回事了。白哲的臉面上，陡然嚴肅起來，如同敷了一層白霜，並無一絲血色。祇是黑大的兩眼，仍沉默地望着階下，似乎在抗告，也像在搜尋，更像在說明和求乞。總之那種好像發現了一種意想不到的災禍的無助的樣子，是頗爲感動人的。以此，婚禮也就祇好潦草地，在賓主的不歡和不滿中收場了。但等到我們從明倫堂上歸回來時，却見到了遍街上飛滿了歪歪斜斜的「白頭帖」。據大人們的傳

說，那是攻擊和咒罵楊保堃的。以後幾天，白頭帖更發展下去，由四城也貼到了南門上坡，即楊保堃家的住屋附近，紙色既不一樣，紙式也大小不同，並且後來連粉筆寫的，墨炭畫的也有了。由所謂有資格有地位的公正士紳和道學先輩所作的申討滅倫亂紀，傷風敗俗的假洋鬼子的皇皇的檄文。以至於小孩子們的畫烏龜，畫「東帽」，花花綠綠，無所不有，最後，則又聽到關於楊保堃的父母的，兄弟媳婦的，還有姊妹們的，真是上及三代，旁連姻親，總之，他的全家大小，老少男女的難堪的謠言和毀謗，都被有意無意的，好奇和惡意的絮叨在人人的嘴皮上了。全城的空氣，也頓時嚴肅起來。好像滿街滿巷都裝滿了聖人和道德家。隨時都可以張着血口和利爪，從暗洞中伸出頭來，吞噬一切，和撲殺一切。我因爲一家親戚和楊保堃家有着多少的關係，被派到他家去看看他家裏的情形。但幾次到了那裏，大門總是緊緊的關閉着，不像裏面還有人住的样子。門外則除白頭帖，粉筆，墨畫以外，且堆滿了被過路人們投擲來的瓦礫，石子，和馬糞。那景象之淒涼，真是使人感到如同跌落到冰冷和恐怖的海洋裏。是的啊，冰冷和恐怖的海洋，還是萬人的無智和冷淡，誣蔑和詛咒，忌妒和懷恨所匯聚而成的海洋。這當然是不能令人再存活得下去的了。所以，不幾天以後，果然聽說楊保堃家全部都搬到遠遠的鄉下去了。那裏呢？沒有人知道。家裏的情形呢？沒有人曉得。就好像全家人都遠離了開化，遠離了人類的社會了。但事情還並不就此結束。以後，則是接二連三的地方紳士向縣政府對於楊保堃的正式的控告。當時的縣長，衛道和維持風化的熱忱和毅力，也並不減於地方上的人士。所以，這案子不單是鄭重地受理，且第一次在縣府大堂裏公開審訊了，楊保堃被提來了。我們也隨着衆人湊去觀熱鬧去。但看到楊保堃的瘦削的臉，和沉默得如同冷鐵一樣的面容，與遠足時所看到的楊保

華，幾乎令人不能相信這乃是同一的一人。他無聲地站在大堂上，上面是縣長，下面是觀衆。那不是審訊，也不是拷問，祇不過是公開的伴合着紳士們的極刻薄的詛咒，和污穢刺耳的難堪的辱罵而已。我想，和我一般年齡，參加了這次盛會的人，大約還記得這情形的罷？當時的這位縣長，和出首控告的仗義勇爲的聖人和英雄，現在大約也還有的健在，還想得越他們的偉大的衛道的歷史，和衛道的業績的罷？但是請不必嘲笑，也不用失悔，更不須歎憾，因爲中國目前的情形，正不缺乏了同一樣的人物，用着同一的方法，在審訊或裁判了現在這個時代的楊保釐！他們所做的事，並不見得比三十年以後的同僚們所做的更爲愚蠢，可悲，可惱恨，和滑稽。所以對於這三十年以前的社會現實和社會悲劇，正不必再作詳盡的敘述。眼前的例子，正有的是過去事態的再現和更深刻更驚心動魄的重演呢。

祇是在我不知怎的，從這時起，幼小的心靈上，總是惘惘的。我下意識地，或者說也是本能地，要想離開了故鄉，到一個新的地方去了。我想生活在狼羣和惡鬼道中，或者還有更多的人與人的善意和溫暖，所以，第二年，卽哭泣着寫信給父親要來省城的學校裏讀書了。以後卽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回到過故鄉。雖然，對於故鄉的愛戀，尤其是那四圍的重巒峻嶺的山峯，和圍繞着縣城，兩岸長滿了蔥綠的小雞樹的澗龍河，和街子天樸實壯健的夷族的男婦，這些都時時縈繞在我的夢魂裏，如乳羊之對於肥美的清泉和草地。我的故鄉，也正是我自己的清泉和草地啊。祇是，一想到了楊保釐的這個故事，便如同觸電一樣，突然消失了眼前的美麗的景象。這時，湧沸在心情裏的，則是無名的憂鬱，悲憤，和感傷。所以，我憎惡這故事，也努力要忘記了這故事。所以，當我民國十二年，自北平歸來，一天，在省教育會裏，遇見了會長（或幹事？）

錢平階先生，他說楊保莖病死在比利時了。比政府將他的書籍行李，都送到中國的教育部。教育部有公函囑代調查他的家屬，並通知去領取了死者的遺物。錢平階先生爲人嚴正而負責，且關愛着後生，以爲我是開化人，是楊保莖的同鄉，當可知他的家屬的情形，和家庭住址。事實上，從那次縣府大堂上見到了他被審判的情形以後，即不知道他和他的家屬的消息了。祇後來好像聽說他在審訊後的不幾天，爲着逃避了就要臨到了的投獄和暗殺，即偷偷地一人離開了家鄉，離開了祖國了。故鄉的家屬，自然是搬到更僻遠的山裏去了。無人知道了消息，也不知道了住址。所以我聽了錢平階先生的談話，竟半天不能回答一個字。但也虧平階先生的這一問，我纔算知道了他究竟是死在比利時了。

又其後約十年，滬戰發生，我從上海歸來，一天，在昆明的一個大學校裏遇到當時留歐的一個同事，提起楊保莖來。他還記得楊保莖這個名字。但亦僅僅記得這個名字而已。以此，我知道他在異國，亦當是如同在故鄉一樣的寂寞。他的死，與這對於故鄉的希望和熱愛，與這希望和熱愛所換來的侮辱和傷痛，和無邊的離言的寂寞和悲哽，當不是沒有關係的。

在這事以後，也聽說在故鄉還發生過幾次類似這樣的事件。譬如以熱心教育，努力啟迪後進，並毀壞城隍廟裏的偶像，而得到了惡名的王子善先生，後來終於在橋頭被亂刀砍死。接着家庭的慘變，是母死子亡，整個家庭爲之粉碎。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以彼例此，楊保莖也還算是很幸運的了。

現在開化故鄉的一部分的青年們，在醞釀着出刊物，並向我來索稿了。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很知道。但我也知道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眼前，仍是一切黯淡。爲增加了一點必須的經驗和

勇敢，並防備着不再自己套上了因襲的傳統和愚妄謬見的絡頭，來阻礙了新的希望和前途，我想，讓他們知道了楊保堃之類的這些故事，並調查了當時的檔案，和與全部案件有關人物，以及現在的他們的家庭和地方的情形，根據這些，寫點關於地方的真實的歷史，也略略探究了真正的中國社會的實情，和真正中國人所遭際着的命運，這樣，於地方，於地方的新生一代的讀書青年，於想使地方有着多少的改革和進步的人，都不是不有益處的。最近雲南的一個青年朋友，在計劃寫一部「中國的文網史」，我很鼓勵他努力地，認真地，作下去。認為這纔是真的有關世道人心之作。因此，我也以同樣的心情，勉勵着故鄉的有着深心的有志和有力的青年，也多多留心了故鄉的這類的事情。

爲着這微小的目的和希望，所以我從我的記憶裏挖下了這段多年來沉重地壓迫在我心上的故事，並向着開化青年們，告訴了這個可悲的犧牲者，這純潔的罪羊，這默默地以生命和名譽，以自己和整個家庭的命運獻給一種濃黑的地方風氣的改革而慘酷地失敗了的無聲的殉難者的名字，——楊保堃——

附 記

這篇文字寫完以後，好像略償了多年來積壓在心上的的一種宿債，心情上自然微微地感到了多少的輕鬆。但也仍然覺得還有許多需要去作的事情沒有作到。所以，一天，見到了同鄉周××兄了。他正是我文中所說的和我一般大小，且和我讀着慈猴孝猴的修身讀本的

幼年時候的同學之一。更難得的是，他的家，正是楊保堃的鄰居。且也親見了地方上的還許多偉大的衛道聖蹟。對於楊保堃的故事，當然比我更熟習了。祇是可惜，他所知道的也並不多。尤其在前一段，也大體不外我所說的：楊保堃遭到了這場禍事以後，整個家庭都搬到不大有人知道，或者也是不願意有人知道的鄉下去了。本來是一個大家庭的家庭，似乎離散凋零得很快，也很慘。到現在，據所知道的，好像祇有楊保堃的一個兄弟，在開化做小生意。至於楊保堃的妻，楊保堃第二次出國時，既沒有帶走，後來婆家和娘家，都遷迷信着，以為這是一個召來惡運或犯了掃帚星的不祥的女子。楊保堃死在外國以後，自然更無所歸落了。後來祇好嫁給一個開米線館的。也似乎搬離了開化，不久也就抑鬱地死了。周××兄所告訴我的，亦即到此為止。並且還說做小生意開館子都是地方上所謂的下等人，所以他們的情形更沒有人注意，或者說不值得提起了。因此，這又令我想到了現在的情形。現在祇要是出過國的學生，不論是當西憲，或買辦，或洋奴，好像一回國來，總是神氣十足，昂視闊步，成為高高在上的高等華人了。月亮也祇有巴黎的圓，空氣沒有「黎冷翠」的發昏，這時，即使是王鐵匠的兒子，也可以不知道鍋是鐵打的，甚至於更厭惡說鍋是鐵打的了。中國的命運無論怎樣的一天一天的走到了破落的次殖民地的地位，但却不斷地生長出這些矜驕的國粹或洋化的世家。猶之乎印度即使亡國，印度的賢哲即使都走到了監獄或死亡，而印度的王子和高等紳士，仍然滿足於他們的優裕的生活，矜驕着他們的以民族的滅亡作代價的高貴的傳統一樣。同時，現在的一部分自高身價的所謂歐化的學者也似乎很少有人敢於提倡或介紹健全而進步的新風氣，新學術，因為這是要冒天下的大不韙的。所

以，大家都學得更聰明了，譬如復古守舊，作舊詩詞，寫古字，談幽默，談女人，既博學風雅，也位尊而望重，真是名利雙收，八面平穩。即使在抗戰時期，國土半陷敵手，同胞半爲奴隸，而留學風氣仍盛極一時，各方呼應，如開獎券，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了。較之楊保華的所想的，所做的，和所得到的遭遇，真令人有如隔世之感。但中國也就因爲還有楊保華這樣類似幼稚，而實十分呆氣，十分純潔，也十分真誠而正直的兒女，所以保證我中華民族的不會毀滅，說明了中國歷史不僅僅祇是被時代的幽靈和騙子，永久地塗染了濃污和恥辱！

詩人教育家柏希文先生

柏希文先生逝世了，一個天才的詩人，卓越的音樂家，終於以他的生命，完成了一篇美麗而寂寞的真切動人的現實的詩歌。

雲南的前一代的青年人，大約都還記得的罷，一個辛勤堅苦的異鄉的「洋人」，獨力奔走創辦雲南的英語學校，由校長，教員，以至於司書、工役，差不多都由一人自兼。雲南的現一代的青年，大約也還親見過罷，一個鶴髮童顏，精神矍鑠的「洋人」，仍在暗夜的燈光下，在古廟似的浙江先賢祠，教育着雲南的青年，和他們講着古代和遠方的文藝的理想和夢想。真誠和愛與健康的熱情，不斷的從老人的微笑的嘴角和眼光中流露出來。而面前寥寥的幾個學生，總是靜悄悄的。這老人在熱心地演着一齣現實的寂寞的詩劇了。我和一個友人，就在這詩劇的場面上，認識了這個老人。

當初是聽着老人口講指劃的在和面前的學生講着英文的詩選。後來下課了，在電力不足的微黃的燈光下面，在擺設着幾件陳舊木器的教員休息室裏，老人和我們說着他所編排的課程，和他所手寫的課程表。由司各特，迭更司，以至於米爾頓，莎士比亞都有。他說着他們，如同講說着他的老朋友一樣的熟習。既是終於又嘆息着：「學生們，有天才的學生們，每每將近學成，總是投考了郵局或洋行，公司，當雇員去了」。說着，大家沈默下來。「但裁幾畝地的寶珠梨，那怕能結一個果實也是好的」。老人又昂奮的說着，想以永久的希望和勢力，來衝破了胸中的寂寞的心情。這是一首現實的生命的詩歌，這是活着的詩人教育家的榜樣！我被感動了，心中這麼說着，同時也知道了在茫茫的人海，在閉鎖着的山國，在腐爛淺薄的雲南社會，這個寂寞的老人，却在爲着一個寶珠梨的產生，偶偶涼涼地。在大街上，在教室裏，在破敗的小樓上，在微弱的燈光下面，奔走着，講說着，工作着，三十年如一日！而週圍的社會，面前的一切，仍然是一片無邊的無岸的曠野和沙漠。而這位老人仍在這曠野和沙漠中，努力着，希望着，直到死奪去了他的生命的最後一刻。唉！不情的死啊！它不單是奪去了一個老人的生命，也奪去了一種崇高的詩人兼教育家的心情，一種雄強堅定的悲劇精神，一種這老人心中所有的永恆的努力和希望！

後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和學人，當能繼續起先生的這種希望和努力的罷：是的，一個寶珠梨！僅僅的一個寶珠梨啊！因此，我在有時，對於工作感到疏忽或疲困的時候，便常常想到了老先生的這種精神，和這種心情，來重新振作了自己的軟弱，來掃去我面前重重疊疊的黑影。所以，後來，有一次，在一間鬧市的破敗的小樓上，又拜訪了先生了。這時先生的病還沒有復元，

元聽說每天晚上還要走着路到達文學校去上課。這時，他和我們講談的則是護國時代的軼聞軼事。在我的面前，我又像見到了漏夜工作擬西文電稿，密密奔走著的一個護國時代的英雄。但後來護國成功了，而先生仍然隱居於鬧市破敗的小樓上，仍然滿足，仍然興奮於當時的時勢，而仍然願意無人知道了他的姓名和身世，而他的姓名和身世，也果然不為世人所知道。

所以關於他的身世，在雲南，是有着很多的傳說的。有人說他是英國人，又說是法國人，又說他母親是廣東人，其他像這類的傳說還多，即我之約略知道了他的身世，也還是從一個朋友用心記錄下來的片斷的節記裏。現在，這些節記當會被組織成一篇頗不平凡的動人的傳記的罷。讓我們後一輩的教育工作者和學人，尤其是雲南的現一代的青年們，都來在這篇傳記中，讀出了老先生對於一個寶珠梨的希望和努力，使我們慚愧，使我們奮勉！看我們是否能繼續着這種對於一個寶珠梨的希望和努力？也看雲南這個閉鎖的山國，這荒涼的人間社會，是否可以生長出一個碩大的寶珠梨的果實來？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通海旅舍。

（詩與散文一卷九期）

胡翔冬先生及其詩歌

真的詩歌，乃是生命的自身所寫成。尼采所謂的血寫的文學者即是。用文字寫成的詩歌，已經是詩人的蛻遺，是第二義的作品了。所以，曠廓宏的作家，或淺陋的詩人，都小心翼翼地

雕鑿了他們的文字，鉤心鬥角地裝扮了他們的作品，以博取俗世的榮名，而真的詩人的最美的詩歌，却如同靜夜的星星，如同無聲的長虹一樣地，劃過了青空，朗照在黑夜，不求人知，亦果不爲人所知，不易爲人所知。就這樣寂寞地度過了詩人的最美，最高曠的一生。

詩人胡翔冬先生之很少爲現代的中國人所知，或者也正是這個原因的罷。所以，以他的詩作的光焰逼人，他的詩才的雄傑瑰麗，而他的詩歌所刻印的，不過寥寥百首，且止於百部，分送友好，並不出賣，亦全無序跋，惟以李梅庵所書四字爲題曰「自怡齋詩」。這不單是可以說明了詩人的傲岸而率真，也可以看到了詩人的高懷和卓識。一個真實的美麗的生命，一個奇偉雄昂的天才，曠視天外，俯矚人寰，他同雞鶩之羣，有甚麼相同的呢？他對於俗世有着甚麼要求的呢？所以胡翔冬先生的名字和他的詩歌之不爲人們所熟習，似乎是極其自然的事。即記者也祇是以一個偶然的機會，從胡翔冬先生的知友也是好友的胡小石先生，纔讀到了他的自怡齋詩，並約略聽到了關於他的生平，——而尤其令人嚮往的，乃是他的生平。這是生命的最真實的詩歌，是沒有寫下的文字，或者也是不能寫下，或不易寫下的文字。懂得了他的生活和他的生平，纔能知道他所留傳下來的自怡齋詩，不過是巨龍的剝落的鱗甲，是生命的無心的流露，是詩人的行而下的蛻遺而已。

據說胡翔冬先生，生前本一江湖奇士，狀歲折節讀書，閉門作詩，這已經是生活或生命的一種隱遁，是光輝折削了的角芒。詩歌的自身，即使不說是沖淡了的血液，也常是寧靜了的波濤了罷。所以，胡小石先生曾題胡翔冬先生的牛首集云：

「荆高心事更誰論，問劍猶留抱甕身，殘照荒江潮落盡，胡三今日作詩人」。

正因為是這樣的一個詩國的闖入者，文苑中的逃遁客，所以他的詩歌纔那樣的獨往獨來，光芒煜耀，很少有傳統詩人的意境和作風，字字深刻，新奇雄傑，捫之有稜，詩如其人；胡小石先生所謂的「殘照荒江潮落盡」，其實生命的潮浪，究竟是不能完全落盡的。所以，在自怡齋詩裏，即使是一個隱退了的生命，也仍然還隨處都湧着衝決一切的生命力的濤浪，或波瀾狀麗的奇峯。如云：

「葛洪成仙去，世傳內外篇，太華高千仞，鬪體豎其顛。白猴竊人君，烏獸以次官。鷄卽是將軍，猿馬公卿班。老狸爲令長，虎戴吏人冠，其餘數十輩，食人魂坑填。惟牛不得意，自稱書生酸，我欲盡驅之，符籙呪不傳。廢書告司命，得酒勝假年」。（讀抱朴子）

如云：

「太陽穿我屋，白白若垂繩。而我手挽之，汗出天階升。風雷吼東西，日月如鬼燈。妖星閃其下，欲摘力不勝。南方多赤鳥，爭食爪背矜，北方氣候寒，老龜僵臥冰。胡子立中央，皆裂酒氣騰。扶醉訴上帝，額地臣戰兢。帝曰罪非予，自彼黎與烝。天地終不壞，爾其事雙陸。兒啼魂魄返，空齋頭枕肱」。（紀夢）

如云：

「吾衰百無能，留命且奚適？狂來陟北山，咒塔起忠魂。迴壓颯以至，草木森戈戟。道旁兩石人，如聞語啾啾。誓墓者誰歎，誰個不爲賊。攘夷復用夷，救國還賣國。我心無轉移，我頭豈長斫！」（志安贈爾陵酒禮木杖）

這便是生命的並沒有完全落盡的濤浪，充分激切而又激越地說出了詩人心中不平和人間

的不不平！

自然，也還有着生命的大海，當落照時候，清澄寧靜的微波所激起的精絕美麗的水花或泡沫：

「四山缺一面，放汝日西馳，落葉晴成雨，青天窮似詩。城歿魚自樂，石爛佛無皮。門老人人冢，張君鶴那知」（秋晚雲龍山游眺）

「茶子種江上，白頭茶長成。我聞老僧說，夜啣小詩烹。照眼眉都話。回甘骨更清。太多喚不得，再拜寄先生」（濟上人遺圖山茶以其半獻散原先生）

「一瓢攜二客，厚水與輕橈。仰首木橋下，天分幾小條。山巖猶未靜，蛙坐灰盤驕。歸路逢倉嫗，于今顏已彫」（泛舟玄武湖同胡小石陳仲英作）

這詩境之逸絕高麗，奇句驚人，正如詩人之綏削精悍，疏鬚剛硬如針，而雙目炯炯，不可逼視！所以，我知道詩人的生命的濤浪，即使在殘照橫江，颶風不起的時候，也還是並沒有完全平靜。

豈但沒有完全平靜，在深海的底裏，且掀翻着詩人對於人世的叛逆的咆吼，和挑戰的狂吟在這里，如同淵明一樣的隱士的性情，究竟隱蔽不住詩人的滿滿的愛與憎的沸騰灼熱的心情。所以他抗告着：

「竊鈎者誅竊國侯，侯既竊國誅竊鈎；吾儕已無死可倫；拔髮數罪斫一頭」（贈蕭石）

又說；

「馬上錫無用，人間盜亦佳」。（詠戴淵）

又說：

「師友丹心碧，兵戈大盜仁」。（聞盜信）

尤以宿社二小樓所說的：

「函人與矢人，念汝一飯苦」

這幾乎是豁然仁者之言了。

然而，最可悲的，却是有着這強毅的叛逆性，這深厚的同情心的詩人，同時對於新時代與新未來的異樣的變動，不單是不理解，且還有着微微的懼懼，和可笑的謬誤。所以他一再的歎息着：

「南方多赤烏，爭食瓜嘴矜」（紀夢）

又云：

「昨聞異軍門粵東，天驕微許農與工。儒無大小殺無赦，鬪牒陵屯孟波風」（丁卯祀竈作）

又云：

「故都寇盜遶，及歸亂象惡，雄我西南來，秦秦魂是索」。（志安贈蘭陵酒榼木杖）

這種見解上和心情上的不能調和的矛盾，恰如劉鐵雪一樣的一方面嫉憤於貪官污吏的沽名釣譽，欺世害人，而一方面又惴惴於所聽到的北拳南革的消息。這究竟是怎麼好呢？當然祇有「廢書告司命，得酒勝假年」，又落於舊時詩人以詩酒自遣的老圈套中，彷彿苦悶，以終其

殘年而已。然在劉鐵云以小吏或遺老的身份，他之對於時代和社會有着這樣的思想，這樣的認識，原是無足怪的。胡翔冬先生以荆高一樣的戰士，或屈從者的身手，對於未來的變動，終於也落於旁觀者的冷嘲或惡視，這似乎是頗難索解的。其實，這也是很自然的，假使我們知道了他壯年時代的折節讀書，閉門作詩，而唯一受到影響的大師，却是散原先生，這已就令人有猛獅入樊籠，犀象學捕鼠之感，所以，他的詩歌終於多少如同江西詩派一樣的頗注意於形式的整飭和字句上的精鍊雕鑿。（江西詩的特色，如洪炎所云，置字律令，新新不窮，其長處迫可以以新奇生硬四字包之）。

如云：

「松密月如死，塔瘳天欲驚」。（夏夜牛首山中呈散原老人）

「曬衣嫌日瘦，汲水怪天翻」。（春日閒居）

「清虫肥雨氣，蚯蚓食詩魂」。（盆中山木絕佳戲題）

「清魂虫裏出，殘墨睡餘新」。（爲趙養矯題大鶴山人遺墨）

「抱香疑入夢，不語似通禪」。（元旦戲題鉢中水仙）

「穿市崇喧死，天地惟狗尊」。（宿野人家）

在這精美的詩句中，雖以充沖的氣力和新奇的意境，顯不出雕鑿的痕迹，但以一一個傲岸倔強的生命，退隱以後所成就的是這樣性質的文學的業績，正如美猴王孫悟空之放棄了花果山，頭上套上了緊箍咒，皈依爲馴順的佛門弟子。這雖是另一種的成就的罷，但在愛好真正生命和真實詩歌的人看來，究竟未能免於一種虛空和寂寞。因爲真實詩歌，乃是生命的自身所寫成；

用文字所寫成的詩歌究竟是詩人的蛻遺；是生命的第二義的作品！（文學評論創刊號）

由致悼張天虛君所想起的

在八一三抗戰前四年，我由北方到了上海。因為一向生活在北方，讀書和服務也都是北方，所以一到了上海，對於那裏的情形，很不熟習。後來纔知道這種不熟習，也正是不能理解。這時，中國學術界和文藝界正鬧着所謂京派和海派的問題。我對於這個問題，認為是很無聊的。一部分人將這個「派」派定以後，一方面則是自高身價，一方面則是用來貶損他人。所以在當時，上海的學術界和文藝界，好像是很被人漠視的。我的見解，雖然和這完全不同，但就我所接觸到的一個青年文藝團體說，也的確頗有使人不能十分敬佩的地方。譬如有一次，我被幾個朋友約着去參加了一個青年文藝界的座談會，頗不以在座的青年朋友們的儼然自命的藝術家的態度為然。我以為在做藝術家之先，得先學做人，自己的行動得多於自己的言語，自己的手，得多於自己的口。不能嚴肅的生活，和認真的工作，只是吵嚷着，叫罵着，甚至於私署頭銜，標榜招搖，是頗不應該的。因此對於當時在座的青年朋友們，頗有不少直質而至誠的嚴格的批評。但人數既多，當然見解也不一樣。於是七嘴八舌，引起了不少的辯駁和爭論。第二天，一家晚報的副刊，還將這些辯駁和爭論，如實的刊登出來。當然，許多人的箭頭，都是指向着我的了。我在燈下，微笑地看着這張副刊，頗喜歡於這裏的青年的搢辣和勇敢。但也駭怪於他們的態度的過於榮傲和不遜。但所謂狂者進取，這些莽撞的生命，究竟是很可愛的。這時，我

正在這裏的一個大學校裏教書。所以，一天和一個同事談到這個問題，我們的結論乃是：在北方，因為生活環境的比較安定，所以那裏的學術界和文藝界比較地矜慎持重。但以歷史傳統的濃厚的影響，一部分力弱的人，不能被殺而出，或自願凝固和凍結，結果，便不知不覺的，漸漸的走到了過去和墳墓裏去。對於現代當前的問題似乎是不能去理解，也不願去理解。這美其名，便是所謂神聖尊嚴的無關心，或無所爲而爲的純學術的態度。在南方，則這裏的人，可以說人人都生活在時代的尖端上。隨時發生，隨地發生的問題，都是驚心動魄，逼迫着你不能不去注意，不能不去解決。所以，這裏的情形，即使在有些地方，由於環境的動亂和不安，一切顯着多少的浮動，粗糙，或魯莽，但究竟是向着深處，或實處鑽入，可以接觸到核心的問題，可以把握到真正的問題。現實的問題，現實給與生命的鍛鍊、究竟會比書本上的來得嚴厲，來得切實，來得堅強的罷！

到了抗戰以後，我們的這種推論，得到了確切的證明了。在當初，聞北大戰時，這裏的青年，忙迫着作各種的組織，作各種的救亡活動。上海失陷後，又各各經過了艱苦的遭遇，逃到內地來，在窮迫流亡的途程，在既沒有同情，也沒有援助的生活中，仍然奮鬥，仍然努力。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極卓絕的工作成績表現出來，所以，只要偶爾接到了從前所熟識的青年們的來信，或作品，或者看到了他們所辦的刊物和雜誌，或者遇見了他們，知道他們的一些生活和受難的情形，總不能不使人感奮，和吃驚。艱難和不幸，放逐和窮迫，究竟使他們更強健，更進步，也更結實了。抗戰便是生活的毫不容情的試金石！過去許多有名望，有地位的人，都在抗戰的大風濤中，倒斃，腐敗，和墮落了。有的簡直當漢奸去。有的則實身投靠，用盡一切

的心思，一切的手段，來博取了社會上的小小地位和溫飽。有的則窮愁潦倒，既不進步，也不退後，惟裝着什匿克的態度罵倒一切，——甚至於無情的撕咬着自己的同伴和朋友。惟有這些既無奧援，也沒有憑藉的赤手空拳的青年們，一方面負責着物價高漲的生活的重壓，連早晚飯都似乎吃不飽了，一方面却若無其事一樣，仍然熱心地從事於種種的救亡活動，寫着上等人物和紳士小姐們並不歡迎的所謂抗戰文藝。更出乎意外的是，生活和工作，已經使自己喘不過氣來了，而仍然除了中國問題以外，還親切地留心着阿比西尼亞，留心着西班牙，留心着印度，和其他弱小民族，和大多數勞苦民衆的問題。……

張天虛君，正是這樣青年中的一個。常常初也不過如我前面所說的，上海青年文藝團體的一個普通工作者而已。但由於生活和工作的認真，且不斷的求進步，不斷的努力和學習，所以，通過了抗戰期間的艱難和辛苦，使他的識力和能力增進了，使他的心情也廣大了。開始是回到雲南來，寂寞地從事於救亡活動，和寫作，後來則又隨軍出發，參加了台兒莊的戰爭。徐州突圍轉來，喘息未定，又忙着到仰光去編報去。最後，終於過度的辛勞，以青年而得到了肺病。奪去了他的生命。在這期間，聽說也經過了一度的失戀，這當是很痛苦的罷，但也終於如古代拔矢啖睛的戰士一樣，以絕大的毅力，征服了痛苦，仍然好好的工作，仍然如常的生活。既不恨妬，也不感傷，——不，或者乃是將這種痛苦，融溶在更大的愛情，和更緊張的工作裏面了。所以，我始終不理解有些所謂的名人，碰到失戀以後所表示的筋脈奮張，報仇雪恥，或不共戴天的小丈夫的神氣；或者愁悶感傷，肉麻怨恨，寫着化裝小且一類的詩文。較之於這些青年朋友，即使是生活小節，如戀愛之類的問題的處理，他們也似乎是要比別人高過一籌的！

然而，我們的時代和命運，偏對於這樣的青年人們，並不優厚。始而默默地顛沛辛苦，繼而默默地疾病，災害，和死亡。所留給我們的，則是對於生活百戰不懾的努力，與對於理想和希望的永久進取的心情。由於這種努力，和這種心情，使我們知道中國民族仍然倔強地活着，世界和未來的希望和理想，也並沒有完全死滅。

一個青年戰士的死，說出了時代和世界的預言了！

（詩與散文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

難忘的友情——紀念鄭一齋先生

我是抗戰軍興，滬寧淪陷以後，纔回到故鄉來的。計算着由第一次的別離，已二十多年，即最近的一次，也是十餘年了。這當然，覺得故鄉的一切，都已有了變化。我已失去了我兒時的夢想和熱情所縈繞着的故鄉了。故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沒有故鄉的感覺，很少遇到熟識的人物。坦丁說：「異鄉人的面包是苦味的。」在我即使是故鄉的面包，也似乎是這樣的鹹澀。故鄉的一切，對於我好像隔了一道牆壁。這道牆壁，且一天的加深，加厚，使我越和我的故鄉隔絕，我越看不到了我的故鄉的美麗和可愛。而那，在我的兒時的記憶上，却是這樣分明，這樣的新鮮的。

但後來，這道深厚牆壁，終於被漸漸地擊破了一個窟窿，且漸漸地就從這個窟窿，透入了美麗和熱愛的光輝，使我開始又有着故鄉的感覺，對於故鄉的一切，又恢復了兒時的夢想和熱

愛。又在這種夢想和熱愛之中，重新去認識，重新去熟習了那於我已是陌生，已是隔膜，甚至於已是厭倦了的故鄉的一切。

而這便是鄭一齋先生和我的全部的友情。

★

★

★

★

★

我和一齋的認識，大約是在我回滇後的第一個月，即二十六年的冬天。正確的日子，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是吃蕪蒿的時候，一個住在玉龍堆的朋友，能用特殊的方法，烹調蕪蒿，略帶酸辣，而鮮脆可口，我們以爲這是他所做的拿手菜呢，因此便常常在他那裏吃飯了。一齋我們最初就是在這裏吃蕪蒿時認識的。他坐在小屋一角的藤椅上，纔介紹了，纔長圓的頭上，雙目炯灼，滿臉笑容的對談着。「在上海時就聽說了，只是還沒有見過」。他說。「這是兩笙的哥哥的罷，」我也這樣開始了我的話題。以後則是普遍的說到了八一三以後上海抗戰，及滬寧失陷，我離開了上海，及所共同熟識的一些朋友們的情形。他也說了些關於雲南的話。彼此都覺得今天的小聚很暢快，很高興。

從此以後，我們就常見面了。或者三五天，或者一個星期。有時也有別的朋友，有時只是我們兩人。他住在北倉坡，我住在小東門，距離很近，一有便就來，一來就坐得很久。這時我妻的兩個妹妹，因武漢淪陷，疏散到昆明來，正和我們住在一起。一次妻轉述兩個妹妹的話說：「這矮先生又來了，談得起勁，又得準備坐到夜三更呢！」其實，一齋之來，不單是在夜裏，白天也常來。或者到圓通山，或者到小東門外的菜地或河埂上，走着，坐着，談着。由當前的問題，到寒山拾得的詩歌，和擔當的字畫聯語。由朋友們的饋事，到整個世界和人類解放

的問題。我們都無拘束地盡情地談着。我因為走得快，但一齋總是連跑帶跳地在我的旁邊並行着。有時對站着，抬起頭來，也總是十分和藹和微笑地仰望着我的鼻子。我因此想到了在天津和上海時羅礪南兄每和我散步，就撫摩着胸口，說肚子痛的故事。原來一齋也是如同林琴南一樣，對於國術是根有修養的。因此，我們的爬山和郊遊，或到城郊的附近訪問朋友，一齋總是和我徒步走着，甚至於因此叫長公子駕駛着空汽車，或鄭大嫂坐着人力車先行歸去的日子也有。

有時走路疲乏了，或者即在鄉村，或者在城內吃小館子。一齋對於這多的小館子，也是很熟習的。如小西門的牛肉，小東門外的豬頭肉，還有城裏的蒸肉和昭通麵。吃着，笑着，談着，更難得的是一齋的一種豪放爽朗的氣概，因此我們的飲食，也是如同我們的談笑一樣，盡興地，盡情地，了無拘束。

但有時，也在一齋的家裏。這時廣大的客廳裏，有的是軍政學商各界的不同的賓客。在這裏，似乎我回到雲南來還是第一次，看到了主人並不以衣服的颜色，來區別了賓客的親疏和貴賤。無論各式各樣有着社會的不同地位的賓客，一齋都一樣熱情地，款待着，和周旋着。也就在這樣並無差別的熱情的款待和周旋之中，賓客們也都各各忘記了自己的身分和地位了。這裏，我又看到了我的隔膜了的故鄉，這裏，我又看到了我的盤子的山國裏的人性的美德，和社會的美德，並沒有完全死滅。但一齋不過是一個所謂的普通商人，還對於所謂進步的，現代化的社會，對於只知道以綢和布而決定了人們的品級，只知道以黃金和赤銅而有着不同的表情的資本主義和準資本主義的社會，所給與的嘲弄和諷刺有多大啊！

除此以外，一齋對於朋友的交與，也似並不計較着年齡的不同，或所謂班輩的差異。譬如，以可悲的幼齡，死在日本海上的聶耳，在姻親方面，還是一齋的晚輩呢，但一齋每和我談到聶耳的事情，就好像老朋友一樣的親切。又如，在炎夏的時候，大家約着去裏養魚塘，在沙灘上，無論老少男女的朋友都有。一齋自己也活潑得如同一個年青人一樣。有時，且讓最幼小的公子，騎在自己脫光了衣服的脖子上：「來，爹爹驮着你下水去呀」。說着，最幼小的公子，還在脖子上殺殺的怪叫，一齋却將他撲冬地，摔在海水裏，又浴溼着讓他伸出頭來。「好玩罷」，他說。「外國孩子也是如此的」。他又鼓勵着。就在這樣的生活和訓練中，一齋很想使他的兒女，尤其是最年幼的兒女們，洗却了一般所謂的商人或有錢人的習氣。

就這樣，我的們來往，一天一天的親密起來，我們之間的關係和理解，也一天一天的加深了。這時，一齋每來，或在一處時，也親切地談着些家庭和姻親瑣事，朋友和社會關係，也商量着生活的許多的計劃和理想。這時，我纔知道除了面上的笑容以外，一齋的心的底裏，也有着多少的寂寞。而一齋的夢，也似乎如同他的生活一樣的矛盾，純潔，而健壯，美麗。他幼年也是生長於一個愛患的家庭，年長讀書，也並不怎樣的如意。後來也當過僱傭性質一樣的小學教師。做生意，也經過了多少次的失敗。他的商業之有着向上的發展，似乎還是最近幾年，尤其是抗戰以後的事。但他並不以這樣的事業爲滿足。所以，他一再和我計劃着怎樣擴充了讀書生活出版社，並說要推廣到南洋去。許多文化界的朋友也要約來參加。可惜這些計劃都沒有實現，而雲南的讀書生活出版社也終於停閉了。在上海方面的總社，在敵偽的統治和壓迫之下，也當然不能逃脫了被迫閉封的命運。但讀書生活社，總算在中國出版界，出版了幾部普遍流

行，且於讀者十分有益的書，甚至於劃時代的譯作也有。而這，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幾乎是一齋一人獨立支持着或計劃着的。譬如有一次讀書生活社新出的書籍，有十八大箱被扣留在廣州灣，一齋惦念着，焦灼着，恐陷敵手，每來就和我談到這事，並籌劃着去搶救的辦法。這當然需要一筆大批的款子。而這時，一齋的手中，並沒有充足的活錢。所以，有一次，他甚至於很勉強的去和一個朋友商量。也終於無結果，還是一齋自己籌款，將這十幾箱書籍搶救出來。後來，這些書，仍以原來的定價，在雲南很快地銷售完了，而一齋的損失，已屬不貲。但他似乎並沒有想到這些。正相反，還如同做完了一樁想做而終於做到的事情那樣的滿意和歡喜。長圓的腦袋上，兩隻炯灼的眼睛，一見面，又是笑容可掬的了。此外，我直接間接所知道的幾個文藝團體，和文藝刊物，都曾經得到一齋的經濟方面的支持，和精神方面的鼓勵。許多到外地讀書或做事的有志青年，及戰區流亡到雲南的文化界的朋友，苟有緩急，一齋亦儘爲設法。而尤其可感的，則是有一次，一個極富於熱情和夢想的青年朋友，自己的生活的點沒有一點沒有計算到，總是辛勤地在編導農劇，和改良農劇，說是這是教育民衆，動員民衆的極其有效又有力的文藝工具。所以在夢寐中都似乎在計劃着努力着這項工作。一天，我到了他的住處，那是在破爛的文廟的一角，屋外有的是古柏，烏鴉，和梟鳥，屋裏則是破敗的神像和散亂着的舞台用具，和紙筆。而一談到戲劇和藝術，總是那樣的熱心，興奮，差不多將自己肚子餓了要飯吃的事情，都忘記得乾乾淨淨的了。一天，我和一齋說到了這事，當晚一齋即送了小小的一筆款子去。這給與這個青年朋友的鼓舞，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不幾天，文廟裏的一個蹩腳的舞台上，終於上演了幾齣頗值得稱許的嶄新的農劇，而器具布景之類，也似乎是極其考究了的。但這究竟敵

不過麗家班和飛機運來的「五彩歌舞鉅片」之得到了社會的支持和擁護，所以這個劇社，也終於不能不開門了。又有一次，一個遠方的朋友，說是看到了戰區流亡到湘桂各地的難童，凡是所謂標緻可愛的，都被名流或要人挑選去作乾兒女去了。剩下些癩利頭，爛眼邊，或手脚粗笨的，似乎並沒有人注意。因此就將他們聚攏來，在重慶辦了一個難童學校。自然，這樣的學校，有力者的援助的手臂，是輕易不會伸到這裏來的。因此，他們的經費，時時刻刻都在困難拮据之中。大部分的先生也都是義務的性質。但一齋知道了這，也立即寄了小小的一筆款子去。而這些，都如我身受了一樣，使我對於一齋有着這多的感激，和這多的敬意。所以，後來一齋的許多事情，苟有問及我的，我都不自外的貢獻了許多的意見。如雲南大學及附中的捐贈圖書，大家都知道古色古香的線裝書，和所謂洋裝燙金的外國善本，纔值得在堂皇最高學府被閱讀着。當然，這是必要的。但這不是說我們的青年學子，都得在思想上或生活上不是做古人奴隸，就得做洋人的奴隸。爲甚麼不使現代的中國青年，除了古書和洋書而外，不多閱讀一點說到中國現實，和世界現實的書呢？爲甚麼除了做死了的主子，與活着的主子的奴才和順民而外不叫中國的青年學習做一個活着的中國人，和活着的現代人呢？一齋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所以在昆明以外的各地，苟有比較健康，比較也接近現實的書籍，我和別的幾個朋友，都代分頭挑選，即由一齋付款，然後由一齋捐送到各學校去。當然，這其中的一些書籍，一齋也是極其細心地看過了。密圈細點，有時且背誦，且摘錄。不斷的讀書和進步，使一齋的生活，也不斷的從商人環境，從雲南的社會，自己振拔出來，更美麗，更開朗地發展着，和創造着。

所以後來一齋計劃着想着一次遠行。這異乎從前遊大江流域，遊天台雁蕩時的僅是滿足自己的一種壯快的遊興和豪情。一齋對於這世界，大約想作更進一步的認識，和更進一步的努力和服務的了。但以種種條件的限制，尤其是交通的不便，這種計劃，也終於未能實現。但仍在工作各種知識上的準備，和努力。譬如後來一見面，就問，近來有甚麼可看的東西出版沒有？因此，無事時，總是約着到書店裏選購書籍。如有認爲可看的，一買就是幾十部。這是除了自己閉看以外，還要分送朋友。這是多麼慈愛，多麼溫情的一種用心啊！他希望朋友們都如他一樣的進步，都有着他一樣而且一致的呼吸和脈搏呢。後來，據我所知，有些朋友，對於一齋送去的這些書，並不都感到興趣。但以一齋的好意和熱心，且一再送了又送，也終於不能不略看一看，而這在一齋，却已是莫大的歡喜和滿意了。

★

★

★

★

★

一齋十分自愛，且十分熱愛着朋友的一例，則是對於李芷谷先生。李芷谷先生，是一齋所認爲天才極高的人。但後來，終於戴着陸軍中將的頭銜，走到復古的路子上去。生活極端的頹廢，和消極。一齋每和我談到了這，輒不勝惋惜，和戀念之至。還有「廢墟詩詞」的作者，還有在緬甸大學一面吸大煙，一面講着很深的佛學的一個和尚。一齋對於他們，都時時作很高的讚美，和很深的惋惜。所以，後來，一齋很希望我和李芷谷先生見面。我自然很知道一齋的用心，所以終於見面了。李芷谷先生的住屋裏，一面是擺滿了煙具的炕牀，煙霧迷蒙得幾乎使人看不清楚住屋裏面的人物。一面則是大條棹上全堆着書畫碑帖和文具，和一個大得如同磨盤一樣的筆洗和硯池。芷谷先生自然也知道了這齋的用心，所以態度很客氣。但瘦削蒼白的臉上，

冷潑的兩眼，說明了一個自以爲天才者的驕傲和自信。這時，我們能說些甚麼呢，也只有約略談到了掛在壁上的一幅齊白石的繪畫，喝了一杯清茶，如是而已。但一齋對於芷谷先生，仍是戀念不置。「這總得讓他不要躺在床上纔好」，他說了又說，一直到芷谷先生肺病而死，還不相信中醫，一齋還是對於芷谷先生想念着，惋惜着，也是慨歎着，和詛咒着。但我知道這種詛咒，是充滿了一齋對於朋友的滿滿的愛護和熱忱的。

又其次的一例，則是柏希文先生。柏希文先生人格的偉大，和思想的卓越，我在「詩人教育家柏希文先生」一篇短文裏，已略有敘述。祇是，這時的柏希文先生，還在相信英國保守黨和張伯倫的外交政策，且對於俄國文學，也似乎認爲還不能如同希臘羅馬及英法的古典文學一樣，應得到它應當得到的地位，換句話說，俄國文學還是非正統的，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這或者也是一齋希望我和柏希文先生見面的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所以我們終於在鬧市裏的柏希文先生的陳舊破敗的小樓上見面了。柏希文先生熱情而又天真地談着他的生活，和各種文學上和政治上的問題。在這裏，我看出了一個熱情詩人的可愛和固執。這可愛和固執，很適宜於使他成爲一齋生活的悲劇的主角。而柏希文先生，也果然成爲這樣的一個主角，而寂寞的去世了。這給與一齋的惋惜和戀念，也如同對於李芷谷先生是一樣的。

其他一齋像這樣熱愛着朋友，和鼓舞着朋友的故事，還多得不能勝記。對於現時一部分鄉愿的學者，流氓文士，和螻蟲式的教育家，以迎合世態，傾污真理，吞噬青年，撲殺光明和希望爲一生的至高無上的業績的這可悲的現象，一齋也極關心。因此對於真心服務於教育或文化的朋友遂特別的敬重和感勉，如一次一個從事於教育工作的朋友，也是以一齋的一言而堅定了

自己的志向和毅力。又一次，一個心情正直而謙和，對於學術極感興趣的朋友，對於一些人約去幫忙的信，不知如何置答。最後，也終於以一齋的懇摯的意見，而決定了最後的辦法。又如胡小石先生來演講學，能够如一齋那樣對於胡小石先生有着正確的理解和合理的尊敬的，即使在大學校裏也就並不多，所以胡小石先生之齋演，一齋和我都十分惘然，也各各作了多少的努力。但終於無補於事實。惟有這個詩人的詩歌和風範，和滿是熱情和正義感的生活的故事，供我們共同的回想，和共同的憶念而已。

★

★

★

★

★

所以，一齋之爲汽車碰傷，很意外的死去，無論知與不知的友人，都感到了如同斷折了自已的手臂那樣的難過和傷痛，那是無怪其然的，他的事業，他的人間的事業，還正在開始，許多友人，亦以他爲一個重要的中心，重要的紐帶，而互相聯繫，互相推進，現在，不情的死，將他劫去，也劫去了和他關連着的最可珍貴，最是無可補償的一切了。有兩個朋友說，聽到一齋的死，部各各很很的哭了一場。唉，眼淚並不是恥辱的啊，一齋究竟以何種生命的代價，而換得了友人們的這多的想念，這多的傷痛，和這多的眼淚的呢？

現在，在涼秋的陰雨中，我們送着一齋的靈柩到墳墓上去了，靈柩緩緩的走着，我心中充滿了無限的秋意，連綿的秋雨，也似乎是在我的心中低泣。我的左右，再不會有一齋連跑帶跳的並肩而行了。彩亭裏面的遺像，雖還音容如生，祇是已遲滯地被兩個瞌睡似的老人抬着，緩緩前進，我也放緩了我的脚步。這是我和一齋最後一次的並行。我的脚，好像繫着沉重的鉛。我也在走着鉛一樣的路。一直到了墓塘，然後又坐汽車，到了墳山，看着一齋的下葬，行

了最後分別的敬禮。——這真是生死的永別了。這裏，山高樹茂，一齋也可以閉目長眠了罷。並且，在這裏的左上方，我自己的父親，也安葬在這裏，生時一齋不是和我父親談過八大山人、的畫、和康南海的字，使我父親很高興，認爲也是一個很談得來的朋友的麼。又在左下方，則是一齋所熟識的聶耳的墓。死而有知，也當不會寂寞。所以，長眠了罷，難忘的友人，閉目長眠，如同一個不怠懈的走着自己的生命途程的人，雖然還不是走完了自己最理想的生命途程的人。最理想的生命途程，是有志，有識，有力者共同的大道。走不完的路，即讓後人或後死者去繼續着努力去。在你，似乎很不必有甚麼遺念或繫念的了。所以，最後我們禱祝了這裏的和平而慈愛的大地和山林，受納了你的永久的長眠和安息！

卅一年、九月廿三日、昆明·西山

（詩與散文第二卷第四期）

第六輯

應該是「巡按」而不是「蛻變」

——寫於蛻變演出之前

在以古裝的炫耀，甚至於以不正確的主題，取悅於觀眾的歷史劇風行一時的時候，目前，復行的「離離草」的上演，總算多少扭轉了，昆明劇壇的風氣，使中國抗戰的血腥的現實，又重新出現於舞台，也使大後方麻木而昏聩了的小市民們，又嗅到抗戰的火藥味。這不單是有益的努力，簡直是有關世道人心的貢獻呢。我以為離離草工作人員之有卓見，和毅力，其原因也就在此。到了新中國劇團來滇以後，似乎更進一步了。由我所看過的他們所表演的舞蹈和短劇，和所聽過的朗誦詩和歌曲，那是純樸而深刻的新內容和新作風，而又確然是中國人民所有的新內容和新作風。所以這在西南大後方，尤其是在昆明，有着新意義與新內容的人民藝術之被搬上舞台，這似乎還是第一次。最近，他們又要正式公演曹禺的「蛻變」了。以他們對於新中國和新人民的藝術的認識和努力，以他們所有的經驗和修養，來表演這樣的劇本，其成功當是不卜可知的，只是對於曹禺的這個戲本，我似乎有着另一種的看法。

我以為曹禺的劇本，對於表現帝國主義文化和平封建文化所蹂躪統治的都市和農村的現實，比較最為深刻。所刻劃的人物，也以這方面的人物最為生動，最為人所熟習。對於新社會的

表現和新型人物的描寫，似乎便不是他的所長了。他所表現的新型的人物最多，最成功，也祇是止於周冲，方達生這類有熱情，有夢想，而對於腐爛殘暴的舊社會，了無辦法的可愛的良善的青年，而這類青年，似乎也正是曹禺的自己。在我三年前見到曹禺以後，知道他並不是如我讀他的劇本時所常常想像到的飽經憂患和人世閱歷的中年以上的作家，而却是這麼溫純而沉靜的青年，我更相信了我的這種意見了。所以他所表現的，和刻劃的典型的人物，祇是到周冲和方達生而止，祇是到他所感覺和實生活所體驗到的人物而止。超過了這個範圍，便不是他的創作力和表現力所能及的了，人不能脫離現實，自己提着自己的頭髮，拔地飛昇。所以在他描寫魯大海，（雷雨劇本中的一個工人模樣的私生子）便比較同（劇本中的其他人物，少有現實性，和真實性了。在「蛻變」中，如丁大夫，與梁專員這類更進一步的新意識形態的人物，也更不是曹禺所熟習的典型的人物，那簡直是虛構，是想像的了。而且，這樣新型的人物，如丁大夫，也絕不會以溫馴的淑女一樣的姿態出場。更不會自己毫無感覺的，盲目的如鑽突在荊棘蒼亂的石巖中的小羔羊一樣，自己「自動的」投身在這樣營私舞弊，甚至於為漢奸或國賊所主持的醫院裏去。又如真知道了大後方中國的政治局面和社會現實，像梁專員這樣的人物，也絕不會突如其來，並且也絕不會以這樣十分傳奇的且幾乎近於有些滑稽的姿態而出現，所以像這類比較新型的人物，可以說純然是想像的，虛構的，不存在的，或者說為曹禺的生活經驗所不易理解，或者說所不易熟習的。因此在全劇的結構上，遂顯得還不完整，在描寫的手法上，也就多有些矛盾和不調和了。我以為真正理解了中國政治的現實和社會的現實，尤其在抗戰的最後幾年，尤其是在抗戰的大後方，要描寫了如蛻變中這樣的題材，這樣的人物，則似乎以果戈里

的巡按那樣的手法，那樣的辛辣的諷刺，來將這政治和社會的醜惡和黑暗，毫不留情的揭發和暴露，似乎比誇張的粉飾，或希望的花紙的裱糊，要來得調和些，也是更真實些，更深刻些。劇戲的效果，也是更偉大更有力些。

所以，甯是巡按而不是蛻變，甯是男女政治的騙局，而不是丁大夫與梁專員。中國的蛻變，並不會從這種機構裏變得出新生命來。中國茁壯的新生和幼芽，也並不在這一方面生長，而且這正是爲曹禺所沒有看到，所不易熟習的，爲曹禺所忽略了的。中國的新生和幼芽，在中國人民的泥土裏中，新的蛻變，當是大批人浴着血汗的生長，而另一大批人却在罪惡與欺騙中倒斃下去，而這樣的人，又不是周冲方達生那樣之類的青年所能想像，所能創造的。周冲方達生所能想像所能創造的，也不會是這樣有真實性和現實性的人物。所以，結果只是淑女傳或美人畫一樣的丁大夫，與沒有來源的公案小說的梁專員，突然出現到抗戰多年以後的舞台上來了。

這便是我以一個普通觀衆的資格，對於曹禺劇本的看法，和對於蛻變的看法，如果新中國劇團諸君，並不以我們這話爲大過於外行，那末，於劇本演出時，最好仍是參考了巡按的手法和技巧，使這個劇本的現實性與真實性，更充分些，使這個劇本更能照出了大後方政治和社會的真實的嘴臉，而不僅僅是以希望中的人物和現實，來模糊了觀者的已經朦朧了的眼睛。我相信新中國劇社的演員們，是有此認識，也是有此魄力的！

三十五年七月六日（雲南日報）

「孔雀胆」的另一種看法

——并附論社文秀

「孔雀胆」終於在雪南上演了。以「孔雀胆」的史實，和「孔雀胆」的劇本對照一看，則作者應用史實的靈活，情節的緊湊，與對於幾個重要的典型人物的創造，都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大手筆。以歷史題材創造新的史劇，從清末中國有了話劇運動以來，據記者所知，這似乎還是一部重要成功的作品。

祇是就劇本的主題說，作者強調了忠奸的鬥爭，這在時代或現代的意義上說，似頗有商榷的餘地的。因為史劇究竟不是歷史，即便史劇並不能完全違背歷史的事實，但對於這個史實的看法，對於歷史題材的處理，以及劇本主題的構成，劇作家因此是有着相對的自由，這樣，史劇纔會有着創作的意義，纔會有着時代或現代的意義。所謂史劇的劇本，亦纔會是詩的，而不是史的。

因此，同是一件歷史的事實，同是一種歷史的題材，但由於詩人的時代不同，所構成的主題也就不同了，「孔雀胆」的中心主題雖作者一再說明乃是「善與惡——公與私——合與分的鬥爭」，顯然避免着用忠奸兩字。但事實上這劇本所表現的，乃正是忠奸的鬥爭。忠於主而失敗，忠於夫而失敗。這在抗戰的現時，在中國民族與暴敵相搏鬥的現時，在中國民族爭求解放與獨立的現時，作者乃強調了這樣的主題，究竟頗嫌於時代的意義的不足。因為忠奸的問題，

尤其是忠於主子的問題，似乎於我們的時代少有關係。事實上段功的失敗，從現代的觀點，現代人的看法，應當是妥協主義的失敗，和投降主義的失敗。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根本矛盾，猜疑和不信任，絕不是主子的一時的「寵」，與奴才的澈底的「忠」，所能解銷了的。所以，段功雖如作者所說，是「大理石的化身」，是「雲南的阿坡羅（太陽神）」，是有著「端嚴，公正，無私，勇敢而又嫺雅的精神」，但仍然不能免於失敗，不能免於被殺戮。因為在任何侵略者的主子面前當奴隸或奴隸頭，在任何利害不同的壓迫者的面前盡忠盡孝，終於要遭遇到失敗，且是可怕和可悲的失敗。在此時的中國，來處置這樣的事實，似乎只能如此，也應該如此。這點，徐飛先生的看法，我是完全同意的。（編者按：見公演特刊徐飛先生「孔雀胆主題」一文）。

因此，也令我聯想到在中國近代史上同是以滇西大理為根據地而產生的一個英雄——杜文秀。他的悲劇的故事，便與段功恰是一個強烈的對比。段功之投降，妥協，最初的報酬是一個官章政事的高官，和一個美麗澄澈的公主；最後的報酬，則是毒害和殺戮。杜文秀的悲劇，則是一個窮秀才（與段功之為段氏第九代總管，自然又不同了），當初為被虐待或歧視的回民鳴不平；舉事以後，則是漢回不分，成為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大眾和小商人工業者的領袖，與地主官僚和滿州民族的政權作慘痛而壯烈的鬥爭。及事已不可為，則犧牲自己，服毒投敵，要以自己的生命或頭顱，企圖保全大理全城人民的不被屠殺和蹂躪，這裏不但是杜文秀的仁勇，與段功的無知，不可同日而語；即杜文秀的悲劇的嚴肅性和壯烈性，與段功的故事，亦何能相提並論？因為，後者是一個浪漫英雄失敗的悲劇，前者則是一個民族英雄或革命英雄的悲劇。

是的，民族英雄和革命英雄——在雲南，在民國三十三年的今天，應該不會再有甚麼歷史的偏見或民族的成見，阻止了我說這樣的話了罷？

所以，同是悲劇，同是英雄，但以出身不一樣，感受不一樣，要求也就不一樣，所表演的悲劇的嚴肅性和壯烈性也絕不一樣。然而，段功的故事，總算先上了舞台了，杜文秀的故事，至今似尚埋沒在不完全或不正確的史實，與人們的偏見，成見，或俗見的泥土裏。這似乎是杜文秀的不幸而是段功的幸運，但即使是幸運，仍不過是一個浪漫英雄的幸運而已。不信，但看舞台上高頭大馬，有着戲劇性裝束，並擁着美麗的異族公主出場的段平章罷！（真報）

離離草的上演

在歷史劇的發展，漸漸的以不正確的主題，以古裝的炫耀，來逃避了社會現實，乃至於政治環境對於文藝的可悲的限制，來迎合了後方都市的醉生夢死的生活，來滿足了都市市民的樂以忘憂的要求。這時，旅昆劇人，却上演了夏衍的離離草，這個現實性極強的抗戰劇本，使遠在大後方的民衆，又重新在舞台上接觸到了前方的火藥氣，又重新喚起了對於東北三千萬民衆受難或被壓迫的回憶，因而振作了被腐敗貪污的政治現實，和頹廢墮落的社會現實，所麻痺或癱瘓了的抗戰精神，也清醒了被譎誤或欺騙的理論與情報，以及盟國勝利的消息所沖蕩得昏聩胡塗了的頭腦。這對於時代的意義，尤其是對於後方民衆的教育意義，真是難以估量。和難以想像的。換句話說，離離草的演出，正是一根嚴厲的警惕的鞭子。要鞭撻了後方的荒淫和無恥，

覆滅了後方的麻木和不智。要使他們重新站立起來，面對當前悲壯慘烈的現實，迎接了這悲壯慘烈的現實！

所以，我以衷心的歡喜，歡迎了這個劇本的演出。也懷着至誠的希望，禱祝了它的效果或影響，能普遍深入到後方都市每一市民的心裏。使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東北民衆在美麗的國土上所留下的血跡和眼淚。使有耳朵的人，都能聽到了東北民衆的叫喊和對於關裏的人們的期待。

而在我，因為個人對於白山黑水的幾乎如同第二故鄉一樣的難忘的留戀，和生命的腳踵上還殘留着八虎力河一帶的泥垢風沙和灰土，所以，對於這個劇本所感到的激動更深，對於這個劇本所負的義務也更大，因此對於這個劇本所給與的警惕與鞭策，也更痛苦而深刻了。劇本中每個人物的動作和對話，都使我這樣的熟習和親切。而更其熟習和親切的，則是他們的無窮無盡的苦難的生活和流血，他們的艱苦卓絕的忍耐和鬥爭。唉，我的東北的同胞們，我們的這麼純良，也這麼倔強的中華民族的兒女，我和你們，都一樣的喝過了北國的風雪，也踏過了黑龍江的山坡和崗巒，也飲過了松花江的長流水。讓我們都一樣的不懈怠罷，所以，也讓我的毛筆如同你們的鎗槍一樣的都不要輕易饒恕了我們的時代的共同的敵人。

因此，也就對於這個劇本不能不有着近於嚴刻的批評和近於嚴刻的要求了。

第一，劇本以東北民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爭為主題，但於民衆的敘述，似乎太少。不強調了民衆的苦難和民衆的力量，則東北民衆的反法西斯戰爭，那怕是最局部的反法西斯的戰爭，幾乎是很難理解的。而在這裏，民衆的場面，無論正面的描寫或側面的暗示，都似不夠，甚至

於沒有，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美中不足。

其次，劇中重要的主角，如王秘書，如副官馬順，如未出場的廢團長之類的人物，據我所知，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他們大都和大部分東北腐爛殘暴的統治者的一系列，都是吮吸在東北民衆身上的馬婭。他們穿着中國人的衣裝，却執行了日本人的任務。對於民衆的不情的剝削，壓迫，和屠殺，並不弱於九一八以後的日本人，即在九一八以後，他們有的逃到關裏當富翁了，有的也一槓的戴着顯赫的官銜，而仍然並不忘記或放鬆了對於東北民衆的鞭子和絡頭。即使也有像劇本中所說的那樣的團長和那樣的秘書和副官，以田地被圈，房屋被佔而奮起抗爭，但單單的，或過分的強調了這樣的英雄，似於九一八以後游擊隊和義勇軍普遍活躍的東北社會的實情，並不甚十分符合。

第三，在空前悲壯慘烈的民族解放戰爭過程中，中國社會的一切，乃至於心理或精神的現象，都在加速度的崩解和分化，在起着質的變化了。因此，在敵人進攻，主人逃避，整個民衆紛起抗日的社會印實之中，像馬順那樣在主奴關係中所蘊培出來的壯烈忠勇，報恩殉節的心情，是否還會被保持得那麼完整，而不會多少有些變質或蛻化呢？在抗戰的現實過程和民族解放的現實要求之中，這種封建殘餘的心情，是否還有保留或表彰的必要呢？這也似乎是極值得加以斟酌的。

總之，因為；吃了幾天東北的窩窩頭和高粱米，或者對於東北的情形和東北的民衆，遂略有了了解，也就多負了一重無形的責任。因此，對於最感興趣，也是最能喜歡，且足以轉移劇壇風氣的一個以東北民衆的抗日戰爭爲主題的劇本，却很少有真正民衆的出場，遂不覺得多說了

幾句題外的話了。

「前夜」「黎明」和「黑地獄」

看到了「前夜」，「黎明」，和「黑地獄」的同時演出，令人感到雲南的話劇運動的活躍；在雲南的文化工作，也似乎以話劇的運動最有成績，最爲進步。

不過我們還不滿足，我們還要求從事話劇運動的朋友們，更虛心地互相學習，更誠懇地彼此合作，來開展了雲南的話劇運動，來發揮了在抗戰建國過程中戲劇運動對於喚醒民衆，動員民衆的偉大的功能和作用。

雲南無疑的，一切還在啟蒙時代，真正的话劇運動，也只是少數劇團在短時期內才發動起來的。因此我們觀摩學習的機會比較很少，不像在沿海大都會地方，人材濟濟，一切物質的設備也較方便，所以很容易進步。爲補救這個缺點，我們便不能在極其簡陋的環境裏面，互相學習，和密切的合作了。

事實上，我們也真的有着值得我們互相學習的地方。譬如這次「黑地獄」的上演，主持的人和演員的苦幹和認真嚴肅的態度，以及「前夜」和「黎明」方面的對於演出的技術之成功，還都是極爲難能，很可以供兩方面的朋友們，虛心地互相觀摩和學習的。又假使演員的安排和演出的時間能有極好的調整，譬如能將極有卓越天才的演員如以表演白次山的，劉志誠的，以及「黑地獄」裏的金姑娘，李大嫂，洪疤子，蕭漢江諸人，聚集攆來，即使在雲南，也必能上

演了任何偉大的劇本，給雲南社會以更偉大的影響和更良好的印象。我們愛護話劇運動，愛護真實的演員和導演家，更愛護從事於聖神崇高的藝術工作或話劇運動的那坦誠互愛，和嚴肅合作的的精神，所以在看了「前夜」「黎明」和「黑地獄」之後，想到了辛苦地在雲南社會的曠野和沙漠裏從事於話劇運動的少數的朋友們，遂不覺要向他們提出了以上所說這個進一步的希望和進一步的要求，也是祝他們更深一層的進步和有着更偉大的成功。

最後，我也是如同黑地獄的特刊裏，方翼先生所說的向金姑娘這個角色致敬！演一個極墮落的女子，而不失其極高貴的心情，這是需要何等的手法，何等的技術，也是需要着何等的認識和何等的魄力！而這次表演金姑娘的，（聽說還是一個初次上演的人）却這些一切都已做到，不單使我們完全滿意，也是使我們發生敬意。所以我想，如同我從前看到曹禺的日出第三幕劇所想到的，也如同我在上海時，在黑夜中，懷着痛苦的心情，看着肉牆一樣的四馬路的野雞的隊伍時所想到的，我想到假使我是上帝，是天國的兒子，我到了人間，我含着眼淚所撫愛的，當是金姑娘這一類型的受難的女兒，而不是那些幸福，快樂，美麗得如同白魚，靈巧得如同耗子一樣的摩登女人！又假使我是天國的女兒，是降落到人間的天使，我所表演的，也應當是金姑娘這樣不幸而悲苦的角色！我願意活在她們的生活裏，和他們一同受難，並說出了他們的永劫的苦痛，悲憤，無光的希望，和無助的不幸。

朵斯陀也夫斯基在他的罪與罰裏，說着在地獄裏織補破襪的女王，說着青年羅提亞跪在妓女索尼亞的面前，理由是她代表了人間的受難和不幸。爲着這同一的理由，所以我永遠詛咒那些以花旦一樣的心思和態度來表演了金姑娘這樣人物的演員；也永遠詛咒了以看花旦那樣

的心思和態度來看金姑娘這樣腳色的觀衆。這次，金姑娘的演出，演員和觀衆都似乎洗脫了那傳統卑劣的惡習，這自然是極值得稱道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也希望了任何表演金姑娘這樣腳色的演員，永遠地如同神之受難的女兒一樣地更驕傲，更尊嚴的進步和努力！（黑地獄特刊）

「血火」的創作和演出

(一)

中華民族的神聖的抗戰，便是中華民族的最偉大的創作！各地的血火的鬥爭，各地的英勇的流血，各式各樣的人，各以各式各樣的手法，冒着各式各樣的艱難和辛苦，都在一致的爲着國家民族的解放，盡着最忠盡的，悲沉而壯烈的義務！這是中華民族的活的史詩，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的最偉大的現實的戲劇，現在我們却有這個機會，將其中的一小部份可能的人物和事績搬演到舞台上來了。

劇情在當初似很想以「山河淚」作根據而改編，劇名則選定了當時所提出來的兩個字「血火」，又因爲以南京最近所發生的事件爲背景，所以又叫做「金陵血火」。但由於編者的豐饒的經驗和敏捷的手腕，且很迅速而有力的應用了最近南京醜類和漢奸的中毒事件，劇本編出以後，這已是一個嶄新的劇本了！這裏面完全說的是現時中國的事，和現時中國的人。這各式各樣的中國人的各式各樣的報仇和雪恥，各式各樣的血肉鬥爭！這是不拚不扣的中華民族的忠勇的兒女，無論他們或她們是受着怎樣的摧殘，受着怎樣的侮辱和蹂躪，却沒有一刻忘記了他們

的祖國，都在準備着以最後的一滴血，最後的生命的火力，裝進了生命的毒杯和炸彈，毒斃了敵人和粉碎了敵人。

讓我們都記着吧——

「個人事小，國家事大。」

「在沒有將日本鬼子驅逐出境以前，我們沒有快樂，也沒有高興！」

以此，這也正是後方民衆的一面透明的鏡子，我們願意號召着所有的民衆，都來看這個劇本，這個中華民族的忠勇兒女的「血火」的創作。——也讓這些戰士的血火，能洗潔了後方一部份的墮落，貪污，動搖，自私，甚至於挑撥，中傷，爲敵人作了並不受人僱用的間諜，甚至於甘心賣國，如汪墳海及其徒子徒孫們的荒妄無恥，中華民族的神聖的抗戰的血火，却無疑的必得將他們完全燬滅！

(二)

所以這是一個血火創作的劇本，至少是以血火的鬥爭和人物作爲創作的題材的劇本，一個新成立起來的雲大劇團，在第一次的處女作的演出，即選中了這樣的一個劇本。這是一種頗不偶然的榮幸，雖然也是一種頗爲冒險的嘗試。以設備的踴躍和演員的經驗與技術的缺乏，這或者會使這個劇本不能充分的發揮了它所應當得到的效果。但觀於過去雲大同學服務社會的樸誠而苦幹的精神，則他們對於這個劇本的演出，也當是如同過去所作的街頭書展，木刻展覽和露天歌詠一樣的嚴肅，認真而誠摯。希望他們以這種虔誠的態度來稍稍的彌補了他們的技巧上的欠缺。幼稚並不是一種過惡，希望他們在幼稚中健全，堅強和長大起來，也希望社會上的愛好

的藝術的朋友們，許可他們，並也幫助他們，在幼稚中健全，堅強，和長大起來。

雲南的話劇，無疑的到了現在已經有着空前的進步和很輝煌的成績。惟不知是否是語言的阻礙，總覺得每次的演出，大體都是對於佈景燈光和表情動作這方面的成功比較要大些，對於對話或言語，似乎還少有講求，譬如還不能使言語清楚，明瞭，而響亮，且輕重疾徐，恰到好處，使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如同鋼針一樣，如同詩歌一樣。這樣當然不能充分表出了話劇的詩歌的美，和給人以更為動人的深刻的力量。即如這次藝師所公演的「復活」，這是極不易演出的一個偉大的劇本，藝師這次的演出，在佈景燈光尤其是在化裝方面，不能不說指導者煞費苦心，所以才能有這樣的成功。但因爲一部份演員語音的瑣碎和對話的平弱，不能與偉大的劇情和偉大場面相配合，這未免是一點美中不足。所以我們希望這次雲大劇團對於言語或對話的特別注意和特別努力。如能做到清則如水淨沙明，疾則如山泉激響，壯則如洪鍾暴發，或山嘯海鳴，這樣，從言語或對話方面的認真的講求，使語言也能有着凸形的，立體的表出，或者能充分的發揮了話劇的動人的力，和話劇的詩歌的美！

「舞台上的每句話，每句末語（Catch word——其實應譯作關節語或交代語），都負有有限的旨趣，都要去暴露主題，去表露某種社會性格。」我以為這在表演「血火」鬥爭的劇本，在表演血火鬥爭中的英雄或戰士的時候，更應當如此！

六月二十一日（血火特刊）

第七輯

忠實於自己

懷着滿滿的希望和歡喜的心情，看到了許多青年的九月應徵的作品。其中有來自墨江的，石屏的，華寧的，羅平的，姚安的，和昆明的。從內容和作者的附註看來，作者的大部份是學生，也有工人和公務人員。作品的內容，有的是小說，是速寫，是雜文，也有着木刻。將這些攤開來在眼前，雲南社會的諸相，和許多不認識，然而也並不陌生的青年人們的心思和努力，都好像活現在眼前了。雖說那些作品，除了少數的一兩篇，大多數是很幼稚的。然而作者的態度却很真摯，他們的努力，亦極令人欽佩和歡喜。譬如一個學木刻的，在沒有同伴，沒有工具，也少有知者，得不到同情和鼓勵的雲南，要想作這樣的工作，是頗需要相當的識力和毅力的。據我所知，雲南似乎祇有一個青年在默默中努力，在人所不注意中學習，而且進步迅速，成績亦頗可觀。我喜歡這樣的青年，毫無依傍，也並不誇張，更不裝點名流，自作風雅，祇是在沉默中努力，認真的創作，並不想從人間獲得甚麼，而祇是爲時代和社會作了最忠實的服務。所以讓我再說一句，我十分喜歡這樣的青年！祇是這樣的青年似乎太少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腐爛了的文明，和沒落的故鄉的農村的經濟，這些都時時在腐蝕着故鄉的純樸健實的民性，在摧毀着還未長成的幼稚而脆弱的青年。市儈和俗物，懶惰而聰明的才子，和狡獪的惡少，到

處都是，這真的不是我所記憶得的故鄉了。我半年來都這樣想着，也是這樣的納悶着。但這次看了這些不知名的青年人們的寫作，聽到這些鄉下孩子們的聲音，似乎我的故鄉還沒有完全腐爛下去，在故鄉的山林和偏僻的鄉下，仍然保存著純樸的真實的生命。如我所知道的另一個努力於木刻的青年即是。他將他的木刻，拓在紙上，連木板也送來了。雖說圖案和線條都還很是凌亂，但在雲南如前所說沒有工具，缺乏鼓勵，且是初學，所以作品的幼稚是難怪的。但這種努力，究竟是極可佩服，極令人高興的事。此外還有一個大約是從前方回來的青年，所作的對於故鄉的速寫，那是我們的真實的活着的令人懊惱着的故鄉。所以，我們喜歡着這個青年，也喜歡着他的描寫着故鄉的病患和苦痛的作品。我們需要對於故鄉，對於大地，對於時代和社會的忠實而又真實的兒子。誇張的美妙的作品，和空想的欺騙的文字，那是權威者粉飾太平的工具，和沙發裏面的遊惰的紳士和少女們的小擺設，在我們的文藝的園地，尤其是在雲南，在莽荒，在還沒有人開墾過的新生園地，是不需要也不希望生長出這樣的東西來的。所以我們甯歡喜於幼稚而真實的寫作，即在形式上內容上，都有著或多或少的錯誤，這究比惡氣味的所謂的名家，所謂成熟作品無毒。所以，凡大致可以看得下去的，都選出來，登在這裏了。這雖是雜草，但不是蕪草。而且，我也希望在這些雜草之後，慢慢地會有茁狀美麗的鮮花生長出來。

此外，還有些青年在文稿或信稿之後寫着許多要求給與指導和切實的批評的話，這在態度上是極其誠懇可愛的。雖然，他却不知道青年人們的最切實而有力的指導者，乃是青年人的自己。最嚴格的批評，也祇是生長於自己的最精動的閱讀，觀察和學習。所以，忠實於自己罷！忠實於自己所想的，所見的。永久的忠實，並不斷的進步。文學和藝術的精魂，便在於最忠實

的生命的極活潑而有力的血液裏。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文化崗位三四期合刊）

論 讀 書

中國是一向以歷史悠久，書籍之多，和以能讀書自豪的。但在現在看來，所謂讀書，除了一部份有真知碩見，有強毅操守的碩學和賢者而外，大部份人的讀書，便很難說那不是一種精神上的躑足運動。譬如說：以讀書爲消遣，以讀書爲裝飾，這樣的結果，遂使讀書越多越使自己的生命精緻而脆弱，越使自己的生活 and 社會現實隔離開來。而在以君主及以君主爲中心的統治者集團所提倡所號召下的讀書運動，那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打煞和歪曲，也就是和前面所說的精神上的躑足運動。譬如以御撰，御批，御甚麼的著作爲人民或士子必讀的寶典和教科，同時又加以考試和科舉的甄汰，和利祿或地位的獎勵和誘惑，所謂重重網羅，層層限制，這樣的讀書及格以後，固然如同小脚婦人一樣的袅袅婷婷，很美麗，很高雅，足以偶於司馬遷所謂的妾婦倡優之列，供君主的垂青，觀賞和玩弄了，但在生命的本身却已變質和變形，成爲畸人，無形中銷燹了自然所賦與人類的飽滿健壯的生活力。

這樣讀書和學習便是生活過程中一種重大的損失，一種生活上的去勢或閹割。又就社會的意義上說，這樣的讀書被限定於一定的方法或範疇，一定的知識的領域，既與現實無關，復同

社會隔絕，不但不能從歷史和社會真切地學習了人類流傳下來的必須的寶貴的經驗。甚至也不能正確地認識了歷史和社會，更不要說理解人類大多數最崇貴的要求和推動社會的進步了。於是讀書人或士子成爲統治者粉飾太平，裝點時代的佞鬼和幽豎，讀書人士子也成爲萬人嘲弄的對象了。夏卿著中國歷史，很慨乎……書之的敍說了中國的文風學蔽，尤其在一唐宋以後，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應試之知，其敍也無恥！——這種無恥的讀書運動，當初是政府的有意提倡，後來則社會上習性非是，初爲固然。結果，讀書人或士子戴着紙糊的清潔，高尚或文雅的假冠，實際上却怯懦無恥，和麻痺地生活着，總是爲社會上，最惡最兇暴的黑暗勢力，自覺或不自覺的盡了最卑鄙的服務。

而這種風氣，在現在似乎仍少改變，並且異樣翻新了。譬如：「中國式」民主政治之發明，復古和作舊詩詞寫古文字之忽然時興，爲應付考試和升官而讀書之蔚爲一種風氣，留學運動之大走世利，各方呼應，如購獎券。這都是證明了我們的讀書人所走的，仍不外是逃避，裝飾，或避開的老路子。中國民族，如果要有新的前途，中國新生一代的人類，如果要有新的認識，和培養出新的力量，則這種讀書風氣，便不能不澈底矯正。讀書和學習，第一，在個人方面，是生命力的不斷的解放擴張，和充實。第二，在社會方面是接受經驗，是理解人羣，和推動社會的進步。除此以外，讀書和學習便沒有甚麼更值得稱述的目的和態度了。也惟有如此，讀書纔會使個人堅強進步。一天一天的走到確信，偉大和光榮的未來。也惟有如此，讀書人纔不會是社會的蠹虫和寄生者，而是光明和真理的尋求者和支持者，社會進步，人類幸福的先知和證人，而這一高爾基的一生，便是一個具體的例證和說明。他的讀書，既不是裝飾，也不是逃避。是和現實生

活連接起來。解救了心靈上的苦悶，也滿足了生活上的要求。因此讀書和學習，纔不斷的盡了解放，擴大，充實，甚至於武裝了自己的生命的作用。如他所說的：「給與理智及心靈以翅膀，那些書本，幫助了我在陳腐的泥沼上面，抬起頭來。在這個泥沼裏，要沒有它們，我也許會溺死，會被愚笨和平凡所吞噬的。在我的面前愈來愈擴張了那世界的界限」。（我怎樣學習，孟昌譯下同）。「只有知識才有救的人的能力，只有它可以使我們在精神上成爲強壯的，忠誠的，有意識的人。這樣，人方才能够忠誠地愛着人類，尊崇他的工作，衷心地注意到他那不會中止的偉大工作的極美麗的結果」！「我愈讀得多，書本便愈使我跟世界親近，生活對於我愈變成光明，有意味」。

能這樣的讀書，讀書纔會是使人進步，也是使人快樂，有希望，有前途，有着許多事情要去做。讀書不單是完成了自己，也激發了對於他人，對於時代和社會的愛，與同情和理解。也自然而然賦與了生命或精神上的一種不可逃避的責任了：「我看見許多人，他們生活得比我更壞，更困難，這稍微給我一點安慰與不會和惡劣的環境去妥協！」

「書本都是以悲哀圍罩了整個的地球，整個的世界，以求改良。在它們當中，每一本書都好像是一種靈魂，用着記號和字彙，凝結在紙面上，當我的眼睛我的理性感觸到它們的時候，他們就立刻復活了起來」。

「在我讀書的當兒，我哭過不只一次。他們所講述的人。是變得那樣和善，和親近了。爲呆笨的工作弄得不安靜了的，被昏庸的叱責所侮辱了的一個孩子，——我，向我自己宣佈了莊嚴的約束！幫助人們，爲他忠誠的服務，到了我成年了的時候」。這便是高爾基的讀書生活，

所留給我們的榜樣。今天，在世界大多數人還正在受難，中國也在被侵略的災患中的今天，我們早應當以高爾基的這種讀書的態度來教育了自己，來完成了自己對於時代的使命的。

畧談讀古書

讀古書並不等於讀死書。以讀死書爲目的而讀古書，是非善讀古書者，結果古書的好處，不能知道，古人的經驗，不能領略，古人的主張，古人的用意所在，未能明白，反使自己食古不化，得到硬食病，使自己的活力退減，甚至加速度地使自己變爲僵屍，使自己在生人的頭腦上，造就了死人的墳墓。但這不善讀古書的壞處。不過是坑了自己和害了自己。至於以讀死書爲目的而勸人讀古書，甚至強迫使青年人讀古書，其情形便不同了。它可以使新生一代的青年，都相率成爲古人的奴隸，相率走到死裏去，使新生的一代未老先衰，使青年的面頰上，長滿了鬍子，學着古人說話，學着古人走路。對於現在當前的問題，想着古人的想法，看着古人的看法。結果，小則使一個國家，大則使一個民族，都失去了活力，都不能應付了當前的問題，不能適應了現世的環境，結果便祇有滅亡，或永遠沉淪，當別的更進步更現代化的民族的奴隸！

滿清之所以撲殺維新黨，提倡着舊學，甚至於舊道德，舊仁義，那是要使中國人失去了活力，很馴服地聽從他們的統治，很安分地做他們的千萬代的奴隸。五四以來北洋政府之反對維新黨，甚至於張宗昌也大修其孔廟，那目的也正與滿清政府是一樣，只是在後面又還有着一個

更有力量的洋人的主子，到必要時這洋人的主子，還可以將飛機，大砲，洋槍，炸彈運來剿滅了他們的奴隸的奴隸！

但現在，我們是抗戰自主的時候了，我們已在爭求自由解放的鬥爭中漸漸地認識自己的力量，看清自己的前途了。讀古書，講舊學，宣揚舊道德，舊仁義，成爲一時的風尚，這似乎是很難索解的。這在汪精衛來提倡這種工作，似乎很有理由的。在我們在抗戰的後方，在所謂自由的中國，讀古書，即使有着百分之百的必要和應該，似乎也不能不先有一個大前提，一個當前的基本的認識，那便是：第一，必須以現代的眼光看古書，且解釋了古書。第二，必須以活人的眼光看古書，且應用了古書。這樣，古書纔會於自己有益，於國家民族有益。否則精神成爲死人的奴隸，整個的民族，也祇好準備着讓別人來統治。因爲古書已經使他沒有了活力，沒有反抗，沒有獨立自主的要求，沒有自尊，自貴，自愛的覺識！

所以讀古書不等於讀死書。以活着的人的精神，氣度，眼光，去讀古書，古書也自然會活起來，給人以刺激，以慰勵，以鼓舞，使活着的人，更有力氣地活下去！

寫什麼與怎樣寫

雲南的文藝通訊員運動，由幾個青年朋友的設計和努力，似乎就要很有力量地開展起來了，但我知道各處通訊站的朋友們，接到了通知，必定會問着，我們將寫些甚麼？並且也怎麼寫呢？這兩個問題不能解答，或不有認識，或者會使這個運動遲緩下去，甚至於停頓下去。

其實這是很可以不必顧慮的。

雲南雖遠居在後方，沒有所謂轟轟烈烈的主題，但與抗戰有關的事象，與在後方從事於生產事業，建設事業的農工大衆，和永不疲倦的冒着種種的困難而從事於各種救亡工作的青年男女，這些都一樣的可得把它們作爲很莊嚴的文學的對象，把它們描寫出來，表現出來，這些之類的主題，如果能够忠實地把握到，而且深刻地給表現出來，這實在如同描寫前線戰爭，如同描寫空軍戰士一樣的偉大。前方和後方都一樣的有着艱苦的奮鬥啊！和工作奮鬥，和後方漢奸和進漢奸理論的奮鬥，和千年歷史的傳統和迷信奮鬥，和病態的社會下面多年繁殖起來貪污土劣，黑暗壓迫的各種有形無形的勢力奮鬥，這是無血的奮鬥，這是陣線隱密着的奮鬥！這種奮鬥，比起前線的敵我對壘，陣線分明的奮鬥，就顯得是加倍的艱苦，加倍的困難，也需要着更多的忍耐，和更多的強力，和更多的苦心孤詣。所以，這雖未必是轟轟烈烈的主題，却未見得一樣的不是驚心動魄的主題！也未見得一樣的不是在抗戰建國過程中，最需要，和有益的描寫。所以，我們得記着，忠實於自己，忠實於自己的眼睛！我們的抗戰是全面的，我們民族解放的鬥爭是整個的！在這偉大的時代，在這偉大的過程中的任何的一隅，都與全局有關，任何一隅，都一樣的重要，一樣的偉大！

在文藝通訊運動的開始，我們就來學習着觀察了活在我們眼前的所有的平凡而偉大，真實而必需的事象和人物罷！甚至於，也以銳利的觀察燭照了那隱藏在後方，如同畏光的虫豸之只能隱藏在陰暗角落裏的那許許多多的時代和歷史的滓渣，文化和社會腐爛了的遺物！將它們認識而且掃除，提防着它們的有害和有毒的發酵，這樣，在另一方面，也便是培養和鞏固了後方

的新的實力，也便是對於抗戰，對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作了最有力的服務！

所以寫些甚麼？在誠摯而細心，有識也有力的觀察者的前面，可以說隨時，隨地，都是豐富得很！讓中國千年歷史，和中國陳舊了的文學都一同腐爛了罷，我們將從新生的人物和新的有力的事象來汲取了我們的新的文學的豐饒的內容，來完成了我們的有血有肉也更有力的新的文藝！

至於說到怎樣寫出，這是關於技術的問題。依着自己所想的，不斷的嘗試，和不斷的學習，也一樣不斷的冒險自然可以漸漸的進於美滿和完全，最要戒備的，是模仿，抄襲，依附和盲從。在羣臭的名流和腐朽的偶像面前叩頭膜拜，終於會失掉了自己，失掉了自己的個性和作風，也終於不能表出自己的個性和作風的！

所以說到這裏我們又必得忠實於我們自己的手和我們自己的口！剛強的從自己學習罷，在天才者的面前無法則，在勇者的面前也一樣的可以創造了法則！

（南風）

寫給雲南漫畫工作的朋友們

漫畫在中國是最近幾年才發達起來的，當初頗不爲儼然的藝術家所重視，但抗戰發生，這個藝術上的最幼小的兒子，却發揮了他的最大的威力了！冠冕堂皇的學院派的繪畫，高雅之至的超現實的作品，在過去，只是沙龍裏面的擺設，是紳士小姐們的賞玩的裝點，但現在，這些都已隨着十八世紀式的詩讚和藝術家們退到了時代和社會的最陰暗的角落裏！顯在人們的眼前，

趨了鬥爭的大眾的血液，有力地抓着了現實，而給與強烈的表現的，却不能不是漫畫了。

這是因爲漫畫的特殊作風，可以迅速而敏銳地反映了任何曲折的，複雜的，細微的現實。也容易將它的影響，投射而且深入和普遍到任何社會的階層，和任何知識不同的人民。所以，漫畫本身的效果，和社會的普遍的要求，自然的促進了漫畫的發達了。固然，在當初，中國的漫畫，還不脫軟性的趣味，和幼稚而拙劣的手法的表出。但抗戰過程中的血腥的鬥爭，和逼到眼前的偉大悲壯的現實，却漸漸的克復了漫畫的這些弱點，使它漸漸的健全，堅實，和嚴肅起來，並且成爲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中最切要的，也是最堅苦的工作和努力之一部，這從這一年來國內流行的新漫畫的作品可以看出，這次的四團體漫畫展覽會，也便是一個極真確的證據。

所以，我們歡迎這次的漫畫展覽會，對於幾個不知名的青年們的辛勤工作，切實而進取的精神，也表現了無窮的敬意。更希望他們很準確，很有力的應用了這個新的藝術的工具或武器，來描畫了世界的正在苦難中爭鬥着和新生着的面影，安慰和鼓舞了正在流着血汗，爭求自由而光榮的生存的人民。也在中國民族，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來盡了作爲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最忠義的服務，洗却了千年來中國藝術界的難堪的恥辱。

因爲我們的現實的使命和新負擔起的任務和過去的藝術家或所謂象牙塔裏的總司們都有不同，所以我們的工作態度，和創作態度也當然不同了。我們當如戰士一樣的堅毅，沉雄，而辛苦，要從我們的生活上剷却了過去的藝術家所有的浪漫，疏忽，和庸靡的惡氣息。咬定了人生，咬定了現實，這樣我們的作品，就不會是浮在紙上，而是雕刻在紙上，雕刻在人心底裏。也不

會，是使人神往的奇蹟或仙女，或清峻秀麗之至的一枝梅花，而是血汗和鬥爭中的現實生命，現實社會的最深處的面影，和最深處的精神。

現在，正是人與獸，光明與黑暗激烈而慘酷的鬥爭着的時代，想到了在蘇聯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想到了在西班牙戰爭中，漫畫所作過，和曾經留下的最榮耀輝煌的業績，我們當如何的愛護和追取了在抗日鬥爭中，我們的漫畫的更偉大的前途。喚起了中國的民衆，打退了敵人，且促進了世界人類的解放，這也是現時中國的漫畫工作者所不能不負擔的兩重的任務。

所以，讓所有我們漫畫工作的朋友們，都永久的確信而且驕傲——確信着我們的時代的神聖的任務，驕傲着我們的小小的武具所能發揮的最大的威力。雖然，也要不斷的努力和精進，從我們的真切而實際的生活，用我們的深入而普遍的認識，透過了我們的畫筆，雕刻着血腥的真實的時代，也照見了更廣大的未來！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南風）

對於木刻應有的兩點認識

木刻是現代的一種新興藝術，雖然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十三四世紀時中國的刻板，和歐洲十五世紀時的木刻聖母畫像。但在作風上，技巧上，在美學的基礎上，却是和過去的木刻截然不同兩路的東西。過去的木刻如刻板，繡像，如神佛的木刻畫像，大都附庸於宗教，於別的文學部門，還不能發展為一種獨立的藝術。比較有着高度的藝術意味和精美技巧的，如中國的明清

以來一部分小說裏的木刻繡像，似乎已經發展到可以成爲一種獨立的藝術了，但那也仍然還是繪畫的複製，是匠人對於繪畫的模刻，與現代的木刻仍不可同日而語。

現代的木刻，即所謂創作的木刻，是應於十九世紀新社會運動中的實踐的美學而新興起來的一種藝術的新的運動，和新的傾向。懂得社會發展史的人，或對於藝術有着真解或正解的人，不難從這種新藝術的趣味和風韻之中，透視到了人類的更新更健強更美麗的未來，也是塵觸到了更新更健強更美麗的未來。過去的靡麗，頹廢，纖巧，精緻的藝術，如紅熟腐爛而香甜的果子，使過去腐敗而病態的社會，在其中麻醉，沉酣，甚至於就要倒斃下去。而這新興的藝術，却如新生的果子一樣，雖是堅硬而生澀的罷，但將滋養了新一代的人類，滿足於新一代的人類。也將由新一代的人類來練習，來創作，來發展。過去貧血的社會和貧血的人類的手腳，是不能理解這東西，也不能創造這東西的。

就中國這一二十年木刻發展的歷史來觀察，也說明了這個事實，當新創作的木刻，介紹到中國來的時後，那情形是多麼的寂寞！時時受到各方的冷視和懷疑，處處受到各方的畏懼和壓迫。即我所知道的在山國裏的雪南的一兩個從事木刻的朋友，當初是沒有雕刀，沒有新作品的觀摩和參考。後來這些一切都有了，作品也似乎很已像樣，但職業和生活却因此成爲問題，這真是中國木刻史上可悲的歷史，但也是木刻史上很光榮的歷史。後來直至抗戰軍興，中華民族在爭求自由解放的悲壯慘烈的鬥爭中，雄強也是倔強地站立起來了。這時的中國的木刻，纔應於新時代新民族的要求，有着嶄新的迅速的發展和進步。無論創作者和鑒賞的人，都可以坦然的對於木刻加以正視和重視，甚至於加以鼓舞和勉勵了。所以中國民族的解放和復興，將給這種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貴陽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上海第一版

文藝叢書 刁斗集 一册

滬版西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陸元正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作者 高寒

發行者 華問渠

印刷所 交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通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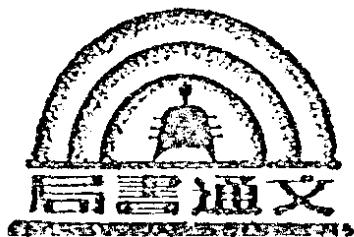
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 成都 昆明 貴陽

#. 52

102230

2

30



K 59

SH 1/(1 $\frac{1}{2}$)

